

# 記遊與記

刊叢學文新國中



人作周 迅魯 奮韜

若沫郭 清自朱 適胡

摩志徐 漢田 夫達郁

著等國伏孫



# 日記與遊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四月四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五	角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發	行	者	施		瑛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40

## 小引

一切的文學作品中，最容易鮮明地表現作者個性的，便是日記和書信兩者。其他像詩歌、小說、戲曲，因為是寫給第三者的，雖然藝術方面，更加精鍊；然而就真實性而言，反而不及日記和書信。可是書信還是有對象，是給第二者看的；而日記文學，卻單是『唯我可觀』，又清楚又真實地，將作者生命史中的片段，化爲紙上的文字。除了素來『自欺欺人』的朋友以外，在日記上說謊話，大概總沒有這樣的人的。英國有一個作家，從十一歲起寫日記，至老不輟；他的精神的確可以叫我們佩服。而且日記的東西，不但於文學上有很大的價值。就是在掌故和史料方面，也有深切的貢獻。所以日記的地位，正是很可注意的啊！

中國古時的人，以爲遊歷名山大川，發爲文章，便瑰瑋而有奇氣。現代人做文章，一切深闔的描寫也要從自身的經驗中體會下來。所謂自身的經驗，當然要多走路。足跡所經，青山綠水，長林古道，自然界的景色。可以給文章中添些畫意詩情。還有社會上的形形色色，讓你站在圈外客觀體念，或



者走到圈內親身經歷，都能使你的文章增加感人的力量。就是自己不能親遊歷的人，讀了名家的遊記，當作臥遊，比足跡不出戶外對於天下事茫然的人，總要好上許多吧。而且在散文之中，遊記也是主要的一部份。試看美國 W. Irving 的 Sketch Book，都是他旅途的筆錄呢。

我們所以要把日記和遊記選在一起，有兩點原因。第一因為日記和遊記方面，現代作家的成績雖多，但是要合乎我們的標準而適於讀者的瀏覽的，卻比其他的部份要少。固然這兩種可以選成兩本單行本，然而我們希望讀者只出一本書的價錢，就買到兩本書的讀物，所以印在一起。其次，本篇中的材料，有許多不能彀分出究竟是日記還是遊記，因為紀遊的文章，有的以月日為經，以地方為緯，硬為分排，實在是何必多此一舉。比如胡適的廬山遊記，郁達夫的西遊日錄，全是這樣的東西。所以我們為統一起見，把日記和遊記編選在一起。雖然未免龐雜，但是並無衝突，這是我們應該聲明的。

現在再把本篇中的作品和作者，順次介紹一下：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一個小說家和散文家。他的日記，像他的別的作品一樣：句子

是異常的老練，筆調是異常的冷酷，往往一針一見血，叫人家看了，感到一種啼笑不得的情緒。可是不單以冷嘲擅長，他的冷嘲後面，還帶着沸騰的熱血。正像俄國的柴霍甫一樣，他的作品，雖然全是 *Sarcastic*，但批評家叫它是『含淚的微笑』。這裏選的三篇，馬上日記馬上支日記馬上日記之二，原是從他的雜感集裏選下來的，全是如上所說的作風。他的日記，就我們所看到的也只是這三篇吧了。

周作人，浙江紹興人，是魯迅的介弟，也是日本留學生。他以擅長清淡雋永的散文而出名。這裏選了他兩篇日記。訪日本新村記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時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一派的作家，有着隱士式的烏託邦幻想，而且買了耕地，自種自食，把這種理想實現起來。作者東渡參觀，在筆錄間頗帶嚮往的熱誠。對於作者沖淡的性格，這種烏託邦生活，原是適合的。可惜時代的波浪，把世界衝到二十世紀，烏託邦只是一種消極的幻想罷了。苦雨齋的一週間，雖然篇幅短小，但是於此也可以窺見知堂老人生活的片影。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是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動者。他是一個有考據癖的人，承『績溪三胡』

之後，頗有漢學家的遺風。民國十七年四月，乘了春假的休沐餘暇，和高夢旦、蔣維喬諸君往遊江西廬山，同行者都是博學的人，廬山又是古香古色的名勝，自然引動了胡博士的考据癖，便寫了一篇洋洋幾萬字的遊記，在新月書店出版。本編選了這篇，把裏面的攷据文字刪去。因爲攷据癖只有作者個人，對於一般讀者，遊歷的意義，除了觀賞現實以外，攷据不過是奢侈的點綴品吧了。攷据部份雖經刪去，仍舊文情並茂，無害於本文。作者清楚的文筆，明白的敘述，還可以叫我們認識。

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朱自清，江蘇揚州人。他們倆同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散文家。舊詩詞方面的涵養，兩個人都很好。所以他們的散文，文筆頗帶舊詩詞的氣息。這裏的兩篇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是他們同遊秦淮河所作的遊記，最初發表在東方雜誌上。這兩篇遊記，雖然同時同地同遊的人，可是描寫和敘述，卻是風格懸殊。於此讀者非但可以區別兩家的作風，還能發參摹文章的三昧，希望讀者好好地自己去比較一下。照我們的意見：大致俞文旖旎穠麗，擅於寫景；朱文流麗清徹，擅於寫情。盧前王後，還待讀者的目光。另附朱自清溫州的蹤跡一篇。

郭沫若，原名開貞，四川嘉定人，日本留學生，創造社的中堅份子。他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全寫

得很好。他的遊記和日記裏，也帶着熱烈的詩人的情緒。今津記遊和新生活日記，寫的全是在日本的生活，後者還是詩人生活的黃金時代。離滬之前，是他從事國民革命之後，因旨趣殊異，不能在中國住下去，行將遠赴日本索居，在行色倥傯前記的。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是創造社作家中頹廢和浪漫的代表。他有日記九種出版，是現代作家中出版日記最豐富者之一。他自己曾經說：『一個作家窮得要把自己的日記賣錢，他那可憐的生活，也可以想見了。』在他寫日記九種的時代，生活確是很窘迫的；但是我們的作家，現在西子湖濱做了寓公，便只有明快的遊記給讀者欣賞了。這裏選的前兩篇是他的日記。西遊日錄，是他遊浙江中部的筆錄，描寫沿杭江鐵路的風物，大致給浙贛路局做宣傳的吧。

田漢，字壽昌，湖南人，是現代的戲劇作家。薔薇之路是他留學日本時的日記。那時他和愛妻易漱瑜同居，他的生活，確乎像走在『薔薇之路』上一樣。這裏選了片段，也可以看到他生活的片影。

徐志摩，浙江硤石人，為當代有名的新詩人，已故。他的散文，綺麗暢達，兼而有之，這裏的西伯利亞遊記，從他的文集自剖裏選出。孫伏園，浙江紹興人，曾主持過幾個報紙的副刊，也是有名的散文

家。他曾作有伏園遊記。鍾敬文，廣東梅縣人，是一個作風秀逸的散文家，他的太湖遊記是最傑出的一篇。

沈從文，湖南鳳凰人，是現代的短篇小說作家。他的散文，和他的短篇小說一樣，另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曾著有不出日記一本。這裏所選的善鐘里的生活，從那本書裏錄下來的。我們讀了這一篇文章，可以認識這位作家的生活，也可以認識他的性格。

趙景深，是一個西洋文學的介紹者。周全平，是創造社的作家，這裏選了他們兩人的日記，裏面寫的，全是他們真實的生活。

王世穎和徐蔚南，曾合著龍山夢痕散文集出版，裏面所寫的，全是紹興的風物，這裏王世穎的放生日的東湖，是從那裏選下來的。劉明，在黎烈文編輯申報自由談的時候，常常發表作品，他像在雲南緬甸一帶，有過很深的經歷，所以作品完全描寫西南邊境的風物。看他的作品，這位作者，有他的前途的。

最後的那位是鄭恩潤，筆名韜奮。他是生活週刊的編者，以犀利的筆調，鼓起大眾的熱情。在中

國今代的文壇上，他可算一位大衆的作家。他在民國廿二年夏出發，漫遊歐陸，作萍踪寄語，萍踪憶語，陸續在生活，新世界知識上發表。以深切的觀察，看出文明國家裏潛伏的危機，是一般作遊記者所不能道的。這裏選了兩篇，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介紹完了。我們的感想是：中國人的生活，現在是在多難之中，決不會毫無意義的單調。中國的山水風物，正像一塊尙未開發的處女地，還待作家們儘量採擇，決不止這幾篇東西。所以我們在編完了本編，在期待着更偉大的日記與遊記出現！

編者



#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馬上日記	(一)	魯迅
馬上支日記	(九)	魯迅
馬上日記之二	(一九)	魯迅
訪日本新村記	(二二)	周作人
苦雨齋的一週間	(三二)	周作人
廬山遊記	(三四)	胡適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四〇)	俞平伯
溫州的蹤跡	(四五)	朱自清
今津紀遊	(五二)	朱自清
新生活日記	(五五)	郭沫若
離滬之前	(六五)	郭沫若
勞牛日記	(六九)	郭沫若
水明樓日記	(八九)	郁達夫
西游日錄	(一〇二)	郁達夫
薔薇之路(節錄)	(一〇五)	郁達夫
	(一一九)	田漢

西伯利亞游記	(一二六)	徐志摩
長安道上	(一四六)	孫伏園
太湖游記	(一六〇)	鍾敬文
善鐘里的生活	(一六四)	沈從文
書生的一週間	(一六七)	趙景深
首途記	(一七一)	周全平
放生日的東湖	(一八五)	王世穎
野人山道中	(一八七)	劉明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一九〇)	韜奮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一九三)	韜奮

# 馬上日記

魯迅

##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就是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噫，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爲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洋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

好聽憑敞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耆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爲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了。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菲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 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裏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rup Simpl*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爲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u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串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

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糊塗，猶言小事不妨糊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卻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卻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吃藥也那麼蹭蹬，病卻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且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篋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裏，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爛餘話云。唐傳奕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  
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怱怱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他「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預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紙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賬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才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卻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

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鏗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選自華蓋集續編)

# 馬上支日記

魯迅

前幾天會見小峯，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峯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呢？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卻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覺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圍入字紙簞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裏。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卽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達沂嶺殺死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卽本如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於乾道初（1162），此條題云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熟，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案水滸傳，敘鄆哥向武大索麥稈，「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腴腴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養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獠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爲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峯，蝶蝶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爲池，闊九十里，皆蘗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植。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游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蠹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樂中，且植菱荷，僅見於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



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秦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印科，張起巖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爲一卷，成化丁未，秦孫銓等又並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卽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迂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並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峯』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僞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只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爲『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卽『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爲之『歡然』云。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卽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卽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獃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卻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銷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

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爲「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於「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却，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閒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不少，因爲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爲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爲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尙虛文；九，迷信深，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爲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牠。第一章就是 Smith 說，以爲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爲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爲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爲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 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爲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精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好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那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託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閻邱辨固。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年玩，下半年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僱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

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閩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裏面講到中國的餽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餽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御賜菜賬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閩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葱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祇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祇。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當是閩人、上等人所吃的餽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晚得喬峯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歉、歎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倦。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他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着小說，甚至於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為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綵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



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我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到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逕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九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

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讎。現在要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議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窺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 馬上日記之二一

魯迅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迹。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sco Iban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 (Skital'ev) 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爲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 (Ivan da Maria) 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尙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爲『蘋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詩人物洛克 (Alexander Blok) 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託羅茲基 (Trotsky) 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候委實利害，往往吃得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

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遶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續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爲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爲『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爲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至於莎士比亞了。

## 訪日本新村記

周作人

今年四月中，我因自己的事，渡到日本，當初本想順路一看日向（Hiuga）的新村（Atarashiki Mura）但匆促之間竟不會去。在東京只住了十幾天，便回北京，連極便當的上野（Ueno）尙且沒有到，不必說費事的遠處了。七月中又作第二次的『東遊』才挪出半個月工夫，在新村本部住了四日，又訪了幾處支部，不但實見一切情形，並且略得體驗正當的人的生活的幸福，實是我平生極大的喜悅，所以寫這一篇記，當作紀念。

七月二日

從北京趁早車出發，下午到塘沽，趁郵船會社的小汽船，上了大汽船，於六時出帆。

四日

大霧，在朝鮮海面停了一天。

六日

早上才到門司（Moji），便乘火車往吉松（Yoshinatsu）。當日從基隆來的汽船也正到港，所以火車非常雜沓，行李房的門口，有幾個肥大波羅蜜，在衆人腳下亂滾，也不知誰掉的；這一個印象，已很可見當日情形了。從門司至吉松，約二百英里，大半是山林，風景非常美妙，八代（Yatsuhiro）至人吉（Hitoyoshi），這三十英里間，真是『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白石（Shiroishi）與一勝地（Tsshochi）兩處，尤其佳勝，火車沿着溪流，團團迴轉，左右兩邊車窗，交互受着日光，又不知經過若干隧道，令人將窗戶開閉不迭。下望谷間，茅舍點點，

幾個半裸體的小兒，看火車過去，指手畫腳的亂叫，明知道生活的實際上，一定十分辛苦，但對此景色，總不免引起一種因襲的感情的詩思，彷彿離開塵俗了，據實說在別一義上，他們的生活，或真比我們更真實更幸福，也未可知，但這話又與盧梭所說的自然生活，略有不同，我所羨慕的便在良心的平安，這是我們營非生產的生活的人所不能得的。過人吉十二英里到嶽矢（Yatake），據地圖指示，是海拔四十尺，再走十英里，便到吉松，已是七時半，暫寓驛前的田中旅館，這旅館雖然簡陋，卻還舒服；到屋後洗過浴，去了髮上粒粒的煤煙，頓覺通身輕快，將連日行旅的困倦也都忘了。

吉松是鹿兒島（Kagoshima）縣下的一個小站，在重山之中，極其僻靜；因為鹿兒島線與宮崎（Miyazaki）線兩路在此換車，所以上下的人，也頗不少。但市面很小，我想買一件現成浴衣，問過幾家，都說沒有，而且也沒有專門布店，只在稍大雜貨店頭放着幾匹布類罷了。鹿兒島方言原極難懂，在火車或旅館裏，雖然通用東京語，本地人卻仍用方言；向商店買物，須用心問過一兩遍，才能明白他說有或沒有，或多少錢，雜貨店的女人見顧客用東京話，卻不很懂伊的語言，便如鄉下人遇見城裏人一般，頗有忸怩之色；其實這是錯的，只要有一種國語通用，以便交通，此外方言也各有特具的美，儘可聽他自由發展，形式的統一主義，已成過去的迷夢，現在更無議論的價值了，將來因時勢的需要，可以在國語上更加一種人類通用的世界語，此外種種國語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當辦法，而且不僅言語如此，許多事情也應該如此的。

## 七日

早晨忽晴忽雨，頗不能決定行止，但昨日在博多（Fukuoka）驛已經發電通知新村，約了日期，所以很難耽擱，便於九時半離吉松，下午二時到福島町（Fukushima-machi）計七八十英里，從此地買票乘公共馬車往高鍋（Takabe）計程日本三里餘，合中國約二十里，足足走了兩時間。到此已是日向國，屬宮崎縣，在九州東南部，一面臨海，一面是山林，馬車在這中間，沿着縣道前進。我到這未知的土地，卻如曾經認識一般，發生

一種愉悅的感情。因為我們都是「地之子」，所以無論何處，只要是平和美麗的土地，便都有些認識。到了高鍋，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馬車行門口的棚下，正想換車往高城（Takajo），忽見一個勞動服裝的人近前問道：「你可是北京來的周君麼？」我答說：「是。」他便說：「我是新村的兄弟們差來接你的，」旁邊一個敝衣少年，也前來握手說：「我是橫井，」這就是橫井國三郎（K. Yokoi）君，那一個是齋藤德三郎（T. Saito）君，我自從進了日向已經很興奮，此時更覺感動欣喜，不知怎麼說才好，似乎平日夢想的世界，已經到來，這兩人便是首先來通告的。現在雖然仍在舊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蹟，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堅固，相信將來必有全體成功的一日。我們常感着同胞之愛，卻多未感到同類之愛，這同類之愛的理論，在我雖也常常想到，至於經驗，卻是初次。新村的空氣中，便只充滿這愛，所以令人融醉，幾於忘返，這真可謂不奇的奇蹟了。

齋藤橫井兩君同我在高鍋僱了一輛馬車，向高城出發，將橫井君所乘的腳踏車，縛在馬車右邊。原來在博多發出的至急電報，經過二十四時間才到村裏，大家急忙出來，橫井君先乘腳踏車到福島町驛時，火車早到，馬車也出發了，於是重回高鍋，恰好遇着我們的車去高鍋不遠，又見武者小路實篤（S. Munakata）先生同松本長十郎（C. Matsumoto）福永友治（T. Fukunaga）兩君來接，便同坐了馬車，直到高城，計程二里餘，（約中國十二三里）先在深水旅館暫息。這旅館主人深水桑一（K. Fukaniden）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本業薪炭，兼營旅店，當時新村的人在日向尋求土地，曾在此耽擱月餘，他聽這計畫，很表同情，所以對於新村往來的人，都懷厚意，極肯招待。我們閒談一會，吃過飯，橫井君到屋後的大溪裏去捕魚，一總捕到十尾鱸魚，一匹蝦，非常高興，便將木條編成的涼帽除下，當作魚籠，用繩繫了口。六時半一齊出發，各拿燈籠一盞，因為高城至新村所在的石河內（Ishikawachi）村，計程三里，（中國十八里強）須盤過一座嶺，平常總費三時間，到村時不免暗了。雨後的山路，經馬蹄踐踏，已有幾處極難行走，幸而上山的路不甚險峻。六個人談笑着，也還不覺困難，只是雨又下了，草帽邊上點點的滴下水來，洋服大半濡溼，如松本君的單小衫更早濕透了。八時頃盤過山頂，天色也漸漸昏黑，在路旁一家小店裏暫息，喝了幾杯汽水與泉水，點起蠟燭，重復上路。可是燈籠被



雨打溼，紙都酥化了，齋藤君的燭盤中途脫落，武者先生的竹絲與紙分離，不能提了，只好用兩手捧着走，我的當初還好，後來也是如此。其先大家還笑說，這許多燈籠很像提燈行列，現在卻只剩一半，連照路都不够了。下山的路，本有一條遠繞的坦道，因為時候已遲，決計從小路走。這路既甚峻急，許多處又非道路，只是山水流過的地方加以雨後，愈加犖確難行，腳又已疲乏，連跌帶走，竭力前進，終於先後相失。前面的一隊，有時站住，高聲叫喊，招呼我們。山下『村』裏的人，望見火光，聽到呼聲，也大聲叫道：『這些聲音的主人，我當時無一認識，但聞山上山下的呼聲，很使我增加勇氣，能自支持。將到山腳，『村』裏的人多在暗中來迎，匆促中不辨是誰，只記得拿傘來的是武者小路房子 (Fusako) 夫人，給我披上外套的似是川島傳吉 (D. Kawashima) 君罷了。到石河內時，已經九時半，便住武者先生家中，借了衣服，換去濕衣，在樓上聚談。這屋本是武者先生夫婦和養女喜久子 (Kikuko) 松本君和春子 (Haruko) 夫人，杉本千枝子 (Sugimoto Chieko) 君五人同住。當時從『村』裏來會的，還有荻原中 (W. Hagiwara) 弓野征矢太 (S. Kinno) 松本和郎 (K. Matsumoto) 諸君。大家喝茶閒話，吃小饅頭和我從北京帶去的葡萄乾，轉瞬已是十二時，才各散去。這一日身體很疲勞，精神卻極舒服，所以睡得非常安穩，一覺醒來，聞壁田家的婦女，已都戴上圓笠，將要出坂工作去了。

八日

上午，只在樓上借 Van Gogh 和 Cezanne 的畫集看；午飯後，同武者先生往『村』裏去。出門向左走去，又右折，循着田陸一直到河邊。這河名叫小丸川 (Komarugawa) 曲曲折折的流着，水勢頗急，有幾處水石相搏，變成很險的灘。新村所在，本是舊城的遺址，所以本地人就稱作城 (Jo) 彷彿一個半島，川水如蹄鐵形，三面圍住，只有中間一帶水流稍緩，可以過渡。河面不過四五丈寬，然而很深，水色青黑，用竹篙點去，不能到底，過河循山腳上去，便是中城村的住屋，右手是馬廐豬圈，左手下面還有一所住屋，尚未竣工。我們先在屋裏暫坐，遇見的人，除前日見過的以外，又有佐後屋 (Sagoya) 土肥 (Doh) 辻 (Tsuji) 河田 (Kawada) 宮下町

子 (Miyashiat Machiko) 今西京子 (Imanishi Keiko) 諸君。這屋本是近村田家的舊草舍，買來改造的，總共十張席大的三間，作爲公共住室，別有廚房與圖書館兩間，女人因新築未成，都暫住在馬廐的樓上。這屋的前面，有一條新造大路，直到水邊，以便洗濯淘汲。再向右走，是一片沙灘，有名的 Rodin 岩便在這裏，水淺時徒涉可到，現在卻浸在水中，宛然一隻蝦蟆，真可稱天然的雕刻。從屋後拾級而上，到了上城，都是旱田，種些豆麥玉蜀黍茄子甘薯之類；右手有一座舊茅蓬，是齋藤君住宿兼用功的所在。看過一遍，復回石河內翻閱 Goya 的畫，有關於那頗侷時法西戰爭和鬪牛的兩卷，很是驚心動魄，對於人的運命，不禁引起種種感想，失了心的平和。晚間川島荻原諸君又從村裏來，在樓上閒談，至十二時散去。

新村的土地，總共約八千五百坪，（中國四十五畝地餘；）住在村裏的人，這時共十九人，別有幾人，因爲省親或養病，暫時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馬一匹，山羊三頭，豬兩隻，狗兩隻，一叫 Michi，一叫 Behi (baby) 是一種牛犬；此外還有家鷄數種，那狗都很可愛，第二次見我，已經熟識，一齊撲來，將我的浴衣弄得都是泥汙了。就是那兩隻豬，也很知人意，見人近前，即從柵間拱出嘴來討食吃，我們雖然還未能斷絕肉食，但看了他，也就不忍殺他吃他的肉了。現在村中的出產，只有鷄卵，卻仍然不够供給，須向石河內田家添買；當初每個一錢五釐，後來逐漸漲價，已到四錢，這一半固然是物價增加的影響，但大半也因為本地人的誤解，以爲他們是有錢人，聊以種田當作娛樂，不妨多賺幾文的。此地風俗本好，不必說新村，便是石河內村，已經「夜不閉戶」，甚可稱歎；只有因襲的偏見，卻終不能免，更無怪那些官吏和批評家了。石河的區長也有幾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買，區長說非照時價加倍不可，其實他錢也够多了，何必更斤斤較量，無非借此刁難罷了。耶穌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鑽過針孔還難。這話確有道理，可惜他們依然沒有悟。

新村的農作物，雖然略有出產，還不够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補助。預計再過三五年，土地更加擴充，農事也更有經驗，可以希望自活，成爲獨立的生活；這幾年中，卻須仗外邊的寄贈，才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麥費六圓（約中國銀三元半），副食物一圓，零用一圓，加上一切別的雜費，全部預算每月銀二百五十圓，這項經常費，

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贈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於土地建築農具等臨時費，便須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項了。我在村時，聽說武者先生的我孫子（Adiko）新築住屋，將要賣去，雖然也覺可惜，但這款項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沒有什麼遺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詳細地名是日向國兒湯郡木城局區內）其餘東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岡、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協力爲新村謀發達。會員分兩種，凡願入村協力工作，依本會精神而生活者，爲第一種會員；真心贊成本會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實行此種生活者，爲第二種會員。第一種會員的義務權利，一律平等，共同勞動；平時衣食住及病時醫藥等費，均由公共負擔。第二種會員除爲會務盡力之外，應每月捐金五十錢以上，『以懺除自己的生活不正當的惡。』這是現行會則的大要。照目下情形看來，這第一新村經濟上勉強可以支持，世間的同情也頗不少；可是千百年來的舊制度舊思想，深入人心，一時改不過來，所以一般的冷淡與誤解也未能免，但我深信那新村的精神決無錯誤，即使萬一失敗，其過並不在這理想的不充實，卻在人間理性的不成熟。『要來的事，總是要來，』不過預備不同，結果也就大異。新村的人，要將從來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來，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們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國人生活的不正當，或者也只是同別國彷彿；未必更甚；但看社會情形與歷史事跡，危險極大；暴力絕對不可利用，所以我對於新村運動，爲中國的一部分人類計，更是全心贊成。

### 九日

上午，橫井君來訪，並將自作的詩自然及小兒二章見贈。他的話多很對，但以中國爲最自然最自在的國，卻未免過譽。午前同武者先生、松本君等渡河至中城，剛有熊本（Kumamoto）的第五高等學校學生五人來訪新村，便同吃了飯。飯是純麥，初吃倒也甘美；副食物是味噌（Miso 一種豆製的醬）、煮昆布一碗、煮豆一碟，食畢，大家都去做事，各隨自己的力量，並無一定限制，但沒有人肯偷懶不做的。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極自由，一面卻又極嚴格。村人的言動作息，都自負責任，並無規程條律，只要與別人無礙，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發的

制裁，要比法律嚴重百倍，所以人人獨立，卻又在同一軌道上走，造成協同的生活。日常勞動，既不是爲個人的利益，也不是將勞力賣錢，替別人做事，只是當作對於自己和人類的一種義務做去，所以作工時候，並無私利的計畫與預期，也沒有厭倦，他的單純的目的，只在作工，便在這作工上，得到一種滿足與愉樂。我想工廠的工人，勞作十幾小時之後，出門回家，想必也有一種愉快，但這種心情，無異監禁期滿的囚人得出獄門光景，萬分可憐。義務勞動，乃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這勞動遂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滿足，但這要求又以愛與理性爲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與人性衝突，——所以身體雖然勞苦，卻能得良心的慰安。這精神上的愉快，實非經驗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願世人也能够分享這幸福！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拿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着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 Red Rock 岩邊，洗了手，坐在石上，看 Bob 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裏，記念我這次日內的快游。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爲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卻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着謬見，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嫉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我常想如能聯合人類，知力抵抗徽菌的侵略，實在比什麼幾

國聯盟幾國協約尤爲合理尤爲重要)才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即此便是鄰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爲「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新村第二年七月號)這話甚爲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雖然已沒有『敵國膏血』的應酬，但終被當作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認我爲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我當初的計畫本擬十日出村，因爲腳力未復，只得展緩一日，而且入村以來精神很覺愉快，頗想多留幾日，倘沒有非早到東京不可的事，大約連十一日也未必出村了。武者先生本要我在村中種樹一株，當作紀念，約定明日去種；到了晚間，忽然大風大雨，次日也沒有住，終於不能實行。武者先生便拿一捲白布，教我寫幾個字，以代種樹；我的法書的位置，在學校時是倒數第二，後來也沒有臨帖，決不配寫橫幅單條的，但現在當作紀念，也就可以不論了。村裏的一張是『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武者先生的一張是『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兩節的文句，都是武者先生選定的；他本教我寫愛讀的詩，我雖然偶看陶詩，卻記不起稍成片段的了。武者先生現在正研究耶穌和孔子有論語在手頭，便選了這兩節。房子夫人的一塊綾上，寫了新青年中所載的北風一首，又將這詩的和譯爲松本君寫了一張。村裏的川島荻原諸君，冒雨走來，在樓上閒話；到下午雨更大了，小九川的水勢增漲，過渡很難，他們便趕緊回村去了。晚間同松本君商定路程，他本要回家一走，因我適值也往東京，便約定同行，由他介紹，順路訪問各地的新村支部，預定大阪(Osaka)京都(Kioto)濱松(Hamamatsu)東京(Tokio)四處，照路線所經，還有福岡(Fukuoka)神戶(Kobe)橫濱(Yokohama)三處，因爲時間不足，只好作罷了。

十一日

仍舊下雨，上午八時，同松本君出發，各着單衣布襪，背了提包；我的洋服和皮鞋，別裝一包，武者先生替我背了。房子夫人春子夫人喜久子千枝子二君，也同行，送至高城。村裏的諸君，因為川水暴漲，過來不得；我們走上山坡，望見那蝦蟆形的 *Madia* 岩已經全沒水中，只露出一點嘴尖了。山上的人與村中的人，彼此呼應，一如日前到村時情景，但時間既然局促，山路又遠，我們不得不離遠了揮手送別的村人，趕快走路。竭力攀上山嶺，路稍平易，但雨後積水很多，幾處竟深到一尺，泥濘的地方，更不必說了。十一時到高城，在深水旅館暫息，卻見昨日的佐後屋君也還未走，聽說高城、高鍋間與高鍋、福島町間的木橋都被山水沖失了橋材，交通隔絕了，所以我們沒法也只得在高城暫住，從樓上望去，高城的橋便在右手，缺了一堵柱腳，橋從中間折斷，幸而中途抵住，所以行人還能往來，只是要乘車馬，必須過橋。十二日早晨松本君往問車馬行的人，才知道高鍋、福島町間的橋並未沖壞，於是決計出發。我同松本佐後屋二君，僱了一輛馬車，武者先生千枝子君也同乘了，到了高鍋，才是十時半。在店裏吃過加非果物，到街上閒走，心想買幾本書籍，當作火車中的消遣，但村中書店只有一家，也揀不出什麼好書，縮印本夏目漱石 (*K. Natsume*) 的哥兒 (*Botchan*) 之類，要算最上品了，七月號的我等 (*Warera*) 卻已寄到，其中有武者先生的劇本新浦島的夢 (*Shin Urashima no Yume*) 一篇，使買取一冊，在宮崎線車中看完，是說明新村的理想的，與改造 (*Kaizé*) 中的一篇異樣的草稿 (*Henna Genko*) 反對戰爭的小說，都是很有價值的『人的文學』。十二時別了武者先生諸人，換坐馬車，下午二時到福島町驛。四時火車出發，九時至吉松換車，夜三時到大牟田 (*Omuda*)，佐後屋君別去。

## 十三日

晨到門司過渡至下關 (*Simonoseki*)，乘急行車，晚十一時到大阪，茶谷半次郎 (*H. Chatani*) 君到車站來迎，便在其家寄宿。十四日上午開發 (*Kaihatsu*)，福島 (*Fukushima*)，奧村 (*Okumura*) 諸君來訪，下午往京都，茶谷君同行，至內藤 (*Naito*) 君家，見村田 (*Murata*)，喜多川 (*Kitakawa*)，小島 (*Kojima*) 諸

君晚飯後同游丸山 (Maruyama) 公園。京都地方雖然也很繁盛，但別有一種閒靜之趣，與東京不同，覺得甚可人意。東京的日比谷 (Hibiya) 固然像暴發戶花園，上野雖稍好，但比丸山便不如了。回寓之後，東京的永見 (Nagami) 君也來了。十二時半離京都，茶谷君也回大阪，將富田 (Tomida) 氏譯的 Whitman 詩集草之葉 (Leaves of Grass) 第一卷見贈。十五日上午七時到濱松，住竹村啓介 (K. Takemura) 君外家見河采 (Kawakatsu) 君。晚十時出發。十六日晨六時半抵東京驛，長島豐太郎 (T. Nagajima) 佐佐木秀光 (H. Sasaki) 今田謹吾 (K. Imada) 諸君來迎，在休息室稍坐，約定下午六時在支部相聚。我先到巢鴨 (Sugamo) 寓居，傍晚乘電車到神田太和町 (Kanda Yamatocho) 訪新村的東京支部，到者除上列諸人以外，有木村 (Kimura) 西島 (Nishijima) 宮阪 (Miyazaka) 平田 (Hirata) 新良 (Nora) 諸君共十二人，九時散歸。統計十日間，將新村本部與幾處支部歷訪一遍，雖然很草草，或者也可以略得大概。Bahan Iah 說：『一切和合的根本，在於相知。』這話真實不虛。新村的理想，本極充滿優美，令人自然嚮向，但如更到這地方，見這住民，即不十分考察，也能自覺的互相了解，這不但本懷好意的人羣如此，即使在種種意義的敵對間，倘能互相關識，知道同是住在各地的人類的一部分，各有人間的好處與短處，也未嘗不可諒解，省去許多無謂的罪惡與災禍。我此次旅行，雖不能說有什麼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掃除了陰暗的影，對於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氣，都是所受的利益，應該感謝的。所以在個人方面，已很滿足，寫這一篇，以為紀念，但自愧表現力不充足，或不能將我的印象完全傳達，這都是我的責任，不可因此誤解了新村的真相。

(選自藝術與生活)

## 口雨齋的一週間

周作人

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畢，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爲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未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寫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五部。

二十八日

陰。上午，啓无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爲作序。嗣羣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塔。十時頃，啓无、平伯、嗣羣共僱汽回車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二十九日

雨，後晴。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

(選自現代)

## 廬山遊記

胡適

四月三日的早晨，我走過沈崑三先生的門口。他見了我，便說：「適之，昨天晚上我同夢旦想來看你，我們想邀你逛廬山去。」我問何時去，崑三說：「明晚就行，船票都定好了，你去不去？」我問還有誰去。他說：「高夢旦、蔣作莊，你和我。」

我想，要我自動地去逛廬山，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在北京九年，沒有遊過長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說：「當趁我們腳力尙健時，多遊幾處山水。」我想起了叔永的話，便聯想到前十天我因腳上有一塊紅腫，竟有六天不能下樓。這雙腳從來沒有享過這樣清福，現在該讓他們鬆動鬆動了。

所以我便問崑三道：「我可以帶我的兒子去嗎？」他說：「帶他到船上再補票。明天晚上，太古碼頭，吳淞船上再見。」

十七，四七。

船到九江，已一點一刻。

先到商務印書館經理王少峯先生替我們招呼，僱人力車到汽車公司。九江表面情形同我兩年前所見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看不出什麼革命影響。路上見兩個剪了髮的女子，這是兩年前所沒有的。

汽車到蓮花洞，即由汽車公司中人替我們僱藤轎上山，經過斗笠樹、踏水河、月弓壑、小天池等處，到牯嶺、踏水河以上，山路很陡峻，很不易行。小天池爲新開地，幾年前志摩、歆海都說此地很好，將來可以發展。我們今

天不會去看此地，但望見其一角而已。

到牯嶺住的是胡金芳旅館。主人胡君給我們計畫三天的遊玩路程如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天池。

（下午）五老峯、三疊泉、海會寺。

九日由海會寺到白鹿洞、萬杉寺、秀峯寺、青玉峽、歸宗寺、溫泉。

十日由歸宗寺到觀音橋、金井、玉淵、棲賢寺、含鄱口、黃龍寺。

### 一七、四、八。

七點起程，因山志太繁，又借得陳雲章、陳夏常合編的廬山指南作幫助。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昇仙臺上（此據舊志。今則另有一白鹿昇仙臺，其實是捏造古跡也。）地勢高聳，可望見天池及西北諸山。亭內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傳全文。此文見廬山志二，頁三十六——四十一，敘周顛事最詳，說他在元末天下未亂時，到處說「告太平」，後來「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末又記赤腳僧代周顛及天眼尊者送藥治太祖的病事。此傳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騙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

御碑亭下爲佛手崖，更下爲仙人洞，有道士住在此，奉的是呂祖，神龜俗氣可厭。由此往西，到天池寺，天池本在天池山頂，朱熹、山北紀行所謂

天池寺在小峯絕頂，乃有小池，泉水不竭，（志二，頁七）

是也。今之天池寺似非舊址，寺中亦有池水，寺極簡陋。宋明諸人所遊覽詠嘆的天池寺，今已不存片瓦。寺西有廬山老母亭，有鄉間小土地廟，那麼大，時見鄉下人來跪拜。遙望山崗，上有新起塔基，人說是舊日的天池塔，舊志說是韓侂胄建的，毀於洪楊之亂，僅存五級。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時，毀去舊塔，出資重建新塔，僅存塔基，而唐已下野了。朱和尙假借周顛的鬼話，裝點天池，遂使這一帶成爲鬼話中心。唐生智也想裝點天池，不幸鬼

話未成立，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朱和尚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我們回到旅館吃午飯，飯後起程往遊山南。經過女兒城、大月山、恩德嶺等處，山路極崎嶇，山上新經野燒，無一草一木，使人厭倦。大月山以後，可望見五老峯之背，諸峯打成一片，形如大靈芝，又如大掌扇，聳向鄱陽湖的方面，遠望去使人生一種被壓迫而向前傾倒的感覺。平常圖中所見五老峯皆其正面，氣象較平易，遠不如背景的雄渾逼人。

鄱陽湖也在望中，大孤山不很清楚，而鞋山一島很分明，望遠鏡中可見島上塔廟。湖水正淺，多淤地，氣象殊不偉大。

途中看三疊泉瀑布，源出大月山，在五老峯的背面。這時正當水少的時候，三疊泉並不見如何出色。這也許是因爲我們在對山高處遠望，不能盡見此瀑布的好處，也許是因爲我曾幾次看過尼格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但我看了此泉後，讀王世懋方以智諸人驚歎此瀑布的文字，終覺得他們的記載有點不實在。夢旦先生也說，此瀑大不如雁蕩的瀑泉。

過山入南康境，樹木漸多，山花遍地，杜鵑尤盛開，景色絕異山北。將近海會寺時，萬松青青，微風已作松濤，松山五老峯崢嶸高矗，氣象渾穆偉大。一個下午的枯寂乾熱的心境，到此都掃盡了。

到海會寺過夜。

一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够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

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鏗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卽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慶雲菴，爲「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寺中頽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絕佳，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峯下，其西爲龜背峯，又西爲黃石巖，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泉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迸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三與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鈎摹作寺門題榜。

由秀峯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餓的不得了。歸宗寺爲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

我們吃了飯，往遊溫泉。溫泉在紫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裏，雨後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即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裏已溫而未熟。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寺，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晚上在歸宗寺過夜。

一七，四十。

從歸宗寺出發，往東行，再過香爐，雙劍諸峯與馬尾，瀑水諸瀑。天氣清明，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即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即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樁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崑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我們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離去。

由此更東北行，約二里，近棲賢寺，有玉淵，山勢較開朗，而奔湍穿石，怒濤飛沫，氣象不下於金井。石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玉淵』二大字。英國人 Cooper 對我說，十幾年前，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步行過澗石上，其一人臨流洗腳，餘人偶回顧，忽不見此人，遍尋不得。大家猜為失腳捲入潭中，有一人會泅水，下潭試探，也不復出來了。餘人走回牯嶺，取得撈屍繩具，復至此地，至次日兩屍撈得。此處急流直下，入潭成漩渦，故最善泅水的也無能為力。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即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

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氣象不下於青玉峽。由玉淵稍往西，便是棲賢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諸寺，招待以此處為最好。我們在此午飯。

飯後啓行回牯嶺。過含鄱嶺，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嶺上有石級，頗似徽州各嶺。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

嶺上有息肩亭，再上爲歡喜亭，石上刻有『歡喜亭』三字，又小字『顧貞觀書』。大概是清初常州詞人顧貞觀。由此更上，到含鄱口，爲此嶺最高點，即南北山分水之嶺。此地有張伯烈建的屋，含鄱嶺上可望漢陽峯。鄱陽湖則被白雲遮了。

過含鄱口下山，經俄租界，到黃龍寺。黃龍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裏坐，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爲金果樹，葉似白果樹，據 Bertin 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爲柳杉，相傳爲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尙眼裏的寶呵！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過大樹爲黃龍潭，是一處陰涼的溪澗。我坐石上洗腳，水寒冷使人戰慄。

從此回牯嶺，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遊遂完了。牯嶺此時還不到時候，故我們此時不去遊覽，只好留待將來。

我們本想明天下山時繞道去遊慧遠的東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決計直下山到九江，東西二林留待將來了。

（選自胡適文存三集）

##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至歪的腳步登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籐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煙，蕩過東關頭，漸蔭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悽厲而繁的弦索，顫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既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窩，誰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話。看初上的燈兒們的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皴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會



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那麼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綿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綰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朧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簡直沒法和牠分證那是非。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

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嚇！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柳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咱們真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臉是怪不好意思的。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臥地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沉填的大鼓……絃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噓噓囁囁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圍。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

穿花胡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旦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偃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斷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怎麼辦！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

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這故事即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聽。『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讓他自己說。

敘述只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們把她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她們走，我們不能禁止她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忪惶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馱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她們來囉嗦。』自此以後，槳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又滔滔不斷地來談談方寸的經過。今兒是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愆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浪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愆的徵兆，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參差着。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比較深沈的眷愛。我只背誦豈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腦。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河橋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點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欲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九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從來處來，從去處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凡上所敍，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的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光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載雜拌兒，開明版。

##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稀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細，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鉤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種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靄，透過這烟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潯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袅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江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

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却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消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往苒在面上，手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划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sup>然</sup>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是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仰揚的不齊，遠近的雜踏，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背垢，也是枉然。這真够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贖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sup>是</sup>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

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爍爍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跟踏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



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頭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穿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够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當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我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緒踏在腳下。從這重重的爭鬪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他的意

思可以見了。他因為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為聽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鬪；爭鬪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為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為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個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箇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有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

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發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彼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於溫州）

——東方雜誌

## 溫州的蹤跡

朱自清

(一)『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鉤兒——就是所謂輓金鉤麼？『鉤彎』垂着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輓與平和，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摺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托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嬌嬈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隻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嬌潤；枝頭的好鳥爲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爲何儘撐着眼皮兒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麼來，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麼？捨不得那稀疏的簾兒麼？不，不，你得到簾下去找，你得向簾中去找——你該找着那捲簾人了！他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的，喲！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萬喚，你能夠出來麼？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已。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於中西的

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爲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二四) 二、溫州作

(二) 綠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擡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海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宇宙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溼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條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額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利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

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栽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蹤跡亞東版)

(二八，溫州作)

## 今津紀游

郭沫若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克，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空間上的驚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卻不曾登攀過峨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曾歎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emer 氏所著德國近代人 利林克龍 (Lilientron) 傳，敘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 (Pelworm) 上做堤防總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

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卻不會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我的想像中以為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會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關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並且在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上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腳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学都是挾着書包向着東行，我一人卻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着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到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鋪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劃，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砂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砂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要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颳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攆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醬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

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鬧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煙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煙，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朧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紙煙，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瀾水中燻蒸了一會殘喘。

三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骯髒的程度，比上海『大眾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害厲。車中擁擠得不堪，好像纔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腳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貓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璃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尙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疏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車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島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甚深遠，只除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借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會是一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失。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的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囀。走過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紉。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峯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踞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怨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a)，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極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大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走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卻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鋪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一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以尋出。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什麼激越的詩調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曼諦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婢娟待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葱蘢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會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我沒有在夢境中低回的餘暇。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曼諦克的驚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上狼藉些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臀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海灣中水色青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峯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橈小蠅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頹圯，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這是個絕好的紀游紀念品了，或者便是元軍載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

的獅頭峯。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祇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圍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此地在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曾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為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熱汗流，氣促，心搏亢進，筋力疲勞，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遇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頭臨海，古松森森，禿石疊疊，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句，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為我是沒有帶錶來的。但是我的懶惰工夫，卻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腳偏西，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腳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

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決意從這兩個勞動者登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險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格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人不是那麽容易為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時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麽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憑山道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里，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警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恨不會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會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個給他，牠才兀的驚立起來，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了。牠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牠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噫噫狂吠的嗎？對不住！對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喇！天下的獅子狗兒喇！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有，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岸時，突然攔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攔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覲面相值，啊，這真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着雅麗，格拉芬里德！要是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思。我真羨慕盧梭，他真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之後，被二女殷勤招待，騎在恪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柺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雅姑娘也莫有發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嘴饞涎了罷！

浪漫諦克的夢遊患者啣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牀，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蘆、薊團、紅鳶之類開滿溪澗。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曝射，又倒臥水中。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腰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縱縱，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曝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颺。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擾，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古湯溫泉在屋中，甚無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Synge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二)下山數粟，粟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三)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粟，猶嫌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笑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

中華，石蹟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粟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穩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凝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悸，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遄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遄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笑，曉笑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臼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

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盡我能力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選自沫若小說戲曲全集）

## 離滬之前

郭沫若

1927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迭扶斯，由十二月2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4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着的寶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也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那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牀上，或坐在一把籐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Reconvalescence*）之後，從一月15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23號止，因為24號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閑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記錄，在我卻是很稀罕的事情。我現在把它們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謄錄了出來，有些無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都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1933年9月24日記

—15. Jan. W7.

今天清早把恢復謄寫完了。

天氣很和暖，午前曾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回。

三時頃仿吾來，將恢復交了他。

仿吾的 Rheumatism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溫泉。

晚與和博佛在燈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日本出的兒童雜誌)章魚的腳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吃自己的腳。往往有沒有腳的章魚。腳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做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吃腳相類。

——16. Jan. W1. 晴。

午前讀 Andrejev 的黑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 1/2 便丟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為題者（曠野集野水詩題 16）這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為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請納涼罷，北邊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子。』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攜來無畫的畫帖舊譯稿。  
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19. Jan. W4. 晴。

今日異常 Annul 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浮士德前茅恢復早出版。  
民治去後仍然 Annul 讀 Toller 的 “Masse-Mensch” (大衆人民) 毫無興趣。前五六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 (表現派) 之盲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20. Jan. W5. 晴。

無爲。民治與叔薰來。叔薰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21. Jan. W6. 雨。

倦怠，怎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午從曾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瓜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穩痛，在左前方  $\frac{1}{4}$  隅。

怕是 Neunasthenie (神經衰弱) 因爲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W7. (舊除夕) 雨。

上午讀獨步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

讀芥川 (龍之介) 的沼與秋 (在一本舊的改造雜誌上) 故意要造出一種神祕的世界，令人不快，與讀黑面具時的感覺同樣。

Toller 的 “Masse-Mensch” 是以羣衆與人類對立，而先生站在人類方面說法，人道主義的畸形的胎兒！

中午伯奇送年貨來，並送來到宜興去的稿子。今日頭已不痛，但仍沈悶。午後校讀到宜興去，失悔當時沒有寫完。

傍晚時仿吾來，把到宜興去交給了他。

——23. Jan. W1. (元旦)雨。

晨起頗晏，仍無爲。

傍午時分將水平線下編好。

午後仿吾來，時正晝寢。有朱某者譯瀟瀟溟湖，完全脫胎自茵夢湖，還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罵。這種人太沒道德，出版家的無聊也可慨嘆！

晚上很不舒服，神經性的怒氣把腦袋充滿了。

——24. Jan. W2. 曇。

兩顆煤炭

兵工廠的外邊丟了的炭渣裏面，有兩顆漏網的煤炭。它們在那兒對話。

I. 啊，我真快活，我現在又跑到這 Open air 裏來了。

II. 噯，有什麼快活喲。我們在地底被壓了幾千萬年，沒有壓成金剛石。我祇想早投在那烈火裏去化成灰啦！

I. 你變成了金剛石又會怎樣呢？

II. 怎樣多麼好啦，我要是變成了金剛石，一切的貴婦人都會愛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姬，都要把我看來比她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我不知會接近怎樣的芳澤，會住着怎樣的華堂，哪會在這樣的地方滯着。



祇等待那兒的乞丐來把我們檢起送葬了呢？

I. 你這種想法我是從沒有想過，我雖然曉得金剛石是我們的同族，但我從沒會羨慕過他們。他們祇是依附着權門豪貴，我倒是滿不高興的。他們沒把貧窮人看在眼里裏，他們完全是錢人的玩具……（稿至此中輟）

——25. Jan. W3. 傍晚時，夕陽出。

本日完全無爲。

晨早 Diarrhoe (下痢) 早飯未用，算祇一次也就恢復了。  
晚入浴一次。

——26. Jan. W4. 快晴。

太陽曬在北窗外人家的瓦上呈出喜悅的顏色。安娜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開市，她又趕着去採辦家中的必要物品去了。

午後仿吾來，坐至夜。無甚重要的談話。促他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編好。共夜食，用正宗酒。

食後仿吾大有醉意，繼借家人同出，祇余獨留——剛寫至此安娜借兒輩歸，買回哲學的貧乏、少孩科學及其它。

夜同兒輩讀小孩科學。安娜復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漸漸深入，將兒輩服伺睡了，聞鄰近犬吠聲甚烈。心頗不寧。至12時頃安娜始歸自鄰舍犬醫家。

——27. Jan. W5. 雨終日。

午前幾晝寢半日。本日安娜原與仿吾約，午後遊法國公園，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氣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燒火盆，祇御衾衣。今天則悶人殊甚。

浮士德仍無消息來，我想二月一日斷然不能出版，辦事真不起緊。夜飯時牛乳倒了一火盆，臭得難耐，佛兒的惡作劇。

——28. Jan. W6. 上半日頗晴，下半日陰。（初六）

晨起頗遲，午前教了和與博幾道算學。

午後仿吾來，安娜本與相約往江灣看賽馬，但因天氣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給仿吾的信，十分不愉快。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涼。

仿吾說，浮士德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來，但仍杳如黃鶴。恢復在二月十日無希望。想改編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時博兒右膊觸着煙囪，受了火傷，以安娜所用的 Night-cream 爲之敷治。此兒性質大不如小時，甚可擔心。安娜的 Hys. (Hysterical 歇斯迭理) 也太厲害了，動輒便是打罵，殊令人不快。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故鄉，

姑娘呀，跳舞罷，姑娘。

我們向碧桃花下遊行，

沐浴着那親藹的陽光。

你的影兒和我的影兒倆，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場上。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草場，  
姑娘呀，擁抱罷，姑娘。

小鳥兒們在樹上癡狂，  
蝴蝶兒們在草上成雙。

空氣這般地芬溫軟洋，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罷，姑娘。

—— 29. Jan. W7. 陰。

晚飯後仿吾把浮士德的校樣拿了來，校對至一時過始就寢。誤植太多。

—— 30. Jan. W1. 晴。

晨十時頃仿吾來，浮士德正誤表已製好，約於今晚赴市中晚餐。

午後無所事事，祇爲安娜理了幾團亂絲和舊絨線，安娜爲 Yooka (四女淑子) 打袖口，製毛頸巾。五時頃仿吾來，至晚大家裝束好了同赴美麗川菜館，兩個人喝了紹興酒三斤。是病後第一次出街，滿街的燈火都感覺着親愛。

食後赴永安先施，安娜買了些物品。

——31. Jan. W2. 晴。

午前仿吾來，送來洪水二冊，校正盲腸炎。

昨夜食過多，Diarrhoe 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進食。

午後伯奇來，無甚要事。

夜 Diarrhoe 平復，仿吾又送來女神和星空各一冊。校讀女神。

天氣甚冷。連日窗上都結冰花，樓頭殘雪猶未消盡。

——1. Feb. W3. 晴。

是日浮士德出版，裝璜尙可觀。

博兒臉色蒼白，Appetitos (食慾不進)。 安娜攜至石井醫師處診察，云是 Pleuritis (肋膜炎)，殊可憂慮。

晚仿吾來同用晚飯，安娜爲祝浮士德出版，特購『壽司』一大盤，兒輩皆大歡喜。

——2. Feb. W4. 晴。

昨夜遇盜，將樓下鐵箱裏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爲廚房沒有關嚴，還有幾件舊東西丟在廚房

裏，沒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年底縫來預備往俄國去的，還一次未曾御用。俄國未能去成，連準備下的行裝都又被人偷去了，安娜很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裏子的，祇值得一百來往塊錢，拿去了倒也好，縱橫不會有穿的機會。

編沫若詩集目次，尙未十分就緒。

中午時分石井醫院送來醫費清單，竟在四百元以上，安娜出自意外，我也出自意外。我想到從前學藝大學還欠着我兩三個月的薪水沒有發給，可有三四百塊錢，我叫安娜同仿吾去找王宏實（舊學藝大學的校長）去收討那一筆錢來清付。安娜說：『今天是最不愉快的一天。』

晚赴內山，贈以浮士德一冊，安娜同行。赴創造社，取來浮士德三冊。

安娜歸時買得改造二月號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說家戴麗黛（Deledda）的一篇小說狐，此人係今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寫，暗示的事件推進，頗可注目。是一位 Realist + 技巧家，無甚新意，Petit-bourgeoise 的文藝。

Robert Huse 作華盛頓傳，稱華盛頓爲一流氓無賴，牛屁大王，賭博大王，好色大王。這或者怕近於事實的。中國歷史上所謂創業的人主多是這樣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聖了起來。偶像的本質原來是泥塑木雕的。

——3. Feb. W5. 晴。

沫若詩集第一種本日編成，計劃四篇，詩百首以上。編成時已夜深，安娜看電影歸。內山送來葡萄酒兩瓶，祝浮士德之出版。

——4. Feb. W6. 晴。

早餐後由安娜作嚮導赴心南處，贈以浮士德一冊，蒙以小說月報的特刊中國文學研究一冊見贈。本擬再到仿吾處去，自心南寓所出後，安娜已不知去向，因不識仿吾住址，故改往創造社。幾位負責的人，直至吃中飯，一個人都不在。

編好了水平線下。

安娜爲生活費與仿吾口角。安娜要創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說祇能出一百。我說祇要生活過得下去，一百也就够了，不要把社抽空了。安娜說，社裏做事的人白做事，吃飯的人白吃飯。歸家後爲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線下序，拿到社裏去，仍然一個人都沒有。

——5. Feb. W7. 陰晦，雨。

晨起異常不愉快，神經性的 Depressive (抑鬱)

赴社編改文藝論集和譯詩集。中午時分回家吃午飯。飯後再赴社，譯詩集成。理髮一次。

晚李初梨來，邀往談話。他們幾個人住在我的寓所後不遠，有壁爐燒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來，自是 More comfortable (更舒服)，也難怪老婆要說閒話了。

——6. Feb. W1. 雨。

早餐後赴社。安娜爲打絨線事，與社中兩位姑娘衝突，一位姓嚴的姑娘今日出社。本來社裏的同人都是些文學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安娜凡事要去干涉，言語不同，意見又不能疏通，結果是弄得來鑿柄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藝論集校前茅，這個集子並不高妙。囑韻鐸編“Zarathustra”鈔。

午後從前醫科的同學桂毓泰來訪，有費鴻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來。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廣州，他把遺骨送回了日本，才同費君夫婦轉來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滬停泊，他們特別登岸來訪問我們。

不久仿吾也來了，同在我家吃晚飯。

費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藝論集畢。

——7. Feb. W2. 雪。

昨夜與和兒同宿於亭子間中。晨餐後安娜與費夫人同出。

讀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力第一幕。

安娜在中午時曾回家一次，復出，費等今日午後三時即將解纜赴廣東也。

安娜回家時已是午後五時。

——8. Feb. W3. 晴。

讀 Zarathustra 舊譯，有好些地方連自己也不甚明瞭。着想和措辭的確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他的所謂超人哲學結局是誇大了的個人主義，Pier-Bauch（啤酒肚子）有力無用處，實在是悶人。

——9. Feb. W4.

讀高爾基的夜店，覺得並不怎樣的傑出。經驗豐富，說話的資料是源源而來的。巡禮路加的找尋「正義

的國土」一段插話，未免過於造作。

黑暗之力讀完了，也沒有怎麼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懺悔祇是精神病的發作，阿金牟的宗教味，祇覺得愚鈍，並不足以感動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財產，是一切的私產關係。不然他不會棄瑪林那，不會愛阿尼霞，不會殺克里那的嬰兒了。

下午仿吾來，與安娜同出購物。晚歸飲葡萄酒。談創造月刊事，我主張把水準放低作為作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贊成。

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這一家六口真是够我拖纏。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國。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惱，腦子沉悶得很難耐。豪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怕十一號不一定能够走成。

——10. Feb. W5. 晴。

豪和民治來，在此吃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晚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18號的“The Empress of Canada”

——11. Feb. W6. 晴。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 D'Annunzio 的戲劇“Gioconda”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 Model 的 Gioconda 發生了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 theme 是藝術與家庭——自由與責任——Her-  
reism 與 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 theme：——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in 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仿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遇。在出版部用晚飯。

——12. Feb. W7. 晴。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ervose Anfall（神經性的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

爲什麼一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靠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13. Feb. W1. 晴。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澎湃城的末日）

——14. Feb. W2. 晴。

仿吾獨清邀往都益處晚餐。

——15. Feb. W3. 晴。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回讀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奸商辦交易所者的自白，頗能盡曝露的能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嘯平來，說浮士德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寧』的那首詩。那首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歡，那是完全從新全譯了的，沒有 Aih 絕對譯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件歌德的衣裳。

——16. Feb. W4.

午前嘯平來，言民治及其他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爲我祖餞。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安娜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修夫婦，叔薰夫婦，公冕，嘯平，Aih。Aih 比從前消瘦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10號不能動身，改乘12號的廬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爲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賣稿爲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

十一時過始由心南家回寓，與安娜談往事。安娜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創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安娜問 Alia 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lia 是蕪湖人，在廣東大學的時候，她在預科念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住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兒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安娜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安娜自語般她說。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境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17. Feb. W5. 晴。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

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拌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18. Feb. W6. 晴。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I.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王維 孟浩然 柳宗元

李白 杜甫 柳子厚 韓退之

不喜歡白居易

水滸傳 西遊記 石頭記 三國演義 都不曾讀完。讀完且至兩遍的祇一部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

林譯小說。

II. 詩的覺醒期

泰戈爾 海涅

III. 詩的爆發

惠特曼 雪萊

IV. 向戲劇的發展

哥德 華格納

V. 向小說的發展

屠格涅甫 福羅貝爾 Philippe Jules Renard

VI. 思想的轉換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現刻選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暑短，讀書未肯輟。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這是1913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自從別離後，怕見月團圓。」

（這是1915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憶者醉矇矓，

旅邸淒涼一枕空。

卿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爲蔗紅詞)

「清晨入栗林，紫雲插晴昊，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放觀天地間，旭日方杲杲。

海光盪東南，遍野生春草。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稊米太倉中，蝨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狂歌入雲杪。」

(這是1916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林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19. Feb. W7.

仍追憶舊詩，所擬題未着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

晚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嘗飲葡萄酒。

獨清來，爲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大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il

的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爲對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爲私怨而拒絕別人的譯稿，獨清

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他近來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苦況了。我居中調解，叫把原

稿詳細經過一次審查。

——20. Feb. W1.

往出版部取來文藝論集、瑪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修與嘯平來，爲小紅帳事安娜與我大鬧。小紅帳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 Yoda 的，Yoda 大了不能再

用安娜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囑平來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

——21. Feb. W2.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清處。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出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捧了幾下。

——我自己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與獨清在麵館裏吃炒麵。

——22. Feb. W3.

晚在初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祖正的Byron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祇是Byron赴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爲Byron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Syphilis（梅毒）第三期的Ossalgia（骨痛）。Byron是一位Syphilitiker（梅毒患者）無疑。

有人說我像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Byron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23. Feb. W4.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吃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人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

(日記至此中輟)

(選自現代)



## 勞生日記

郁達夫

一九二六年

十一月初三，自從五月底邊起，一直到現在，因為往返於北京、廣州之間，心緒沒有定著的時候，所以日記好久不記了。記得六月初由廣州動身返京，於舊歷端午節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兩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為接到了龍兒的病電，便匆匆換船北上。到天津是陰歷五月初十的午前，趕到北京，龍兒已經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個月，完全沉浸在悲哀裏。陰歷的八月半後遷了居，十數天後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兩星期之久，其間編了一期第五期的創造月刊，做了一篇『一個人在途上』的雜文，倉皇趕到廣州，學校裏又起了風潮，我的幾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們搶去了。

在文科學院悶住了十餘天，昨日始搬來天官里，法科學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學校裏的書箱打開來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厲害，竟把我這貧文士的最寶貴的財產，糟塌盡了啊！兒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搶了，最後連我頂愛的這幾箱書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曉得這世上真的有沒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餘味，還存在那裏。我想哭，我想咒詛，我想殺人。

今天是禮拜三，到廣州是前前禮拜的星期五，腳踏廣州地後，又是十二三天了，我這一回真悔來此，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的蠻地。北京的女人前幾天有信來，悲傷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為她落淚，今天又作了兩封信去安慰她去了。

天氣晴朗，好個秋天的風色，可惜我日暮途窮，不能細玩嶺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來此地，本也為窮愁所逼，想著譯一點新書，弄幾個錢寄回家去，想不到遠遁到此，還依舊有俗人來覓，

托我修書作薦，唉，我是何人！我那有這樣的權力，真教人氣死，真教人憤死！

是舊歷的九月廿八，離北京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我真不曉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裏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裏新生的熊兒亦安好否。

晚上讀谷崎潤一郎氏小說『癡人之愛』

四日，星期四，舊歷九月廿九。

午前在牀上，感覺得涼冷，醒後在被窩裏看了半天『癡人之愛』。早餐後做『迷羊』。寫到午後，寫了三千字的光景。頭寫暈了，就出去上茶樓飲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覺得秋天的可愛。三點多鐘去中山大學會計課，領到了一月薪水。回來作信與荃君，打算明早就去匯一百六十塊錢寄北京。唉，唉！貧賤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識要那一年那一日纔能合住在一塊兒。

晚上上東山去，『迷羊』作成後，想寫一篇『喀拉衣兒和他的批評態度』寄給東方雜誌，去賣幾個錢。作上海鄭心南的信。

初五日，今天是舊歷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為領到了一月薪水，心裏很是不安，怕匯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說：『只有這一點錢』。實在我所受的社會的報酬，也太微薄了。上牀之後，看了半天書，一直到十二點鐘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來，覺得有點頭痛。天氣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時候，太陽剛從東方小屋頂上起來，一陣北風，吹得我打了兩個冷噤。

九點鐘的時候，去郵局匯錢，順便在『清一色』吃了飯。十二點前後去教會書館看書，遇見了一位嶺南

大學的學生。同他向海珠公園先施天台逛了兩個鐘頭。回來想睡一覺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後三點去學校出版部看了報，四點鐘到家吃晚飯。

晚餐後出去散了一次步，想往西關大新公司去看坤戲，因為搭車不舒服，就不去了。回來寫了兩張小說，『迷羊』的第一回已經寫完，積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們為我去買兩本外國書寄來。

六日，星期六，舊曆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牀後，見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說又做不下去了。到學校辦事處看了報，更從學校坐車到了西堤，在大新公司樓上，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戲，大可以助我書中的描寫。晚上和同事們去飲茶，到十點鐘纔回來。

七日，日曜，晴爽。

午前起來，覺得奔頭無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問天，亦無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鄉來告貸的苦信，義不容辭，便親自送了十塊錢去。順便去訪石君蘅青，談到中午十二點，至創造社分部，遇見了仿吾，王獨清諸人。在茶樓飲後，同訪湖南劉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飯，纔回寓來。

八日，月曜，晴。

天氣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沒有做什麼事情。『迷羊』祇寫了兩頁，千字而已。午前把Tungenieff's Clara Mitich 讀了，不甚佳。我從前想做『人妖』，後來沒有做完，就被晨報館拿去了，若做出來，恐怕要比杜葛納夫的這篇好些。午後睡了一個多鐘頭，是到廣東後第一次的午睡。

午後在家看 A. Wilbrandt 的小說 Der Saenger，看了三十餘頁，亦感不出他的好處來，不過無論如何，比中國現代的一般無識無知的自命為作家做的東西，當然要強百倍。晚飯後，無聊之極，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緊張些纔好，近兩三年來，實在太頹喪了，可憐可惜。

九日，火曜，舊歷十月初五日。

今晨學校內有考試，午前九時，出去監考。吃中飯的時候，和戴季陶氏談了些關於出版部的事情，想於一禮拜內，弄一個編輯部的組織法出來。

午後無事忙，在太陽底下走得熱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見，所以上西關大新公司屋頂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豐園飲酒，和仿吾他們，談到夜半纔回來。今天上東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愛病院看了一次病。

十日，水曜，晴朗，不過太熱，似五月天氣。

午前去監考，一直到午後四點鐘。到創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來吃晚飯，喝了一瓶啤酒，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陣。晚上入浴，好像傷了風。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木曜，晴熱，舊歷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頭痛不可耐，勉強去學校看試卷，看到午後二時纔回來。一種孤冷的情懷，籠罩着我，很想脫離這個污濁吐不出氣來的廣州。在街上閑步，看見了一對從前我認識的新結婚的夫婦。啊啊以後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沒有什麼作爲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過去一禮拜內所做的文字，覺得很不滿意，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要寫牠『迷羊』完來。

仿吾、獨清兩人，爲洪水續出，時來逼我的稿子，我因爲膽小，有許多牢騷不敢發。可憐我也老了，膽量縮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飯，我打算於明日，再來努力，再來繼續我兩三年前奮鬥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與同鄉的某某輩談了半天廢話。今天是倦了，倦極了。打算從明天起，再發憤用功。

十二日，金曜，晴，舊歷十月初八日。

我自離家之後，已有一個半月，這七八天內，沒有接到荃君的來信，心裏很是不快。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誕辰，一班無聊的政客惡棍，又在講演，開紀念會，我終於和他們不能合作，我覺得政府終於應該消滅的。

午前讀普須金的小說 *Die Pigue Dame* 一篇。雖則像一短篇，然而牠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譯者說，這一篇東西，在俄國實開寫實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 *Hermann* 象徵德國影響，為 *Dostoiévsky* 之小說罪與罰之主人公 *Rodion Raskolnikov* 之模形，或者也許不錯，*Pushkin* 的撰此小說，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東山吳某處午膳，膳後同他去訪徐小姐，伊新結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們玩了半天，在南園吃晚飯，回來後已經十一點多了。

晚上睡不著，看日本小說『望鄉。』

十三日，土曜，晴，舊歷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學校監考，一直到下午四點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陸園飲茶當夜膳。今天課堂上，遇見了薛姑娘，她只一笑，可憐害了她答案都沒有做完。

十四日，日曜，雨，舊歷十月初十日涼冷。

到廣州後，今天總算第一次下雨，天氣也涼起來了，頗有些秋意。昨晚接到楊振聲一信，說現代評論二週

年紀念冊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爲他們寫一點去。

午前上東山去，見了一位姓麥的女孩，係中山大學的文預科學生，木天正在用死力和她接近。

打牌打到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個人走回家來。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十點多了，燈下對鏡，一種落魄的樣子，自家看了，也有點憐惜，就取出水雲樓詞來讀了幾闕：

黃葉人家，蘆花天氣，到門秋水成湖，攜尊船過，帆小入菰蒲。誰識天涯倦客，野橋外，寒雀驚呼。還惆悵，霜前瘦影，人似柳蕭疏。

愁子，空自把鄉心寄雁，泛宅依鳧。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廬。漫托魚波萬頃，便秋風難問蒹蘆。空江上，沈沈沈，沈沈沈，落日大旗孤。

十五日，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舊歷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來，換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兒。兒時故鄉的寒宵景狀，也在腦裏縈迴了好久，唉，我是有家歸未得！

午前本要去考試卷的，但一則因爲天雨，二則因爲頭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長街上走了一轉，身上的棉衣，盡被雨淋濕了。在學校的宿舍裏，遇見伯奇，他告訴我，說：『白薇來廣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去和她接近接近，可以發生一點新的情趣，但是我，又那裏有這一種閒情呢？老了，太老了，我的心裏，竟比中國的六十餘歲的老人，還要乾枯落寞。午後在家裏睡覺，讀小說『望鄉』。

十六日，陰雨，火曜，舊歷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讀小說『望鄉』。午後赴分部晤仿吾，因卽至酒館飲酒，在席上見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說話的時候，帶着鼻音，憔悴的樣子，寫在她的身上臉上。在公園的黃昏細雨裏，和她及獨清，仿吾走了半天，

就上西關的大新天台去看戲，到半夜纔回來。

十七日，陰晴，水曜，舊歷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發了三封信，一封給武昌張資平，一封給天津「玄背」社，一封給上海徐葆炎，盼北京的信不來，心裏頗爲焦急。早晨到學校去看報，想把中山大學內的編輯委員會組織案來考慮一下，終於沒有寫成功。

仿吾要我去上海，專辦出版部的事情，我心裏還沒有決定，大約總須先向學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們付清我的欠薪之後，才能決定。接上海蔣光赤來信，他也是和仿吾一個意見，要我在上海專編創造，作文學生涯，然而我心裏卻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窮。

午後和戴季陶氏談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辦一種小叢書。我本想辭職，他一定不肯讓我辭。領了八九兩月份的殘餘薪水，合計起來，祇有一百餘元而已。

十八日，木曜，舊歷十月十四，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關郵政局去匯了一百塊錢給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來跑去跑了半天。

午後遇見王獨清、穆木天，吃了酒。當夕陽下山的時候，登粵秀山的殘壘，看四野的風光。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遊河，又在陸園飲茶，胸中不快，真悶死人了。

十九日，金曜，舊歷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來，就覺得頭昏，好像是沒有睡足似的，大約是幾日來荒唐的結果罷。寫了一封給北京女人的信，去西關「清一色」吃了午飯，午後就在創造社分部樓上遇見了獨清。他要我和白薇女士上東山去，我因爲中山大學開會的原因，沒有答應他，和他們在馬路上分別了。

學校開會，一直開到了午後六時，坐車到東山，他們都已經不在了，一個人在東山酒樓吃了夜飯，就回來睡覺，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二十日，土曜，晴，舊歷十月十六。

午前起來，頭還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兩封信寄北京，一封寫給荃君，一封係給皮皓白，慰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點鐘前後去夷乘那裏，和他一道去亞州旅館看有壬，托他買三十元錢的燕窩，帶回北京去。請他們兩個在六格寺吃飯，一直到午後三時纔回來。

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打算從今天起，再振作一番，過去的一個禮拜，實在太頹廢，太不成話了。晚上同白薇上劉家去，見了一位新結婚的L太太，說是軍長T的女兒，相貌很好。同她們打了四圈牌，走回家來，天又蕭蕭地下起雨來了。

二十一日，日曜，陰晴，舊歷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黃埔來，要我上東山王獨清那裏去等他。等到十一點鐘，他來了。大家談了一些改組創造社內部的事情。創造社本來是我和資平、沫若、仿吾諸人慘澹經營的，現在被他們弄得聲名狼藉了。大家會議的結果，決定由我去擔當總務理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賬，整理內部。我打算於二禮拜後，到上海去一趟。現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覺得中國是不可救藥了。

午後在夷乘的岳家吃飯打牌，三點多鐘，送仿吾進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國地走了一陣。我到廣州以後，沙面還沒有去過，這一次是頭一趟，聽說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賣日本新聞雜誌等物，今朝並沒有看見，打算隔日再去。



現在我的思想，已經頻於一個危機了，此後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我以後想在思想的方面，修養修養。年紀到了中年，身體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夢死的過去一二年，則從前的努力，將等於零，老殘之軀，恐歸無用，振作的事情，當自戒酒戒煙，保養身體做起。

午前寫了一封信給北京的荃君，告訴伊已有二十餘元錢的燕窩，托唐有壬帶上了。自搬到法科學院住後，已有二十天左右，發回去的家信，還沒有覆書，不曉得究竟亦已送達了沒有。

今天見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許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樣，能够做一點事業，我聽了心裏感著異樣的淒涼。

晚上頭痛，大約是午後吃酒過度的緣故，十一時就寢，把日文小說『望鄉』讀完了。

二十二日，月曜，晴，舊歷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牀，就有一個四川的青年來訪，被他苦勸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纔同一位同鄉，緩步至北門外去散步，就在北園吃了中飯。天上滿是微雲，時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斕照晒在樹林間。在水亭上坐著吃茶，靜得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從城牆缺處，走回學校裏來，身上的棉袍，已經覺得太熱了。

赴學校看報後，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開的店裏去定了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兩本改造雜誌，在沙面的外國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樹陰裏，休息了好半天，纔走回學校來。

三點鐘時開了一個應付印刷工人的預備會，決定於本禮拜四下午二點和他們工人代表及工會代表會商條件，大約此事是容易解決的。

晚上在學校裏吃飯。七點前後，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飲茶，十點前後，才回到法科的宿舍來。做了一半中山大學小叢書的計劃書，十二點上牀就寢。

二十三日，火曜，晴，舊歷十月十九。

早晨把小叢書的計劃書弄妥，到學校裏看了幾份報。同一位廣東學生在杏香吃飯，飯後又遇見了一位蘇的學生，和他在舊書店裏走了幾個鐘頭，買了一冊 Edna Lyall 的小說 *A Hardy Norseman* (1889) 讀了幾頁，覺得描寫的手腕，實在不高明。我從前已經讀過這一個著者的一冊小說 *Donovan* 了，覺得現在的這一本她晚年的作品，還趕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說家本名 *Ada Ellen Bayley* 卒於一九〇三年，有 *Won by waiting* (1879) *Donovan* (1882) *we two* (1884) *Doreen* (1894) *Hope the Hermit* (1898) 等小說，都不甚好，當是英國第三四流的女作家。

午後三四點鐘，洗了澡，去會季陶，沒有會到，就把計劃書擱下，走了。

上第二醫院去看仿吾，見他縛了腳，橫躺在白色牀裏，坐了十幾分鐘，就出來至清一色吃夜飯，身上出了一陣大汗。

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說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養身體。

二十四日，水曜，舊歷十月二十，晴。

午前起床後，覺得天空海闊，應出外去翱翔，從法科學院後面的山上，沿了環城馬路，一直的走上粵秀山的廢墟去，弔了半天的古。太陽晒得很烈，棉襖覺得穿不住了，便從一條小道，經過女師門前，走向公園旁的飯館。

獨酌獨飲，吃了個痛快，可是又被幾個認識的人捉住了，稍覺得頭痛。午後在學校開會，遇見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鐘樓聚餐，因為多喝了幾杯酒，覺得很頭痛。今天一天，總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經驗盡了；朋友的

事情，多言的失著，創造社的分裂，無良心的青年的凶謀。

二十五日，木曜，舊歷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數人來訪，談到十一點鐘，我纔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滿足的中飯，午後上學校去和工人談判，等了半個多鐘頭，印刷工人不來，就同黃女士上東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今天氣力疏懈，無聊之至，想寫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金曜，舊歷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時半至學校看報，有 A. E. Housman's Last Poems 一冊，已爲水所浸爛，我拿往學校，教女打字員爲我重打一本。這好烏斯曼的詩，實在清新可愛，有閑暇的時候，當介紹他一下。

中午與同鄉數人，在『妙奇奇』吃飯，飲酒一斤，已有醉意，這兩天精神衰頹，身體也不好，以後總要振作振作纔好。

接到上海寄來 Eu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ees & other 6 plays.) (Beyond the Horizon.) 二冊，看了一篇，覺有可譯的價值。

閱報知國民政府有派員至日本修好消息。我爲國民政府危，我也爲國民政府惜。

午後五時約學生數人在聚豐園吃飯。飯後到創造社分部，晤仿吾，決定於五日後啓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廣州是不來了，再也不來了。見了周某罵我的信，氣得不得了，就寫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訴家中，於五日後動身的事情。

二十七日，土曜，舊歷十月二十三日，晴，熱。

今天天氣祇能穿單衫，早晨起，獨着棉襖，中午吃飯的時候，真熱得不得了。去沙面看書，「改造」十一月號還沒有來，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飯。席間談創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沒有辦法。人心不良，處處多是陰謀詭計，實在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這一批青年，這一批下劣的青年，真不曉得如何纔能改善他們。

我決定於二三天之內啓行，到上海去一趟。不過整理的事情，真一時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午後譯書三四頁，係 Eugene O'Neill 的一幕劇。

晚上見了周某的信，心裏又氣得不得了；他要這樣的詆毀我，不曉他的用意何在。

二十八日，日曜，舊歷二十四日，陰晴，熱。

午前有同鄉某來，和他談了些天，想去看幾個同鄉在充軍人者，訪了幾處，都沒有見到。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一瓶啤酒，吃了點心，又到創造社分部去談到午後。

午後天氣轉晴了，但是很熱，跑到東山，找朋友都沒有遇見。和潘懷素跑了一個午後，終於在東方酒樓吃了夜飯纔回。大家在今天午後，感到了一種孤獨，分手之際，兩人都說 *So traurig binich nooh mie gewesen!* 又遇見了王獨清，上武陵酒家去飲了半宵，談了些創造社內幕的天，總算胸中痛快了一點。九點鐘入浴，晚上睡不安穩，因為蚊子太多的緣故。

二十九日，日曜，舊歷二十五日，陰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雲飛滿，但時有一點兩點的青天出露，或者也會晴爽起來的。

無聊之至，便跑上理髮館去理髮。一年將盡，又是殘冬的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內毫無半點成績，祇贏得許多悲憤，啊，想起來，做人真是沒趣。

午後去學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諸委員辭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職。明日當去算清積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諸人去逛公園，飲茶，到十一點鐘纔回來。天悶熱。

十一月三十日，火曜，舊歷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來，就覺得窗外在蕭蕭下雨。午前作正式辭職書兩封，因恐委員等前來勸阻，所以想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十點鐘的時候，去訪夷乘，托了他一點瑣事，他約我禮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經致淵處吃午飯，午後無聊之極，幸遇梁某，因即與共訪薛姑娘，約她去吃茶，直到三時。回來睡到五時餘，出去買酒飲，并與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飯，十一時纔回到法校宿舍來睡覺，醉了，太醉了。十一月日記盡於此，從明日起，我已無職業，當努力於著作翻譯，後半生的事業，全看今後的意志力能否堅強保持。總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話不錯。

記於廣州之法科學院。  
(日記九種北新版。)

## 水明樓日記

郁達夫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陰晴。

午前至旗下，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爲我寄來之衣服。幾日來因爲閑遊的結果，心又放散了，以後還得重新振作。但自來杭後，修身養性，堅持聖潔生活，迄今已將二十日，若再過一月，則習慣養成，可以永保無虞矣。文章做不出，倒還事小，身體養得好，卻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後，就上太平門（清泰門北），大學路、艮山門等處，去走了一圈。艮山門附近，爲東城區域，多機織業人，有東園巷者，爲厲樊榭君舊寓之所在，東城雜記、明明係記此附近之書。艮山門直街之東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寬敞高潔，王爲東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們門口，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係嫁給錢家的。

上壩子橋，見附近多殷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傍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其夫人，卽作覆。

·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陰晴。

晨起，搭杭餘路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峯，更遵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第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一帶溪山曲又澗，秦亭迴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

又記前數年，有過西溪、法華山、覓厲、徵君墓不見一絕：

曾從詩記見雄文，直到西溪始識君，十里法華山下路，亂堆無處覓遺墳。

兩詩一并抄寄給亞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爾而笑了。

接霞信，即作覆。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陰晴。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牀。考厲太鴻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想做一篇小說。按厲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爲西歷之一六九二年，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伊姓朱烏程人，本名滿孃，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歸厲氏時爲十七歲，當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時，厲年四十四歲。月上卒時年二十四，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越十年，厲氏亦死，葬於西溪、法華山下之王家塢，無子嗣。木主在交蘆巷。厲元配之蔣氏，似係一悍婦。月上卒後數年，厲在揚州又納一妾，終亦無子。以姪之甫爲嗣，之甫亦無後。厲又字雄飛。我想作的短篇，當名作溪樓延月圖，或碧湖雙槳圖，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峯，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來信兩封，即作覆。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短篇一，譯盧騷之『漫步』兩萬字而已。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雨。

夜，要明後天可以寫完。

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曉得了。人倦極，午後欲寫而不果，大約碧浪湖的秋

昨日一天沒有接霞來信，今晨發出明信片一，屬寄三十元來。旁晚接霞信兩封，即作覆。晚上西湖醫院的居停主人，請吃飯，吃到了十點，纔回來睡覺。

(選自懺餘集)



## 西游日錄

郁達夫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大雨，寒冷如殘冬。

晨四時，亂夢爲雨聲催醒，不復成寐。通來讀歙縣黃秋宜少尉黃山紀遊一卷，係前申報館仿宋聚珍版之鉛印本，爲屑玉叢談二集中之一種。這遊記，共二十五頁，記自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從潭渡出發去黃山，至同年九月十一日重返潭渡間事。文筆雖不甚美，但黃山的偉大，與夫攀涉之不易，及日出雲昇，松虬，石壁，山洞，絕澗，飛瀑，溫泉諸奇景，大抵記載詳盡，若去黃山，亦可作導游錄看，故而收在行篋中。

昨日得上海信，知此次同去黃山遊者，還有四五位朋友，膳宿旅費，由建設廳負擔，沿路陪伴者，由公路局派往，奉憲遊山，雖難免不貽——山靈忽地開言道：『小的青山見老爺！——之譏，然而路遠山深，像我等不要之人無產之衆，要想作一度狀遊，也頗非易事。更何況腳力不健，體力不佳，無徐霞客之膽量，有阮步兵之猖狂，若語堂、光旦等輩，則尤非借一點官力不行了。

午後四時，大雨中，忽來了一張建設廳的請帖，和秋原、增嘏、語堂等到杭，現住西湖飯店的短簡。冒雨前去，在西湖飯店樓下先見了一羣文縐縐的同時出發之遊覽者及許多熟人，全葉、潘林，卻雅興勃發，已上西泠印社，去賞玩山色空濛的淡妝西子了。佇候片時，和這個那個談談天氣，與舊遊之地，約莫到了五點，四位金剛，方纔返寓。亂說了一陣，並無原因地哄笑了幾次，我們就決定先去吃私菜，然後再去陪官宴。吃私菜處，是寰宇馳名的王飯兒，官宴在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

私菜吃完，趕至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燈燭輝皇，擺滿了五六桌熱氣蒸騰的菜。在全堂哄笑大嚼亂噪聲中，又決定四十餘人，分五路出發：一路去南京、蕪湖，一路去天台、雁蕩，一路去紹興、寧波，一路去杭州沿線，一

路去徽州，直至黃山。語堂增韻、光旦、秋原、申報館的徐天章、與時事新報館的吳寶基兩先生，以及小子，是去黃山者，同去的爲公路局的總稽查金錢甫先生。

(遊臨安縣玲瓏山及錢王墓)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

昨晚雨中夾雪，喝得醉醺醺回來的路上，心裏頗有點兒猶豫；私下在打算，若明天雨雪不止者，則一定臨發脫逃，做一次旅行隊裏的 *Reserve*，好在不是被招募去的新兵，罪名總沒有的。今晨五六點鐘，探頭向窗帷缺處一望，天色竟青蒼蒼的晴了，不得已只好打着呵欠，連忙起來梳洗更衣，料理行篋。趕到湖濱，正及八點，一羣奉憲遊山者，早已手忙腳亂，立在馬路邊上候車子來被搬去了。我們的車子，出武林門，過保俶塔，向秦亭山脚朝西駛去的時候，太陽還剛纔射到了老和山的那一座黃色的牆頭。

宿雨初晴，公路明潔，兩旁人行道上，頭戴着銀花，手提着香籃的許多鄉下的善男信女，一箇箇都笑嘻嘻的在塵灰裏對我們呆看，於是乎就有了我們這一批遊山老爺的議論。

『中國的老百姓真可愛呀！』是語堂的感嘆。

『春秋二季的香市，是她們的唯一娛樂，也可以藉此去遊山玩水，也可以藉此去散發性慾，*Pilgrimage* 之爲用，真大矣哉！』是精神分析學者光旦的解釋。

『她們一次燒香，實在也真不容易。恐怕現在在實行的這計劃，說不定是去年年底下就定下了，私私地在積些錢下來。直到如今，幾箇月中間果然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她們一面感謝着菩薩的靈佑，一面就這麼的不遠千里而步行着來燒香了。』這又是語堂的 *Dichtung*。

增韻、秋原大約是坐在前面的頭等座位裏，故而沒有參加軍中的議論。一路上的談話，若要這樣的筆錄

下來，起碼有兩三部 *Canterbury Tales* 的分量，然而時非中世，我亦非英文文學之祖，姑從割愛，等到另有機會時再寫也還不遲。

車到臨安之先，在一處山腰水畔，看見了幾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山前山後，茶葉一段段的在太陽光裏吐氣。門前桃樹一株，開得熱鬧如雲，比之所羅門的榮華，當然只有過之騷——這字音雖不雅，但義卻含兩面——與一動，我就在日記簿上寫下了兩行曲鱗似的字：

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兩三芽。天晴男女忙農去，閒殺門前一樹花。

這一種鄉村春日的自在風光，一路上不知見了多少。可惜我沒有史弧岡那麼的散記筆法，能替牠們傳神寫照，點畫出來，以饜終年不出都市的許多大布爾先生。

臨安縣在餘杭之西，去杭州約百餘里，是錢武肅王的故里；至今武肅王墓對面的那支大官山上，還有一座紀念錢氏的功臣塔建立在那裏。依路局規定的路線，則西來第一處登山，當在臨安縣西十五里地的玲瓏山。午前十點左右，車到了臨安站，先教站中預備午飯，我們就又開車，到玲瓏站下來步行。在田塍路上，溪水邊頭，約莫走了兩三里地的軟泥鬆路，纔到了玲瓏山口。

玲瓏山的得名，依縣志所載，則因牠「兩峯屹峙，盤空而上，故曰玲瓏」實則在這山的妙處，是在有石有泉，而又有蘇、黃、佛印的遊蹤，與夫禪妓琴操的一墓。你試想想，既有山，復有水，又有美人，又有名士，在這裏中國的勝景的條件，豈不是樣樣齊備了麼？玲瓏山的所以比徑山、九仙山更出名，更有人來玩的原因，我想總也不外乎此。還有一件，此山離縣治不遠，登山亦無不便，而歷代的臨安在官鄉紳，又樂爲之經營點綴，所以臨安雖只一瘦瘠的小縣，而此山的規模氣概，也可以與通都大邑的名山相並。地之傳與不傳，原也有幸不幸的氣數，存在其間。

入山行一二里，地勢漸高。山徑曲折，係沿着兩峯之間的一條溪泉而上。一邊是清溪，一邊是絕壁。壁巖峻處，半山間有『玲瓏仙境』的四大字刻在那裏。再上是東坡的醉眠石，九折巖。三休亭的遺址，大約也在這半

山之中。壁上的摩崖石刻，不計其數。可惜這山都是沙石岩，風化得厲害，石刻的大半，都已經辨認不清了。最妙的是蘇東坡的那塊醉眠石，在山溪的西旁，石壁下的路東，長長的一塊方石，橫躺下去，也儘可以容得一人的身長，真像是一張石做的沙發。東坡的究竟有沒有在此石上醉眠過，且不去管牠，但石上的三字，與離此石不遠的岩壁上的九折岩三字，以及『何年僵立兩蒼龍』的那一首律詩，相傳都是東坡的手筆，我非考古金石家，私自想想這些古蹟還是貌虎認牠作真的好，假冒風雅比之燒琴煮鶴，究竟要有趣一點。還有醉眠石的東首，也有一塊岩石，橫立溪旁，上鐫『琴聲』兩篆字，想係因流水淙淙有琴韻，與琴操墓就在上面的雙關佳作，因爲不忍埋沒這作者的苦心，故而在此提起一句。

沿溪摸壁，再上五六十步，過合澗泉，至山頂下平坦處，有一路南繞出西面一支峯下，順道南去，到一處突出平坦之區，大約是收春亭的舊址。坐此處而南望，遠近的山峯田野，蓋在指顧之間，平地一方，可容三四百人。平地北面，當山峯削落處，還剩一石龕，下覆古石刻像三尊，相傳爲東坡佛印山谷三人遺像，明楮棟所說的因夢得像。因像建碑的處所，大約也就在這裏，而明黃鼎象所記的剩借亭的遺址，總也是在這一塊地方了，俗以此地爲三休亭，更訛爲三賢祠，皆係誤會者無疑。

在石龕下眺望了半天，仍遵原路向北向東，過一處菜地裏的碑亭，就到玲瓏山寺裏去休息。小坐一會，喝了一碗茶，更隨老僧出至東面峯頭，過鐘樓後，便到了琴操的墓下。一杯荒土，一塊粗碑，上面只刻着琴操墓的三個大字。翻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琴操的事蹟，但云墓在寺東而已。只有馮夢禎的琴操墓詩一首。

絃索無聲濕露華，白雲深處冷袈裟，三泉金骨知何地，一夜西風掃落花。

抄在這裏，聊以遮遮臨安縣志編者之差。

同遊者潘光旦氏，是馮小青的研求者，林語堂氏是桃花扇裏的李香君的熱愛狂者，大家到了琴操墓下，就齊動公憤，說臨安縣志編者的毫無見識。語堂且更捏了一本野叟曝言，慷慨陳詞地說：

『光旦，你去修馮小青的墓罷，我立意要去修李香君的墳，這琴操的墓，只好讓你們來修了。』

說到後來，眼睛就釘住了我們，所謂你們者，是在指我們的意思，因這一段廢話，我倒又寫下了四句狗屁：

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

東坡到臨安來訪琴操事，曾見於菜地裏的那一塊碑文之上，而毛子晉編的東坡筆記裏，也有一段記琴操的事情說：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心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琴操不答，子瞻拍案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這一段有名的東坡軼事，若不是當時好奇者之偽造，則關於琴操合之前錄的馮詩，當有兩個假設好定，卽一、琴操或係臨安人，二、琴操爲尼，或在臨安的這玲瓏山附近的菴中。

我們這一羣色情狂者還在琴操墓前爭論得好久，纔下山來，再在玲瓏站上車，東駛回去，上臨安去吃完午飯，已經將近二點鐘了，飯後並且還上縣城東首的安國山俗稱（太廟山）下，去瞻仰了一回錢武肅王的陵墓。

武肅王的豐功偉烈，載在史冊，除吳越備史之外，就是新舊臨安縣志、杭州府志等，記錢氏功業因緣的文字，也要占去大半，我在此地本可以不必再寫，但有二三瑣事，係出自自我之猜度者，順便記牠一記，或者也可以供一般研究史實者的考訂。

錢武肅王出身市井，性格嚴刻，自不待言，故唐僧貫休呈詩，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及其衣錦還鄉，大宴父老時，卻又高歌着「斗牛無字兮民無欺」等語，酒酣耳熱，王又自唱吳歌，娛父老曰：「汝輩見儂的默喜，吳人與我是別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心子裏。」則他的橫征暴斂，專制刻毒，大旨也還爲的是百姓，並無將公帑存入私囊去的傾向。到了他的末代忠懿王錢宏俶，還能薄取於民，使民墾荒田，勿收其稅，或請科賦者，杖之

國門也難怪得浙江民衆，要懷念及他，造保俶塔以資紀念了。還有一件事情，武肅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遺妃書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至用其語爲歌。我意此書，必係王之書記新城羅隱秀才的手筆，因爲語氣溫文的，是詩人出口語也。

自錢王墓下回來，又坐車至藻溪，換坐轎子，向北行四十里而至西天目。因天已晚了，就在西天目山下的禪源寺內宿。

### （遊西天目）

三月三十日，星期五，陰晴。

西天目山，屬於潛縣。昨天在地名藻溪的那個小站下車，坐轎向北行三四十里，中途會過一教口嶺，高峻可一二十丈。過教口嶺後，四面的樣子就不同了。嶺外是小山荒田的世界，落寞不堪；嶺內向北，天目高高，就在面前，路旁流水清滄，自然是天目山南麓流下來的雙清谿澗，或合或離，時與路會，村落很多，田也肥潤，橋梁路亭之多，更不必說了。經過白鶴溪上的白鶴橋，月亮橋後，路只在一段一段的斜高上去。入大有村後，已上山路，天色陰陰，樹林暗密，一到山門，在這夜陰與樹影互競的黑暗網裏，遠遠聽到了幾聲鐘鼓梵唱的催眠暗示，一種畏怖、寂滅、皈依、出世的感覺，忽如雷電似的向腦門裏襲來。宗教的神祕作用，奇蹟的可能性，我們在這裏便領略了一個飽滿，一半原係時間已垂暮的關係，一半我想也因一天遊旅倦了，筋骨氣分，都已有點酥懈了的緣故。

西天目的開山始祖，是元嘉熙年生下來的吳江人高峯禪師。修行坐道處，爲西峯之獅子巖頭，到現在西天目還有一處名死關的修道處，就僅高峯禪師當時榜門之號。禪師的骨塔，現在獅子峯下的獅子口裏。自元歷明，西天目的道場廟宇，全係建築在半山的，這獅子峯附近一帶的所謂獅子正宗禪寺者是元以前，西天目

山名不確見於經傳，東坡行縣，也不會到此，謝太傅遊山，履痕也不會印及。元明兩代，寺屢廢屢興，直至清康熙年間，玉林國師始在現在的禪源寺基建高峯道場，實卽元洪喬祖施田而建之雙清莊遺址。

在陰森森的夜色裏，轎子到了山門，下轎來一看，只見一座規模浩大的八字黃牆，牆內牆外，木架橫斜，這天目靈山的山門似正在動工修理。入門走一二里，地高一段，進天王殿再高一段，入韋馱寶殿又高一段，是有一塊『行道』的匾額掛在那裏的法堂從此一段一段，高而再高，過大雄寶殿，穿方丈居室，曲折旋繞，凡走了十幾分鐘，纔到了東面那間五開間的樓廳上客堂裏，窗明几淨，燈亮房深，陳設器具，卻像是上海灘上的頭號旅館，只少了幾盞電燈，和賣唱賣身的幾個優婆夷。

正是舊曆的二月半晚上，一餐很舒服的素菜夜飯吃後，雲破月來，迴廊上看得出寺前寺後的許多青峯黑影，及一條怪石很多的曲折的山溪，溪聲鏗鏘，月色模糊，剛讀完了第二十八回野叟曝言的語堂大師，含着雪茄，上迴廊去背手一望，回到爐邊，就大叫了起來：

『這真是絕好的 Dichtung!』

可惜山腰雪滿，外面的空氣尖冷，我們對了這一個清虛夜境，只能割愛，吃了些從天王殿的攤販處買來的花生米和具有異味的土老酒後，幾個 Dichter 也只好抱着委屈各自上牀去做夢了。

侵晨七點，詩人們的夢就爲山鳥的清唱所打破，大家起來梳洗早餐後，便預備着坐轎上山去遊山。語堂受了一點寒，不願行動，只想在禪源寺的僧榻上臥讀野叟曝言，所以不去。

山路崎嶇陡峭，本是意計中事。但這西天目的路，實在也太逼側了；因爲一面是千迴百折的清溪，一面是奇岩矗立的石壁，兩邊都開鑿不出路來，故而這條由細石巨岩疊成的羊腸曲徑，只能從樹梢頭繞，山嘴裏穿。我們覺得坐在轎子裏，有三條性命的危險，所以硬叫轎夫放下轎來，還是學着詩人的行徑，緩步微吟，慢慢兒的踏上山去。不過這微吟，到後來終於變了急喘，說出來倒有點兒不好意思。

扶壁沿溪提腳彎腰的上去，過五里亭，七里亭，山爬得愈高，樹來得更密更大，巖也顯得愈高愈奇，而氣候

尤變得十分的冷。西天目山產得最多的柳杉樹的幹上針葉上，還留有着點點的積雪，岩石上儘是些水晶樣的冰條，尤其是獅子峯下，將到獅子口高峯禪師塔院的路上，有一塊倒覆的大岩石，橫廣約有二三丈，在這岩上倒掛在那裏的一排冰柱，真是天下的奇觀。

到了獅子口去休息了數刻鐘，從那茅篷的小窗裏向南望了一下，我們方纔有了爬山的自信。這獅子口雖則還在半山，到西天目的絕頂『天下奇觀』的天柱峯頭，雖則還有十幾里路，但從獅子口向南一望，已經是縹渺凌空，巨岩小阜，煙樹雲溪，都在腳下；翠微岩、華石峯、旭日峯下的那一座禪源大禪寺，只像似畫裏的幾點小小的山齋，不知不覺，我們早已經置身在千丈來高的地域了。山茶清醞，山氣沍寒，山僧的談吐，更加是幽閑別致，到了這獅子口裏，展拜展拜高峯禪師的墳墓，翻閱翻閱西天目祖山志上的形勝與藝文，這裏那裏的指點指點，與志上的全圖對證對證，我們都已經有點兒樂而忘返，想學學這天目山傳說中最古的那位昭明太子的父親預備着把身體捨給了空門。

說起了昭明太子，我卻把這天目山中，最古的傳說忘了，現在正好在這裏補敘一下。原來天目山的得名，照萬曆臨安縣志之所說，是在『縣西北五十里，即浮玉山，大藏經謂爲宇內三十四洞天，名太微元蓋之天。太平寰宇記曰：水緣山曲折，東西巨源若兩目，故曰天目，西目屬於潛，東目屬臨安。梁昭明太子，以葬母丁貴嬪，被宮監鮑邈之譖，不能自明，遂慚憤不見帝（武帝）來臨安，東天目山禪修，取漢及六朝文字選之，爲文選二十卷，取金剛經，分爲三十二節，心血以枯，雙目俱瞽。禪師誌公，導取石池水洗之，一目明，復於西天目山，取池水洗之，雙目皆明。不數年，帝遣人來迎，兵馬候於天目山之麓，因建寺爲壽慈院。』

這一段傳說，實在是很有詩意的一篇宮闈小說，大約因爲牠太有詩意了罷，所以臨安志於潛志都詳載此事，藉做裝飾。結果弄得東天目有洗眼池，昭明寺，太子殿，分經臺，西天目也同樣的有洗眼池，昭明寺，太子殿，分經臺，文人活在世上，文章往往不值半分錢，大抵餓饑以死。到了肉化成灰，骨變成炭的時候，卻大家都要來攀龍附鳳，爭奪起來了，這豈真是文學的永久性的效力麼？分析起來，我想唯物的原因，總也是不少的。因爲文



人活着，是一樣的要吃飯穿衣生兒子的，到得死了幾百年之後，則物的供給，當然是可以不要。提一提起某會住此，某會到此，活人倒可以吸引遊客，占幾文光；和尚道士，更可以藉此去募化騙錢，造起莊嚴燦爛的寺觀寶刹來，這若不是唯物的原因又是什麼？

從獅子口出來，看了千丈岩，獅子岩，緣山徑向東，過樹底下有一泓水在的洗鉢池，更繞過所謂樹王的那一棵有十五六抱大的大杉樹，行一二里路，就到了更上一層的開山老殿。這自獅子口至開山殿的山腰上的一段路，都平坦，老樹奇石多極，寬平廣大的空基也一塊一塊的不知有多少，前面說過的西天目古代的寺院，一定是在這一帶地方的無疑。開山老殿或者就是獅子正宗禪寺，也說不定。開山殿後軒，掛在那裏的一塊徐世昌寫的大樹堂大字匾額，想係指樹王而說的了。實際上，這兒的大樹很多，也並不能算得唯一的希奇景緻。西天目的絕景，卻在離開山老殿不遠，向南突出去的兩支巖鼻上頭。從這兩支岩鼻上看下去的山谷全景，纔是西天目的唯一大觀。語堂大師到了西天目，而不到此地來一賞附近的山谷全景，與陡峭直立的峭壁奇岩，纔叫是天下的大錯，纔叫是 *Dichtung* 反滅了 *Wahrheit*！

岩鼻的一支，是從開山殿前稍下向南，憑空拖出約有一里地長的獨立奇峯，卽和尚們所說的倒掛蓮花的那一塊地方。所謂倒掛蓮花者，是幾條百丈來高的岩石，凌空直立在那裏，看起來像一朵蓮花。這蓮花的背後，更有一條絕壁，約有二百丈高，和蓮花的一瓣相對峙，立在壁下向上看出去，只有一綫二三尺寬的天，白茫茫的照在上面。蓮花石旁，離開幾尺的地方，又有一座石臺，上面平坦，建有一個八角亭子。在去這亭子的路東，奇岩一簇，也像是向天的佛手，兀立在深谷的高頭上。這佛手指頭，去向南一展望，則幾百里路內的溪谷人家，小山田地，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條一條的谷，一縷一縷的溪，一隴一塢的田，拿一個譬喻來說，極像是一把倒垂的扇子；扇骨就是由西天目分下去的餘脈，扇骨中間的白紙，就是介在兩脈之間的溪谷與鄉村，還有畫在這扇子上面的名畫，更是一幅菜花黃桃花紅李花白山色樹木一抹青青的極細巧的工筆畫！

其他的一支岩鼻，就是有一個四面佛亭造在那裏的一條絕壁，比倒掛蓮花位置稍東一點，與倒掛蓮花

隔着一個萬丈的深谷，遙遙相對。從四面佛亭向東向南看下去的風景，和在倒掛蓮花所見到的略同。不過在這一個岩鼻上，可以向西向下看一看西天目山境內的全山和寺院，這也是一點可取的地方。

從四面佛的岩鼻，走回來再向東路上，到半月池。再東去一里，是龍潭（或稱龍池），是東關望夫石等地了，我們因為肚子餓，腳力也有點不繼，所以只到了半月池爲止。

在開山殿裏吃過午飯，慢慢走下山來，走了三五里路，從山腰裏向東一折，居然到了四面佛絕壁下的一塊平地的上面。這地方名東塢坪，禪源寺的始建者玉林（亦作琳）國師的塔院，就在這裏，墓碣題的三十一世玉琳琇法師之塔院。

由東塢坪再向西向南的下山，到了五里亭，仍上來時的原路；回到昨晚的宿處禪源寺，已經是午後四點多鐘了。重遇見了語堂，大家就都誇大幾百倍地說上面風景的怎麼好怎麼好，不消說在 Wahrheit 上面又加了許許多多的 Dichtung，目的不外乎想使語堂發生點後悔，這又是人性惡的一個證明。但語堂也是一位大 Dichter，那裏肯甘心示弱，於是乎他也有了他的迭希通。

晚上當然仍留禪源寺的客房裏宿。

在西天目這禪源寺裏化去了兩夜和一天，總算也約略的把西天目的面貌看過了，但探勝窮幽，則完全還談不上。不過袁中郎所說的飛泉、奇石、菴宇、雲峯、大樹、茶荷的天目六絕，我們也都已經嘗到，祇因雷雨不作，沒有聽到如嬰啼似的雷聲，卻是一恨。光且增嘏輩亦是好勝者流，說『袁中郎總沒有看到冰柱』這話倒真也不錯。

西天目禪源寺有田產極多，故而每年收入也不少；檀家的施捨，做水陸的收入，少算算一年中也有十餘萬元。全山的茅篷，全寺的二三百僧侶，吃飯穿衣是當然不成問題的。至於寺內的組織，和和尚的性慾問題等，大約是光且的得意題目，我在此地，只好略去。

(遊東天目)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晴而不朗。

晨八時起牀，早餐後，坐轎出禪源寺而東去；渡蟠龍橋，涉朱頭陀嶺，過旭日峯而下至一谷，沿溪行，是發源於泥嶺北坑的東關谿的支流。昨天自倒掛蓮花看下来的扇中的一谷，就是這裏的嘉德、前鄉等地方，到了此地，我們的一批人馬，已成了扇子畫上的人物了。天目兩山相距約三十餘里，自西徂東，經六角嶺（俗稱）門嶺等險峻石山，然後到東天目西麓的新谿。東山下有一箇昭明庵，在下轎小息，看了一塊古文選慶的匾額，和一座小小的太子塔，再上山，行十里，就可以看得見東天目昭明禪院的鐘樓與分經台。

我們這一次來，係由藻溪下車，先至西天目而倒行上東天目的，若欲先上東天目去，則應在化龍站下車，北行三十里即達。總之，無論先東後西，或先西後東，若欲巡拜這兩座名山，而作浙西之暢遊者，那一箇兩山之間的大谷，與三條嶺數條溪，四五箇村莊，必須經過。桃李松杉，間雜竹樹；田地地方，流水繞之；三面高山，向南低落，南山隱隱，若臣僕之拱北宸，說到這一箇東西兩天目之間的鄉村妙景，倒也有着實有點兒可愛。

從昭明庵東上的那一條天目山腳，俗稱老虎尾巴，到五里亭而至一小山之脊。從此一里一亭，盤旋上去，經過拚虎石、碎玉坡而至螺獅旋的路側，就看得見東面白龍池下的那箇東崖瀑布了。這瀑布懸兩峯之間，老遠看過去，還有數丈來高，瀑聲隱隱若雷鳴，但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因限於日期，不能慢慢的去尋幽探險，所以對於這東崖瀑布，只在路上遙致了一箇敬禮。

螺獅旋走完，向一支山角拐過，就到了東天目山門外的西嶺垂虹，實在是一幅畫樣的美景。行人到此，一見了這銀河落九天似的飛瀑，瀑身左右的石壁，以及瀑流平處架在那裏的橋亭——名垂虹橋亭——總要大吃一驚，以為在如此高的高山中，那裏會有這樣秀麗、清逸、縹渺的瀑布和建築的呢！我們這一批難民似的遊山者，到了瀑布潭邊，就把饑餓也忘了，疲倦也丟了，文縐縐的詩人模樣做作也脫了，蹲下去，跳過來，竟大

家都成了頑皮的小孩，天生的蠻種，完全恢復了本來的面目。等到先到寺裏的幾位招呼我們的人出來，叫我們趕快去吃午飯的時候，我們纔一步一回頭地離開了那一條就在山門西面的懸崖瀑布。

離瀑布過垂虹，拾級而登，在大樹夾道的山門內徑上走里把來路，再上一層，轉一個灣，就到了昭明禪院的內殿。我們住的客堂，亦即方丈打坐偃息之房，是在寺的後面東首，係沿崖而築的一間山樓。山房清潔高敞，紅塵飛不到，雲霧有時來，比之西天目，規模雖略小，然而因處地高，故而清靜緊密，要勝一籌。東天目并且自己還有發動機，裝有寺內專用的電燈，這一點卻和普陀的那個大旅館似的。文昌閣有點相像。方丈德明，年輕貌慧，能經營而善交際，我們到後，陪吃飯，陪遊山，談吐之間，就露顯出了他的儘可以做得這一區名山的方丈的才能。

查這昭明禪院的歷史——見東山志——當然是因昭明太子而來。梁大同間，僧寶誌——即誌公——飛錫居之。元末毀，明洪武二十年重建，萬曆初又毀，清康熙年間，臨安黃令倡緣新之。洪楊時，當然又毀滅了，後此的修者不明，若去一看現存的碑記，自然可以明白。寺的規模，雖然沒有西天目禪源寺那麼的宏大，然天王殿、韋馱殿、大雄寶殿、藏經閣等，無不應有盡有。可惜藏經閣上，並不藏經，是一座四壁金黃的千佛閣，鄉下人稱百子堂，在寺的西面。此外則僧寮不多，全山的茅篷，仰食於總院者，也只有寥寥的幾個，因以知此寺產定不如西天目的富而且廣，不過檀主的施捨，善男信女的捐助，一年中也定有可觀，否則裝電燈，營修造的經費，將從何處得來呢？

吃過午飯，我們由方丈陪伴，就大家上了西面高處的分經臺。臺荒寺壞，現在只變了一個小小的茅篷。分經臺西側，行五十餘步，更有一個葛稚川的煉丹池，池上也有茅篷一，修道僧一。到了分經臺，大家的遊興似乎盡了，但我與金錢甫、吳寶基、徐成章三位先生，更發了癡性，一定想窮源探底，上一上這東天目的極頂。因為志書上說，西天目高三千五百丈，東天目高三千九百丈，一置身在東天目頂，就可以把浙江半省的山川形勢，看得澈底零清，既然到了這十分之八的分經臺上，那又誰肯舍此一簣之功呢？和方丈及同來的諸先生別去後，

我們只帶了一位寺裏的工人作嚮導，斬荆披棘，渡石懸厓，在荒涼的草樹叢中，泥沙道上，走了兩個鐘點方纔走到了那一座東天目絕頂的大仙峯上。

據陪我們去的那一位工人說，仙峯絕頂，常有雲霧罩着，一年中無幾日清。數年前，山中樹各大數圍，直連至山頂，故虎豹猴兒之屬，都棲息其間。後爲野火所焚，全山成焦土，從此後，虎豹絕跡，而林木亦絕。我們聽了他的話，心裏倒也有點兒害怕。因爲火燒之後，大樹雖只剩了許多枯幹，直立在山頭，但燒不盡的茅草、野竹之類，已長得有一人身高，虎豹之類，還儘可以藏身。爬過二仙峯後，地下盡是暗水，草叢中濕得像在溪邊一樣。工人說，這是上面龍潭裏流出來的水，雖大旱亦不涸。爬得愈高，空氣也愈稀薄，因之大家都急喘得厲害；到了仙緣石上，四面的景色一變，我們四人的興致，於是更勃發了起來。

這仙緣石，是大仙峯龍潭下的一塊數百丈寬廣的大石，奇形怪狀的岩壁洞窟，不計其數。仙緣石頂，正當那一座峭壁之下，就是龍潭。雖係石壁中小小的一方清水，但溢流出去，卻能助成東西兩瀑布的飛沫銀濤，鄉下人的要視此爲神，原也不足怪了。並且東山志上，還記有昔人曾在此石上遇仙的故事，故而後人題詩，有將此石比作劉阮的天台的。但我們卻既不見龍，又不遇仙，只在仙緣石東首的一塊像獅子似的岩石上，那株老松——這松樹也真奇怪，大火時並未焚去——之下，坐了許多時候。山風清涼，山氣沈寂，在這孤松下坐着，息着，舉目看看蒼空斜日，和周圍的萬壑千岩，雖則不能仙去，各人的肚裏，卻也迴腸盪氣，有點兒飄飄然像喝醉了酒。

從仙緣石再上百餘步，是大仙峯的絕頂了。東望錢塘，羣山之下有一縷黃流，隱約返映在夕照之中。背後北面，是孝豐的境界，山色濃紫，山頭時有人家似的白牆一串一串的在迷人眼目，卻是未消盡的積雪。大仙峯頂，因爲面南受陽光獨多，所以雪早已融化了，且這一日風大，將蒸氣吹散，故而也沒有雲霧。西望西天目山，只是黑沈沈的一片，遠望過去，比大仙峯也並不低，因以知志書上所說的東天目比西天目高四百丈的話的不確。但上大仙峯來一看，羣山的脈絡，卻看得很清，郭景純所記的「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

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的這首詩謎，也約略有點兒解得通了。

大仙峯南面，有一箇石刻的龍王像，擺在亂石堆成的一小龕裏，我們此來，原非爲了求雨，但大約爲難得再來的關係罷，各人於眺望之餘，竟都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行了一箇九拜之禮，臨去時，並且還向龍王道了聲珍重，約下了後會。

在下山來的中間，慢慢兒的走着談着，又向南看看自東天目分下去的羣峯，我卻私私地想好了幾句打油腔，預備一回到杭州，就可以去繳卷消差：

二月春寒雪滿山，高峯遙望皖東關，西來兩宿禪源寺，爲戀林間水一灣。

這是宿西天目禪源寺的詩。

武帝情深太子賢，分經臺上望諸天，自從兵馬迎歸後，寂寞人間五百年。

這是今天上分經臺的詩。

仙峯絕頂望錢塘，鳳舞龍飛兩乳長，好是夕陽金粉裏，衆山濃紫大江黃。

這是登大仙峯頂望錢塘江的詩。

晚上在昭明禪院的客堂裏，翻閱了半夜東山志，增緘把徐文長的一首「天目高高八百尋，夜來一榻抱千岑，長蘿片月何妨掛，削石寒潭幾度深。芋子故燒殘葉火，蓮花卑視大江心，明朝欲借橫空錫，飛渡西山再一臨」律詩抄了下來，我只抄了幾箇東天目八景的名目：一，仙峯遠眺，二，雲海奇觀，三，經臺秋風，四，平溪夜月，五，蓮花石座，六，玉劍飛橋，七，懸崖瀑布，八，古殿棲雲。

（選自自由談）

## 薔薇之路（節錄）

田 漢

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俄國盲詩人葉落聖柯君的狹籠，至今尙未譯完，偶翻舊報，於前週的讀賣上發見中根弘君由哈爾賓通信記他由哈爾濱往上海去的事。題曰：是後之盲詩人，譯其文曰：

十月一日之晚，盲詩人葉落聖柯發哈爾濱，將繼續其『永遠之放浪』其夜爲濃霧駭人之夜，時方初冬，薄暮之時，方以爲今日何其靜寂。一瞬間而白煙似的夜霧，不期而四合。到日色全暮的七時頃，哈爾濱全市都包在白色中間。家屋街衢，連影子都沒有了。祇偶然看見馬車自動車的燈光，朦朦朧朧的交馳而已。

葉落聖柯君帶着幾件行李，那一張舊吉韃琴也在裏面，和我一塊兒坐着馬車，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真是勞了你，我們一定還能在甚麼地方會會面呢。』馬車出發時我說：『今晚真是可怕的濃霧啊……』他也鬚髯由感覺知道了似的。一面把臉朝上方，一面說：『那就好極了！白霧肯把我們一個樣子軟軟的包着哩。』如是，又把我的手緊握了一次。

他在哈爾濱約住了一個月，日中間大抵在我的房裏叩叩的用『點字』（盲人用的）寫原稿。有時什麼也不做，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好像靜坐似的。到了晚上，便在我的房裏，彈他的吉韃或聽留聲機，或談暹羅的事情。他一談到暹羅、緬甸，就中如做緬甸盲啞學校教師時候的事情，便異常愉快，異常親熱。蓋居茂美的林中，嗅着草花之香，和與自己同樣盲目的兒童，一塊兒過年和日月時的生活，在我放浪，不幸的詩人，其爲難忘的印象宜然也。他在日本當被放逐之先，所作那樣好的童話，我想一定是由當時生活生出來的。

某夜他抱着吉韃琴曰：『好！我一面想起日本的事情，一面歌起來罷。』與高采烈的又歌那斯頰卡納丁

之曲。據他說：這個歌最爲日本的少年們所喜云。

……他被日本政府追放後的作品，最初爲火車之中，這是寫他在赤塔打消到莫斯科去的念頭，由當地向哈爾濱的火車中間，那一種暗澹寂寥之感的。第二篇叫做某森林中的事件，還沒有發表。是一篇童話體的文章，極抽象的表現他的思想和主義。第三篇還沒有完成。是寫他被兩個警官，護他由敦賀到海參威，由海參威更通過伊曼哈普斯諸州，以至赤塔的沿途所遇的事，所得的印象，所起的感想。他這次途中和一個由美洲新回祖國的勞動者同道。他寫和那個人的談話，頗饒興趣。此等作品，日本人想都有一種的機會。

總之，他已經堂堂的領了到中國旅行的旅券，向上海去了。到上海暫住之後，又向什麼地方去？我現在不能知道，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罷。

中根弘君這一篇通信是十月二日夜，在哈爾濱寫的。我讀了不能不想起吾友李初烈君十二日夜寫給我的那一封爲盲詩人託我飛檄上海友人的信。茲亦譯其文曰：（原文亦爲日文）

我於今有兩件事，一定要訴於你的同情與義俠。其一卽那盲目的放浪詩人葉落聖柯君的事。他既被放於日本，欲歸他那親熱的母親和兄弟所居的故國莫斯科而不能，今也聞其去哈爾濱而在旅行上海之途中。我原與他無一面之交，他的著述之一種，亦未嘗有一讀之雅。祇時於各種會合，見其美麗的黃金之髮，聽其低和之聲，對於那甚麼人，他都愛，甚麼人都愛他的。雖然有寂寥之感，同時有一種溫味的人類的善良性，自然成一種親熱。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藝術的價值，我雖不知，而他的生活，則沒來由的，與我一種藝術的感激。抱着破舊的吉韃琴飄浪於諸國之間的那一種悄悄的孤影，使我想起那中世紀的紀禮詩人，至於那北國之寒烈醜陋的旅舍的窗邊。每晚每晚他所彈那吉韃之一曲，果爲我們作何語呢？人生之行路難！藝術家的悲哀！他的生活，不馬上是我們的生活嗎？我悲他同時亦自悲。今者他正向我國上海而長征。他在那裏光景，也不能不開始他那悲慘的生活。雖然，老兄啊！救助他，不是我們的義務嗎？趕快飛檄飛檄到上海你所有的一切友人處，務請他們與以便宜喲！（後略）



此信光景初梨是看了讀賣上中根君的通信之後寫的。當時我正想把葉落聖柯君的生活藝術介紹於中國中有血有淚之少年。正翻譯葉君唯一之童話傑作狹籠讀初梨書，同情之淚愈多，相救之心愈烈。然至今日度那不幸的詩人，又彈吉韃於春申之客舍了。我的狹籠之譯，依然未完，放浪詩人的生涯，依然未記，致上海友人的信依然未寫，則誰從前和葉君耶！今讀中根初梨兩君之文，不覺愧奮之交至也。好譯完罷，記就罷，寫好寄去罷。

十月二十六日

昨宵風雨到今晨未止，庭中地面，高乾低溼，望去像地圖模型似的。黃葉落的，比前幾天更多。有的浮在淺冰中，好像一些小船。那一枝奇蹟的薔薇，躲在昨晚套好的蓋斗下，冷的微微發抖。冒雨下階一看，花香花色，會不稍改，纔安了心。母雞撲着小雞在窩裏不動，雄雞時發低喙，其聲格……然賣豆腐的遠遠的吹着『頭度多……』的鉦角，助秋聲的蕭索。方靜聽之間，忽聞狂飈吹來，大樹怒號，小樹亂舞，那枝白薔薇，更徬徨可憐。哦，薔薇啊！你不早生一會子，又何不遲生一會子呢！

上午讀完 John Syngé 的 Riders to the Sea, 擬費數日力譯之，擬其名爲入海之羣騎，狹籠仍須待數日譯完，此刻無暇，奈何！

十月二十七日

在中國五月，有時看不到四月的雜誌，日本這一點還好，十月可以看到十一月的雜誌，即如十一月號的解放，早已到了我的書几上了。

十月二十八日

晨起頗早，紅日滿窗，融人欲跳。庭中落葉雖多，然樹木受着朝光，宿着清露，看了使人不作秋想。况那奇蹟的薔薇，猶未謝耶？

午前溫法語後，同漱瑜至加增湯入浴。漱瑜入『女湯』，我入『男湯』。時爲午前十點多鐘，浴客尙少，男湯方面纔幾人，一已浴畢，穿好和服，把浴巾披在肩上，對着大鏡在那裏梳那兩耳後亂草似的長髮。一個正赤身坐在浴池左邊的地板上，用海綿蘸着胰子在那裏擦胸脯。他的頭髮和臉，都純白了。一個正跪在熱水小池邊，汲着熱水，掣來和汲就了的冷水混和，然後掣來一桶桶的向頭上直潑下來，水點四散。時天氣漸寒，我把衣服脫了，登時身上起了一些雞皮皴，扯了一條浴巾，望身上一搭，早瞥見對面大鏡子中間一個瘦長白皙，亂髮垂額的少年一閃，下浴場去了。去到熱水池的前面蹲下，用大浴巾蘸了熱水，在身上抹了一回，這纔把雞皮皴半復起來。隨走入浴池裏，把全身浸在熱水中間。這時人少水清，溫度適宜，在那中間浸了一會，覺得滿身的筋肉，皆得其所，肚子裏沒有消化的東西，髣髴都一時消化了似的水中一股股的熱氣，徐徐出來，好像正面壁上，繪的富士山上的白雲，我則白雲中之獅身人面像 Sphinx 耶！十一時浴畢，歸舍，愉快非常。

晚邊張吳兩君來，商量爲滌非謀某事，并爲我述滌非所苦。我於滌非事微有所知，而滌非於我始終隱諱。且其處此事的態度，幾哀婉如小羊，膠執如羣蟻，殊不類其爲人。使我們做他的朋友的，不能不爲他扼腕痛嘆。我痛論到他的沒有氣概，幾欲哭出。張吳兩君復與老潘商量某事辦法之後，於晚飯前歸去。我猶與潘兄及漱談論此事。因知滌非亦必有萬不得已，且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然生爲丈夫，何至如此？彼九州一炭坑夫出身的伊藤傳右衛門目不識丁，一旦爲十年同棲的白蓮所棄，竟能爲不吃回頭草的好馬，而聰明之滌非乃一伊藤之不如耶。我誠不解！我誠不解！

日本文學家之被棄於女子，而嘗宣其失戀之情於其文學者，明治文壇中有國木田獨步，大正文壇中有久米正雄。久米正雄之失戀，因爲他在大學的時候，便愛了他的先生故文豪夏目漱石的女兒筆子 (Pencil)。然筆子不能酬他的愛，卻和他的情敵——雖是同學——松岡穰結婚。久米被棄，乃一洩其失戀之苦於他的

長篇小說螢草。於楮墨之間，對他的戀人和情敵復仇，頗爲痛快。此小說連載於早之四年前的時事新報，盛得一部分讀者的同情，稱其小說爲『失戀之聖書』。我當時居荊谷町之法南經理處，也爲愛讀之一人。時東京生活爲日尙淺，除二三冊教科書外，迄未嘗接日本文壇新進作家的作品，接之則自螢草始。故無論久米氏藝術家的價值如何，要與我爲因緣的文學者。至久米氏對於戀愛之態度，有斥其欠真摯深刻，謂其作品，亦近於戲作者之所謂者，是殆久米氏性格之弱使然也。

明治文壇中的國木田獨步則代表強者之一面。獨步在明治二十八年中日戰爭時，以國民新聞記者資格從軍。歸後，愛了一個女子，名佐佐城信子者，一十六七歲的楚楚可憐的少女也。那女子也號稱愛了他。然中間有非常的阻力。他千辛萬苦，排去許多阻力，卒和那女子結婚。方謂戀愛勝利，可與其戀人白頭偕老於山陬海涯，乃同居未五月，而誓以終身相守的新夫人，忽不告而去，卒至離婚。當是時也，國木田獨步所受的失戀之苦痛，有非久米君所能言者。而他對於苦痛，徹頭徹尾，取『面對面』的態度，徹頭徹尾，主張『戀愛爲犧牲的，非交換的』。徹頭徹尾，愛惜他的戀人，未嘗藉文學造新戀人以慰情，苦舊戀人以快意，蓋非真摯深刻如獨步者難能矣。滌非之所爲，殆生獨步耶。雖然獨步之態度委婉而森嚴，纏綿而決斷，決非如滌非之委曲求全，一至於此者。

十月三十日

今日依新歷是俄國大文豪杜思脫意福斯奇 (Fedor M. Dostoyevsky) 的百年祭。關於杜翁的生年有謂爲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者，有謂爲二十二年者；然依學者種種攷據，知二十一年爲正確。又關於生日大抵都作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似即今天。然當日俄國所通用的歷法與今日世界所通用者不同，換算之，當爲十一月十二日。則杜翁正確的百年祭當在本年世界平和恢復紀念之後一日。亦即此次華盛頓會議開會後一日也。

本日讀賣日曜附錄載內田魯庵一篇紀念杜翁的感想文，頗有興味。茲記其第一項。第一項述日本最初讀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人，爲告川常一郎。此君任最初的外國語學校俄文科的教師，爲日本俄文學的先覺。明治十四五年留學俄國的時候，彼得堡大學一教授問之曰：『你讀過杜翁的罪與罰沒有？』他答曰：『沒有讀過。』那教授說：『那不成！不讀罪與罰從那裏去理解俄國。』他從前也常常聽見俄國人說過罪與罰的書名，於是馬上買一本來讀。可是讀了一點兒覺得沒有趣味，也就丟下了。

過了幾天，從前那大學教授又問他讀了沒有，他答曰：『讀是讀了一點兒，因爲沒有趣味，中途丟了。』那教授又問：『怎麼樣讀的？』他說：『怎樣讀的小說自然是晚上睡覺時讀的。我一面睡一面讀的。』那教授聽了便佛然曰：『那不成！那種讀法不成。那要像讀聖經似的，於頭腦清晰時，正襟危坐，一字一句的精讀。』

『讀小說要正襟危坐，』他聽了不覺好笑，便索性不讀了。然而到處都遇着人家問他：『讀過罪與罰沒有？』若說沒有讀過，人家都對他做出不足與談的樣子，他急起來，勉強照學校裏的先生所說的，把那小說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不管他有趣無趣，像讀教科書似的，一字一句呆呆讀去，約讀了一百頁，漸漸等不得，卒以兩三天的工夫，一氣讀完。讀完後，因爲那大學教授要他述說讀後的印象，他便說罪與罰畢竟和普通的小說不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深刻感。那教授聽了說：『如何！』其實第一次讀完的時候，渺渺茫茫，還是沒有捉到真味。直到後來再讀兩三遍，纔真感杜翁之偉大云。

十月三十一日

晨起老大邀出散步，上打靶場堤上一望，野草就枯，晨露未晞，朝日皓皓，使人目不能仰視。小林爲曉霧所籠，日光射之，如夢之初醒。過寬坪登左邊堤上，將由此道出土山前，堤高徑窄，草深露重，我止漱漱莫行。與老大扶之下，沿堤下小道而行，草雖稍淺，而露則愈重。出打靶場，俯身一看，則靴光如洗，兩褲腳盡濕矣。我鼓勇登上山，老大止我，則發半山而止。返身四望，朝陽之下，村雞和野雀共鳴，林霧與炊煙四合，不覺嬉然自忘。老大漱漱

催不已，乃扯着荻草，徐徐探足而下。同入大道，遠望西北有白頭高聳於天半，微雲之間者，嘻！是非吾等日日欲望而不得之千年富嶽耶！我急催他們同過鐵道登戶山原。以是地較此爲高，且寬平，無雲樹之遮阻，或看得更真切也。及至則平林漠漠，曉煙如織，廣原亦爲曉煙低鎖，仰視天末，白雲不見，更莫問富士山何處矣。歸後七句鐘。

(選自蓄薇之路)

## 西伯利亞游記

徐志摩

## 一 開 篇

你答應了一件事，你的心裡就打了一個結；這個結一天不解開，你的事情一天不完結，你就一天不得舒服，『不做中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就是這個意思。誰教我這回出來，答應了人家通訊，在西伯利亞道上我記得曾經發出過一封，但此後約莫有個半月了，一字都不會寄去，債是愈積愈不容易清呢，我每天每晚燃住了心裏的那個結對自己說。同時我知道國內一部分的朋友也一定覺着詫異，他們一定說『你看出門人沒有靠得住的，他臨走的時候答應得多好，說一定隨時有信來報告行蹤，現在兩個月都快滿了，他那裏一個字都不會寄來！』

但是朋友們，你們得知道我並不是成心叫你們失望的；我至今不寫信的緣故決不完全是懶，雖則懶是處到少不了有他的分。當然更不是爲無話可說，上帝不許過了這許多逍遙的日子還來抱怨生活平凡。話多的很，豈止有，難處就在積滿了這一肚子的話，從那裏說起才是；這是一層，還有一個難處，在我看來更費躊躇，是這番話應該怎麼說法。假如我是一個甘脆的報館訪事員，他唯一的金科是有聞必錄，那倒好辦，只要把你一雙耳朵每天收拾乾淨，出門不要忘了帶走，輕易不許他打盹，同時一手拿着紀事冊，一手拿着『永遠尖』，外來是新聞交給耳朵，耳朵交給手，手交給筆，筆交給紙，這不就完事了不是。可惜我沒有做訪事的天賦；耳朵不夠長，手不夠快，我又太笨，思想來得奇慢的，筆下請得到的有數幾個字也都是有脾氣的，只許你去湊他們的趣，休想他們來湊你的趣；否則我要是有畫家的本事，見着那處風景好，或是這邊人物美，立刻就可以打開本子來自描寫生，那不是心靈裏的最沉細最飄忽的消息，都有法子可以款留蹤跡，我也不怕沒有現成文章

做了。

我想你們肯費工夫來看我通訊的也不至於盼望什麼時局的新聞。莫索列尼的演說，與登堡將軍做總統，法國換內閣等等，自有你們駐歐特約通信員担任，我這本記事冊上紙張不够寬恕不備載了。你們也不必期望什麼出奇的事項，因為我可以私下告訴你們我這回到歐洲來並不想謀財，也不想害命，也不願意自己的腿子叫汽車壓扁或是犧牲錢包讓剪綰先生得意。不，出奇也是不會得的，本來我自己是一個平淡無奇的遊客，我眼內的歐洲也只是平淡無奇的幾個城子，假如我有話說時也只是在這平淡無奇的經驗的範圍內平淡無奇的幾句話，再沒有別的了。

唯其因為到處是平淡無奇，我這里下筆寫的時候就格外覺得為難。假如我有機會看得見牛鬪，一隻穿紅衣的大黃牛和一個穿紅衣的騎士拼命，千萬個看客圍着拍掌叫好的話，我要是寫下一篇『鬥牛記』，那不僅你們看的人合式，我寫的人也容易。偏偏牛鬥我看不着（聽說西班牙都禁絕了）；別說牛鬥，人鬥都難得見着，這世界分明是個和平的世界，你從這國的客棧轉運到那國的客棧見着的無非僕歐們的笑臉與笑臉的『僕歐』們——只要你小錢湊手你準看得見一路不斷的笑臉。這刻板的笑臉當然不會得促動你做文章的靈機。就這意大利人，本來是出名性子暴躁輕易就會相罵的，也分明涵養好多了；你們念過 W. D. Howells' Venetian Life 的那段兩位江采蠟船家吵嘴的妙文一定以為到此地來一定早晚聽得見色彩鮮艷的罵街；但是不，我來了已經有一個多月却還一次都不曾見過暴烈的南人的例證。總之這兩月來一切的事情都像私下說通了不叫我聽到見到或是碰到一些異常的動靜！同時我答應做通訊的責任並不因此豁免或是減輕，我的可恨的良心天天揪着我的肘子說『喂，趕快一點，人家等着你呢！』

尋常的遊記我是不會得寫的，也用不着我寫，這爛熟的歐洲，又不是北冰洋的尖頭或是非洲沙漠的中心，誰要你來饒舌。要我拿日記來公開我有些不願意，叫白天離魂的鬼影到大家跟前來出現似乎有些不妥當——並且老實說近來本子上記下的也不多。當作私人信札寫又如何呢？那也是一個寫法，但你心目中總

得懸擬你一個相識的收信人，這又是困難，因是假如你存想你最親密的朋友，他或是她，你就有過於囉嗦的危險，同時如其你假定的朋友太生分了，你筆下就有拘束，一樣的不討好。阿朋友們，你們的失望是定的了。方才我開頭的時候似乎多少總有幾句話說給你們聽，但是你們看我筆頭上別扭了好半天，結果還是沒有結果：應得說什麼，我自己不知道，應得怎麼說法，我也是不知道，所以我不得不下流，不得不想法搪塞，筆頭上有什麼來我就往紙上寫，管得選擇，管得體裁，管得體面！

## 二 自願的充軍

『誰叫你去來，這不是活該！』我聽得見北京的朋友們說。我是個感情的人；老頭病了，想我去，我不得不去，我就去。那時候有許多朋友都反對，他們說：『老頭快死了，你趕去送喪不成，趁早取銷吧！至於意大利你那個年頭去不得，等着有更好的機會再去不好！』如今他們更有話說了：『你看老頭不是開你玩笑，他要你去，自己倒反早跑了。現在你這光棍吊空在歐洲，何苦來，趕快回家吧！』

## 三 離京

我往常出門總帶着一隻裝文件的皮箱，這裏面有稿本，有日記，有信件，大都多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次出門有一點特色，就是行李裏出空了祕密的累贅，甘脆的幾件衣服幾本書，誰來檢查都不怕，也不知怎的生命裏是有那種不可解的轉變，忽然間你改變了評價的標準，原來看重的這時不看重了，原來隱諱的這時也無庸隱諱了，不但皮箱裏口袋裏出一個乾淨，連你的腦子裏五藏裏本來多的是古怪的複壁夾道，現在全理一個清通，像意大利，麥古龍尼似的這頭通到那頭。這是一個痛快。做生意的館子逢到節底總結一次賬，進出算個分明，準備下一節重新來過；我們的生命裏也應得隔幾時算一次總賬，賺錢也好，虧本也好，老是沒頭沒腦的窩着堆着總不是道理。好在生意忙的時期也不長，就是中間一段交易複雜些，小孩子時代不會做買賣，老



了的時候想做買賣沒有人要，就這約莫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二十年間的確是麻煩的，隨你怎樣真認記賬總免不了掛漏，還有記錯的隔壁賬，糊塗賬，吃着的拐賬，混賬，這時候好經理真不容易做！我這回離京真是爽快，真叫是『一肩行李，兩袖清風，俺就此去也！』但是不要得意，以前的賬務雖到暫時結清（那還是疑問），你店門還是開着，生意還是做着，照這樣熱鬧的市面，怕要不了半年，尊駕的賬目又該是一塌糊塗了！

#### 四 旅伴

西班牙有一箇俗諺，大旨是『一人不是伴，兩人正是伴，三數便成羣，滿四就是亂。』這旅行，尤其是長途的旅行，選伴是一樁極重要的事情。我的理論，我的經驗，都使我無條件的主張獨遊主義——是說把遊歷本身看做目的。同樣一個地方你獨身來看與結伴來看所得的結果就不同。理想的同伴（比如你的愛妻或是愛友或是愛什麼）當然有，但與其冒險不如意同伴的懷恨不如立定主意獨身走來得妥當。反正近代的旅行其實是太簡單太容易了，尤其是歐洲，啞巴瞎子聾子聾瓜都不放放胆去旅行，只要你認識字，會得做手勢，口袋裏有錢，你就不會丟。

我這次本來已經約定了同伴，那位先生高明極了，他在西伯利亞打過幾年仗，紅黨白黨（據他自己說）都是他的朋友，會說俄國話，氣力又大，跟他同走一定吃不了虧。可是我心裏明白，天下沒有無條件的便宜，況且軍官大爺不是容易伺候的，回頭他發現他假定的『絕對服從』有漏洞時他就對著這無抵抗的弱者發威，那可不是玩！這樣一想我覺得還是獨身去西伯利亞冒險，比較的不可怖些。說也巧，那位先生在路上發現他的公事還不會了結，至少須延遲一星期動身，我就趁機會告辭，一溜烟先自跑了！

同時在車上我已經結識了兩個旅伴，一位是德國人，做帽子生意的，他的臉子，他的腦袋，他的肚子都一致聲明他決不是別一國人。他可沒有日耳曼人往常的鎮定，在他那一雙閃爍的小眼睛裏你可以看出他一天害怕與提防危險的時候多，自有主見的時候少。他的鼻子不消說完全是叫啤酒與酒精薰糟了的，皮裏的

青筋全都糾盤的拱著活像一隻齜紅碎瓷的鼻煙壺。他常常替他自己發現着急的原因，不是擔憂他的護照少了一種簽字，便是害怕俄國人要充公他新做的襯衫。他念過他的叔本華，每次不論講什麼問題他的結句總是『到不錯，叔本華也是這麼說的。』

還有一箇更有趣的旅伴在車上結識的是意大利人。他也是在東方做帽子生意的。如其那位德國先生滿腦子裝着香腸啤酒與叔本華的，我見了不由得不起敬，這位臘丁族的朋友我簡直的愛他了。我初次見他，猜他是個大學教授，第二次見他猜他是開礦的，到最後才知道他也是賣帽子給我們的。我與他談得投機極了，他有的是諧趣，書也看得不少，見解也不平常，像這種無意中的旅伴是很難得的，我一途來不覺着寂寞就幸虧有他，我到了還與他通信。你們都見過大學眼藥的廣告不是那有一點兒像我那朋友。只是他漂亮多了，他那燒鬚是不往下掛的，修得頂整齊，又黑又濃又緊，驟看像是一塊天鵝絨；他的眼最表示他頭腦的敏銳，他的兩頰是鮮楊梅似的紅，益發激起他白的膚色與漆黑的髮。他最愛念的書是 *Don Quixoteo Ariosto* 是他的癖好，丹德當然更是他從小的陪伴。

## 五 兩個生客

我是從滿洲里買票的。普通車到莫斯科票價共一百二十幾盧布，國際車到赤塔才有，我打算到了赤塔再補票，到赤塔時耿濟之君到車站來接我，一問國際車，票房說要外加一百盧布，同時別人分兩段（即自滿洲里至赤塔，再由赤塔買至莫斯科）買票的只花了一百七十多盧布。我就不懂爲什麼要多花我二三十盧布，一時也說不清，我就上了普通車，那是四個人一間的，但是上車一看情形有些不妥，因爲房間裏已經有波蘭人一家住着，一個禿頂的爸爸，一個搽胭脂的媽媽，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一個幾個月的小孩；我想這可要不得，回頭拉呀哭呀鬧呀叫我這外客怎麼辦，我就立刻搬家，管他要我添多少搬上了華麗舒服的國際車再說。運氣也正好，恰巧還有一間三人住的大房空着，我就住下了，頂奇怪是等到補票時我滿想挨化冤錢，誰知

他只要我四十三元，合算起來倒比別人便宜了十個左右的盧布，這裏面的玄妙我始終不會想出來。

車上伺候的是一位忠實而且有趣的老先生。他來替我鋪床笑着說：『呀，你好福氣，一個人佔上這一間屋子，我想你不應得這樣舒服。車到了前面大站我替你放進兩位老太太陪你，省得你寂寞好不好？』我說：『多謝多謝，但是老太太應得陪像你自己這樣老頭子的，我是年輕的，所以你應得尋一兩箇一樣年輕的與我作伴才對。』

我居然過了三天舒服的日子，第四天看了車上消息說今晚有兩個客人上來，佔我房裏的兩個空位。我就有點慌，跑去問那位老先生這消息真不真，他說：『怎麼會得假呢？你趕快想法子歡迎那兩位老太太吧！』（俄國車上男女是不分的）回頭車到了站，天已經晚了，我回房去看時，果然見有幾件行李放着一隻提箱，兩個鋪蓋，一隻裝食物的篋箱。間壁一位德國太太過來看了對我說：『你舒服了幾天，這回要受罪了，方纔來的兩位樣子頂古怪的，不像是西方人，也不像是東方人，你留心點吧。』正說着話他們來了，一個高的，一個矮的，一個肥的，一個瘦的，一個黑臉，一個青臉——（他們兩位的笑容真得請教施耐庵先生才對得住他們，我想胖的那位可以借用黑旋風的雅號，瘦的那位得叨光楊志與王英兩位；『矮腳青面獸』）兩位頭上全是黑松松的亂髮，身上都穿着青遼遼的布衣，衣襟上都針着紅色的列寧像。我是不曾見過殺人的凶手，但如其那兩位朋友告訴我們方才從大牢裏逃出來的，我一定無條件的相信我們交談了不成；黑旋風先生很顯出願意談天的樣子，雖則青面獸先生絕對的取絨獸態度；黑先生只會三兩句英國話，再來就是俄國話，再來更不知是什麼鳥話。他們是土耳其斯坦來的。『你中國』他似乎很驚喜的回話。阿孫逸仙……死你……國民黨哈哈，你共產黨哈哈，你什麼黨哈哈……到莫斯科哈哈。

一回見他們上飯車去了，那位老車役進房來鋪房，見我一個人坐着發楞他就笑說，你新來的朋友好不好？我說算了，勞駕，我還是歡迎你的老太太們。『你看年輕人總是這樣三心兩意的，老的不要，年輕的也不……』『喔！枕墊底下可不是放着一對滿裝子彈的白郎林手鎗。他檢了起來往上邊床上一放，慢慢的接着說

「年輕的也確太危險了，怪不得你不喜歡。」我平常也自誇多少有些「幽默」的，但那晚與那兩位形跡可疑的生客睡在一房，心裏着實有些放不平，上床時偷偷的把錢包塞在枕頭底下，還是過了半夜才落聰，黑旋風先生的鼾聲真是雷響一般，你說我那晚苦不苦！明早上醒過來我還有有些不相信，伸手去摸自己的腦袋，還好，沒有搬家，僥倖僥倖！

## 六 西伯利亞

一個人到一個不會去過的地方不免有種種的揣測，有時甚至害怕；我們不很敢到死的境界去旅行也。就如此。西伯利亞：這個地名本來就容易使人發生荒涼的聯想，何況現在又變了有色彩的去處，再加謠傳，附會，外國存心誣譏蘇俄的報告，結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條平坦的通道竟變了不可測的畏途。其實這都是沒有根據的。西伯利亞的交通照我這次的經驗看，並不怎樣比旁的地方麻煩，實際上那邊每星期五從赤塔開到莫斯科（每星期三自莫至赤）的特快雖則是七八天的長途車，竟不會耽誤時刻，那在中國就是很難得的了，你們從北京到滿洲里，從滿洲里到赤塔，儘可以坐二等車，但從赤塔到俄京那一星期的路程我勸你們不必省這幾十塊錢（不到五十），因為那國際車真是舒服，聽說戰前連洗澡都有設備的，比普通車位差太遠了，坐長途火車是頂累人不過的，像我自己就有些暈車，所以有可以節省精力的地方還是多破費些錢來得上算，固然坐上了國際車你的同道只是體面的英、美、德、法、人，你如其要參預俄國人的生活時不妨去坐普通車，那就熱鬧了，男女不分的，小孩是常有的，車間裏四張床位，除了各人的行李以外，有的是你意想不到的佈置。我說給你們聽聽：洋磁面盆，小木坐橙，小孩坐車，各式藥瓶，洋油鍋子，煎咖啡鐵罐，牛奶瓶，酒瓶，小兒玩具，晾濕衣服繩子，滿地的報紙，亂紙，花生壳，向日葵子壳，痰唾，果子皮，鷄子壳，麵包屑……房間裏的味道也就不消細說，你們自己可以想像，老實說我有點受不住，但是俄國人自會作他們的樂，往往在一團氳氳（當然大家都吸煙）的中間，說笑的自說笑，唱歌的自唱歌，看書的看書，磕睡的磕睡，同時玻璃上的蒸氣全結成了

冰屑，車外只是白茫茫的一片，靜悄悄的莫有聲息，偶爾在樹林的邊沿看得見幾處木板造成的小屋，屋頂透露着一縷青灰色的烟痕，報告這荒涼境地裏的人跡。

吃飯一路上都有餐車，但不見佳而且貴，願意省錢的可以到站時下去隨便賣些食物充饑，這一路每站上都有一兩間小木屋（要不然就是幾位老太太站在露天提着籃端着瓶子做生意）賣雜物的，麵包牛奶生雞蛋薰魚蘋果都是平常買得到的（記着我過路的時候是三月，滿地還是冰雪，解凍的時候東西一定更多）。

我動身前有人警告我說「蘇俄的忌諱多的很，你得留神；上次有幾個美國人在餐車裏大聲叫僕歐（應得叫 Comrade 康姆拉特，意思是朋友同志或夥計）叫他們一腳踢下車去死活不知下落，你這回可小心！那不是神話我不曾有工夫去考據；但爲叫一聲僕歐就得受死刑（蘇州人說的『路倒屍』）我看來有些不像，實際上出門人莫談政治，倒是真的，尤其在革命未定的國家，關於蘇俄我下面再講。我們餐車的幾位康姆拉特都是頂年輕的，其中有一位實在不很講究禮節，他每回來招呼吃飯，就像是上官發命令，斜瞟着一雙眼，使動着一個不耐煩的指頭，舌尖上滾出幾個鐵質的字音，砰砰圍上你的房門他又到間壁去發命令了！他是中等身材，胸背是頂寬的，穿一身水色的制服，肩上一塊擦桌白布，走路像疾風似的有勁；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腦袋，橢圓的臉盤，扁平的前額上斜擦着一兩鬚短髮，眼睛不大但顯示異常的決斷力，顴骨也長得高，像一個有威權的人；他每回來伺候你的神情簡直要你發抖；他不是來伺候他是來試你的膽量（我想膽子小些的客人見了他真會哭的）他手裏的杯盤刀叉就像是半空裏下冰雪一片直削到你的面前，叫你如何不心寒；他也不知怎的有那麼大氣，綑緊着一張臉我始終不會見他露過些微的笑容；我也曾故意比着可笑的手勢想博他一個和善些的顧盼，誰知不行，他的臉上籠罩着西伯利亞一冬的嚴霜，輕易如何消得；真的，他那肅殺的氣概不僅是爲威嚇外來的過客，因爲他對他的同僚我留神觀察也並沒有更溫和的嘴臉；頂叫人不舒服的是他那口角邊總是緊緊的咬着一枝半焦的俄國紙烟，端菜時也在那裏，說話時也在那裏，

彷彿他一腔的憤慨只有永遠嚼緊着牙關方可以強勉的耐着！後來看慣了倒也不覺得什麼，我可是替他題上一個確切不過的徽號，叫他做『飯車裏的拿破崙』我那意大利朋友十二分的稱讚我，因為他那體魄，他那神氣，他的簡決，尤其是他前額上斜着的幾根小髮，有時他倖倖的獨自在餐車那一頭站着，緊攢着眉頭，一雙手貼着前胸，誰說這不是拿破崙再世的相兒。

## 七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只是人少，並不荒涼。天然的景色亦自有特色，並不單調；貝加爾湖周圍最美，烏拉爾一帶連綿的森林亦不可忘。天氣晴爽時空氣竟像是透明的，亮極了，再加地面上雪光的反映，真叫你耀眼。你們住慣城裏的難得有機會飽嘗清潔的空氣，下回你們要是路過西伯利亞或是同樣地方，千萬不要躲懶，逢站停車時，不論天氣怎樣冷，總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銳的氣流洗淨你惡濁的肺胃；那真是一個快樂，不僅你的鼻孔，就是你面上與頸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都受着最甜美的洗禮，給你倦懶的性靈一劑絕烈的刺戟，給你鬆散的筋肉一個有力的約束，激盪你的志氣，加添你的生命。

再有你們過西伯利亞時記着『不要忙喫飯，犧牲最柔媚的晚景。雪地上的陽光有時幻成最嬌嫩的彩色，尤其是夕陽西漸時，最普通是銀紅，有時鵝黃稍帶綠暈。四年前我遊小瑞士時初次發現雪地裏光彩的變幻，這回過西伯利亞看得更滿意；你們試想像晚風靜定時在一片雪白平原上，疏玲玲的大樹間，斜刺裏平添出幾大條鮮豔的彩帶，是幻是真，是真，是幻，那妙趣到你身親經歷時從容的辨認吧。

但我此時却不來複寫我當時的印象，那太喫苦了，你們知道這逼緊了你的記憶召回早已消散了的景色，再得應用想像的光輝照出他們顏色的深淺，是一件極傷身的工作，比發寒熱時出汗還凶。並且這來碰着記不清的地方你就得憑空造，那你們又不願意了，不是好，我想出了一個簡便的辦法；我這本記事冊的前面有幾頁當時隨興塗下的雜記，我就借用不是省事，就可惜我做事情總沒有常性，什麼都只是片斷，那幾段瑣

記又是在車上用鉛筆寫的英文，十個字裏至少有五個字不認識，現在要來對號，真不易！我來試試。

(1) 西伯利亞並不壞，天是藍的，日光鮮明的，暖和的，地上薄薄的舖着白雪，矮樹，叢草，白皮松，到處看得見。稀稀的住人的木房子。

(2) 方才過一站，下去走了一走，頂暖和。一個十歲左右賣牛奶的小姑娘手裏拿瓶子賣鮮牛奶給我們。她有一隻小圓臉，一雙聰明的藍眼，白淨的皮膚，清秀有表情的面目，她腳上的套鞋像是一張對着大口的黃魚，她的褂子也是古怪的樣子，我的朋友給她一個半盧布的銀幣，她的小眼睛滾上幾滾，接了過去仔細的查看，她開口問了。她要知道這錢是不是真的通用的銀幣；『好的，好的，自然好的！』旁邊站着看的人（俄國車站上多的是閒人）一齊喊了。她露出一點子的笑容，把錢放進了口袋，一瓶牛奶交給客人，翻着小眼對我們望望，轉身快快的跑了去。

(3) 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况益發的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的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的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裏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我們喫飯處の木欄，斜着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注視看着你蒸氣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麵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着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疑問這裏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笑他們當然是會得的；尤其是狂笑當他們受足了 vodka 的影響，但那時的笑是不自然的，表示他們的變態，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喜悅。這西伯利亞的土人，與其說是受一個有自制力的腦府支配的人的身體，不如說是一捆捆的原始的人道，裝在破爛的黑色或深黃色的布褂與奇大的靴鞋裏，他們行動，他們工作，無非是受他們內在的餓的力量所驅使，再沒有別的可說了。

(4) 在 Irkutsk 車停一時許，他們全下去走路，天早黑了，站內的光亮只是幾隻貼壁的油燈，我們本想出站，却反經過一條夾道走進了那普通待車室，在昏迷的燈光下辨認出一屋子黑越越的人羣，那景象我再

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氣味。悲憫心禁止我盡情的描寫；丹德假如到此地來過，他的地獄裏一定另添一番色彩。對面街上有一山東人開着一家小烟舖，他說他來了二十年，積下的錢還不够他回家。

(5)俄國人的生活我還是懂得不得。店舖子窗戶裏放着的各式物品是容易認識的，但管舖子做生意的那個人，頭上戴着厚氈帽，臉上滿長着黃色的細毛，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生靈；拉車的馬甚至那奇形的雪橇是可以領會的，但那趕車的緊裹在他那異樣的袍服裏，一隻戴皮套的手揚着一根古舊的皮鞭，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我怎樣來形容西伯利亞天然的美景？氣氛是晶澈的，天氣澄爽時的天藍是我們在灰沙裏過日子的所不能想像的異景。森林是這裏的特色：連條、深厚、嚴肅，有宗教的意味。西伯利亞的林木都是直幹的；不問是松，是白楊是青松或是灌木類的矮樹叢，每株樹的尖頂總是正對着天心。白楊林最多，像是帶旗幟的軍隊，各式的軍徽奔奔的閃亮着；兵士們屏息的排列着，彷彿等候什麼嚴重的命令。松樹林也多茂盛的；幹子不大，也不高，像是稚松，但長的極勻淨，像是園丁早晚修飾的盆景。不錯，這些樹的倔強的不曲性是西伯利亞，或許是俄羅斯，最明顯的特性。

——我窗外的景色極美；夕陽正從西北方斜照過來，天空嫩藍色的，是輕敷着一層纖薄的雲氣，平望去都是齊整的樹林，嚴青的松，白亮的楊，淺棕的筆豎的青松——在這雪白的平原上形成一幅色彩融和的靜景。樹林的頂尖尤其是美，他們在這肅靜的晚景中正像是無數寺院的尖閣，排列着，對高高的藍天默禱。在這無邊的雪地裏有時也看得見住人的小屋，普通是木板造屋頂舖瓦頗像中國房子，但也有黃或紅色磚砌的。人跡是難得看見的；這全部風景的情調是靜極了，緘默極了，倒像是一切動性的事物在這裏是不應得有位置的；你有時也看得見遲頓的牲口在雪地的走道上慢慢的動着，但這也不像是有生活的記認……



阿·莫斯科曾經多少變亂的大城！羅馬是一個破爛的舊夢；愛尋夢的紐約是 Mannon 的宮闕，拜金錢的巴黎是一個肉豔的大坑；愛荒淫的倫敦是一個煤烟的市場；慕文明的巴黎。但莫斯科這裏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蹟，這裏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裏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裏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聞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個世紀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鍼；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豔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種，一手拿着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聞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這是我第一天到莫斯科在 Kremlin 周圍散步時心頭湧起雜感的一斑。那天車到時是早上六時，上一天路過的森林，大概在 Vladimir 一帶，多半是叫幾年來戰爭摧殘了的，幾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燒毀或剔殘的餘骸縱橫在雪地裏，這底下更不知掩蓋着多少殘毀的人體，凍結着多少鮮紅的熱血。溝壑也有可辨認的，雖則不甚分明，多謝這年年的白雪，他來填平地上的邱壑，掩護人類的暴跡，省得傷感派的詞客多費推敲，但這點子戰場的痕跡，引起過路人驚心的標記，在將到莫斯科以前的確是一個切題的引子。你一路來穿度這西伯利亞白茫茫人跡希有的廣漠，偶爾在這裏那裏看到俄國人的生活，艱難，緘默，忍耐的生活；你也看了這邊地勢的特性，貝加爾湖邊雄踞的山嶺，烏拉爾東西博大的嚴肅的森林，你也嘗着了這裏空氣異常的凜冽與尖銳，像鋼絲似的直透你的氣管，逼迫你的清醒——你的思想應得已經受一番有力的洗刷，你的神經一種新奇的戟刺，你從貴國帶來的靈性，叫怠惰，苟且，頑固，齷齪，與種種墮落的習慣束縛，壓迫，淤塞住的，應得感受一些解放的動力，你的讓名心，利慾，色業翳蒙了的眸子也應得覺着一點新來的清爽，叫他們睜開一些，張大一些，前途有得看，應得看的東西多着，即使不是你靈魂絕對的資養，至少是一帖興奮劑，防磕睡，防強烈性注

射！

因此警醒！你的心；開張！你的眼；——你到了俄國，你到了莫斯科，這巴爾的克海以東，白令峽以西，北冰洋以南，尼也帕河以北千萬里雪蓋的地圈內一座着火的血紅的大城！

在這大火中最先燒爛的是原來的俄國，專制的貴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oien Regime全沒了，曳長裙的貴婦人，鑲金的馬車，獻鼻烟壺的朝貴，獵裝的世家子弟全沒了，托爾斯泰與屠及尼夫小說中的社會全沒了——他們並不會絕跡，在巴黎，在波蘭，在紐約，在羅馬，你倘然會見什麼伯爵夫人什麼公爵夫人或是子爵夫人什麼Overlord，那就是叫大火燒跑的難民。他們提起俄國就不願意。他們會得告訴你現在的俄國不是他們的國了，那是叫魔鬼佔據了去的（因此安琪兒們只得逃難！）俄國的文化是蕩盡的了，現在就靠流在外國的一羣人，詩人，美術家等等，勉力來代表斯拉夫的精神。如其他他們與你講得投機時，他們就會對你悲慘的歷訴他們曾經怎樣的受苦，怎樣的逃難，他們本來那所大理石的莊子現在怎樣了，他們有一個妙齡的姪女在亂時叫他們怎樣了……但他們盼望日子已經很近，那班強盜倒運，因為上帝是有公道的，雖則……

你來莫斯科當然不是來看俄國的舊文化來的；但這裏却也不定有『新文化』那是貴國的專利；這裏來見的是什麼你聽着我講。

你先抬頭望天，青天是看不見的，空中只是迷濛的半凍的雲氣，這天（我見的）的確是一個愁容的，服喪的天；陽光也偶爾有，但也只在雲罅裏力乏的露面，不久又不見了，像是樓居的病人偶爾在窗紗間看街似的。

現在低頭看地。這三月的莫斯科街道應當受咒詛。在大寒天滿地全鋪着雪凝成一層白色的地皮也是一個道理；到了春天解放時雪全化了水流入河去，露出本來的地面，也是一個說法；但這時候的天時可真是刁難了，他不給你全凍，也不給你全化；白天一暖，浮面的冰雪化成了泥濘，回頭風一轉向又凍上了，同時雨雪還是連連的下，結果這街道簡直是沒法收拾，他們也就不收拾，讓他這一『一踢糊塗』的窩着，反正總有一天會乾淨的（所以你要這時候到俄國千萬別忘帶橡皮套鞋。）

再來看街上的舖子，舖子是伺候主客的；瑞蚨祥的主顧全沒了的話，瑞蚨祥也只好上門；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舖是看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舖子是喫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但可怕的是這邊的市價，女太太的絲襪子聽說也買得到，但得化十五二十塊錢一雙，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隻，我們四個人在客棧吃一頓早飯連稅共付了二十元，此外類推。

再來看街上的人，先看他們的衣着，再看他們的面目。這里衣着的文化，自從貴族匿跡，波淇窪（Bourgeois）銷聲以後，當然是『蕩盡』的了；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豔的領結（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免強整潔的就少；我碰着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滿面滿腮的鬚毛也當然自由的滋長，我們不期望他有安全剃刀，並且這位先生決不是名流派的例外，我猜想現在在莫斯科會得到的『琴篤兒們』多少也就只這樣的體面，你要知道了他們起居生活的情形就不會覺得詫異。惠爾思先生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學館的一羣科學先生們說是活像監牢裏的犯人或是地獄裏的餓鬼。我想他的比况一點也不過分。鄉下人我沒有看見，那是我想不會怎樣離奇的，西伯利亞的鄉下人，生着黃鬍子穿大頭靴子的，與俄國本土的鄉下人應得沒有多大分別。工人滿街多的是，他們在衣着上並沒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寧徽章的多。小學生的游行團常看得見，在爛污的街心裏一羣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着紅旗，打着皮鼓瑟東東的過去。做小買賣在街上擺攤提籃的不少，很多是殘廢的男子與老婦人，賣的是水果，煙捲，麵包，朱古律糖（喫不得）等（路旁木亭子裏買書報處也有小喫賣）。

街上見的娘們分兩種。一種是好百姓家的太太小姐，她們穿得大都很勉強，絲襪不消說是看不見的。還有一種是共產黨的女同志，她們不同的地方除了神態舉止以外是她們頭上的紅巾或是紅帽不是巴黎的時式（紅帽），在雪泥斑駁的街道上倒是一點喜色！

什麼都是相對的：那年我與陳博士從英國到佛郎德福，那天正是星期道上不問男女老小都是衣服舖

裁縫店裏的模型，這一比他與我這風塵滿身的旅客真像是外國叫化子！這回在莫斯科我又覺得窘，可不爲穿的太壞，却爲穿的太闊；試想在那樣的市街上，在那樣的人叢中，晦氣是本色，襤褸是應分，忽然來了一個頭戴癩皮大帽身穿海龍領（假的）的皮大氅的外客；可不是唱戲似的走了板，錯太遠了，別說我，就是我們中國學生在莫斯科的（當然除了東方大學生）也常常叫同學們眨眼說他們是『波淇窪』因爲他們身上穿的是榮昌祥或是新記的藍嗶嘰；這樣看來，改造社會是有希望的；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竟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着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那多好玩！

雖則嚴斂陰霾，凝滯是寒帶上難免的氣象，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憂鬱，慘淡，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着一個重量似的。

這自然流露的笑容是最不可勉強的。西方人常說中國人愛笑，比他們會笑得多，實際上怎樣我不敢說，但西方人見着中國人的笑我怕不免有好多是急笑，傻笑，無謂的笑，猶之俄國人的笑多半是 Vodka 八神經的笑，熱病的笑，瘋笑，道施安奄夫斯基的 Idiot 的笑！那都不是真的喜笑，健康與快樂的表情。其實也不必莫斯科現世界的大都會，有那幾處人們的表情是自然的，Dublin（愛爾蘭的都城）聽說是快樂的，維也納聽說是活潑的，但我曾經到過的只有巴黎的確可算是人間的天堂，那邊的笑臉像三月裏的花似的不倦的開着，此外就難說了；紐約，芝加哥，柏林，倫敦的羣衆與空氣多少叫你旁觀人不得舒服，往往使你疑心錯入了什麼精神病院或是『偏心』病院，叫你害怕，巴不得趁早告別，省得傳染。

現在莫斯科有一個希奇的現象，我想你們去過的一定注意到，就是男子抱着喫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這在西歐是永遠看不見的，這是蘇維埃以來的情形。現在的法律規定一個人不得多占一間以上的屋子，聽差，老媽子，下女，奶媽，不消說，當然是沒有的了，因此年輕的夫婦，或是一同居住的男女，對於生育就得格外的謹慎，因爲萬一不小心下了種的時候，在小孩能進幼稚園以前這小寶貝的負擔當然完全在父母的身上。你

們姑且想想你們現在北京的，至少總有幾間屋子住，至少總有一個老媽子伺候，你們還時常嫌着這樣那樣不稱心，哪！但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規矩行到了我們北京，那時你就得乖乖的放棄你的宅子，聽憑政府分配去住東花廳或是西花廳的那一間屋子，你同你的太太就得零做人家，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掃，飯得自己燒，衣服得自己洗，有了小東西就得自己管，有時下午你們夫妻倆想一同出去散步的話，你總不好意思把小寶貝鎖在屋子裏，結果你得帶走，你又沒錢去買推車，你又不意思叫你太太受累（那時候你與你的太太感情會好些的，我敢預言！）結果只有老爺自己抱，但這男人抱小孩其實是看不慣，他又往往不會抱，一個『蠟燭封』在他的手裏，他不知道直着拿好還是橫着拿好，但你到了莫斯科不看慣也得看慣，到那一天臨着你自己的時候老爺你抱不慣也得抱他慣！我想果真有那一天的時候，生小孩決不會像現在的時行，竟許山格夫人與馬利司徒博士等等比現在還得加倍的時行；但照莫斯科情形看來，未來的小安琪兒們還用不着過分的着急——也許莫斯科的父母沒有餘錢去買『法國橡皮』，也許蘇維埃政府不許父母們隨便用橡皮，我沒有打聽清楚。

你有工夫時到你的俄國朋友的住處去看看，我去了。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躺在他的類似『行軍床』上看書或是編講義，他見有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穿着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髮，一臉斑駁的鬚髭。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傢具有一隻小木桌，一張椅子，牆壁上幾個掛衣的鈎子，他自己的床是頂着窗的，斜對面零一張床，那是他哥哥或是弟弟的，牆壁上掛着些東方的地圖，一聯倒挂的五言小字條（他到過中國，知道中文），桌上亂散着幾本書，紙片，棋盤，筆墨等等，牆角裏有一隻酒精鍋，在那裏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有一隻還不知兩隻椅子，但你在屋子裏轉身想不碰東西不撞人已經是不易了。

這是他們有職業的現時的生活。托爾斯泰的大小姐究竟受優待些，我去拜會她了，是使館裏一位屠太太介紹的，她居然有兩間屋子，外間大些，是她教學生臨畫的，裏間大約是她自己的屋子，但她不但有書有畫，

她還有一隻頂趣的小狗，一隻頂可愛的小貓，她的情形，他們告訴我，是特別的，因為她現在還管着托爾斯泰的紀念館，我與她談了。當然談起她的父親（她今年六十），下面再提，現在是講莫斯科人的生活。

我是禮拜六清早到莫斯科，禮拜一晚上才去的，本想利用那三天工夫好好的看一看本地風光，尤其是戲。我在車上安排得好好的，上午看這樣，下午到那裏，晚上再到那裏，那曉得我的運氣叫壞，碰巧他們中央執行委員那又死了一個要人，他的字名像是真什麼『媽裏媽虎』——他死得我其實不見情，因為爲他出殯整個莫斯科就得關門當孝子，滿街上迎喪，家家掛半旗，跳舞場不跳舞，戲館不演戲，什麼都沒有，星期一又是他們的假日，所以我住了三天差不多什麼都沒看着，真氣，那位『媽裏媽虎』其實何妨遲幾天或是早幾天歸天，我的感激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其你們看了這篇雜湊失望，不要完全怪我，媽裏媽虎先生至少也得負一半的責。但我也還記得起幾件事情，不妨乘興講給你們聽。

我真笨，沒有到以前，我竟以爲莫斯科是一個完全新起的城子，我以爲亞力山大燒拿破崙那一把火竟化上了整個莫斯科的大本錢，連 Kremlin（皇城）都烏焦了的，你們都知道拿破崙想到莫斯科去喫冰其林那一段熱鬧的故事，俄國人知道他會打，他們就躲着不給他打，一直誘着他深入俄境，最後給他一個空城，回頭等他在 Kremlin 躺下了休息的時候，就給他放火，東邊一把，西邊一把，鬧着玩，不但不請冰其林喫，連他帶去的巴黎餅干，人喫的，馬喫的，都給燒一個精光，一面天公也給他作對，北風一層層的吹來，雪花一片片的飛來，拿翁知道不妙，連忙下令退兵已經太遲，逃到了 Bereina 那地方，叫哥薩克的丈八蛇矛『刦殺橫來』，幾十萬的長勝軍叫他們切菜似的留不到幾個，就只渾身爛污泥的法蘭西大皇帝忙裏撈着一匹馬衝出了戰場，逃回家去半夜裏叫門，可憐 Bereina 河兩岸的冤鬼到如今還在那裏歎，這盤糊塗賬是無從算起的了！

但我在這裏重提這些舊話，並不是怕你們忘記了拿破崙，我只是提示你們俄國人的辣手，忍心破壞的天才原是他們的種性，所以拿破崙聽見 Kremlin 冒烟的時候，連這殘忍的魔王都跳了起來——『什麼！』

他說，「連他們祖宗的家院都不管了。」正是：斯拉夫民族是從不希罕小勝仗的，要來就給你一個全軍覆沒。莫斯科當年並不會全毀；不但皇城還是在着，四百年前的教堂都還在着。新房子雖則不少，但這城子是舊的。我此刻想起莫斯科，我的想像幻出了一個年老退伍的軍人，戰陣的暴烈已經在他年紀裏消隱，但暴烈的遺跡却還明明的在着，他頰上的刃創，他頸邊的鎗癢，他的空虛的注視，他的倔強的鬚鬚，都顯示他曾經的生活；他的衣服也是不整齊的，但這衣着的破碎也彷彿是他人格的一部，石上的蒼苦似的，斑駁的顏色已經染蝕了岩塊本體。在這蒼老的莫斯科城內，竟不易看出新生命的消息——也許就只那新起的白宮屋頂上飄揚着鮮豔的紅旗，在赭黃，蒼老的 Kremlin 城圍裏閃亮着的，會得引起你注意與疑問，疑問這新來的色彩竟然大膽的侵占了古蹟的中心，擾亂原來的調諧。這決不是偶然，旅行人快些擦靜你風塵眯倦了一雙眼，仔細的來看看，竟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壳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

其實真到炸的時候，誰也躲不了，除非你趁早帶了寶眷逃火星上面去——但火星本身炸不炸也還是問題。這幾分鐘內大概藥線還不至於到根，我們也來趕早，不是逃，趕早來多看看這看不厭的地面。那天早上我一個人在那大教堂的平台上初次瞭望莫斯科，腳下全是滑溜的凍雪，真不易走道，我閃了一兩次，但是上帝受讚美，那莫斯科河兩岸的景色真是我不期望的福，要不是那石台上要命的滑，我早已驚喜得高跳起來！方向我是素來不知道的，我只猜想莫斯科河是東西流的，但那早上又沒有太陽，所以我連東西都辨不清，我很可惜不會上雀山去，學拿破崙當年，回頭望凍雲籠罩着的莫斯科，一定別有一番氣概，但我那天看着的也就不壞，留着雀山下一次再去，也許還來得及。在北京的朋友們，你們也趁早多去景山或是北海飽看看我們獨有的『黃瓦連雲』的禁城，那也是一個大觀，在現在脆性的世界上，今日不知明日事，『趁早』這句話真有道理，回頭北京變了第二個圓明園，你們軟心腸的再到交民巷去勸着色相片，老繮這眉頭說不成，那不是活該！

如其北京的體面完全是靠皇帝，莫斯科的體面大半是靠上帝。你們見過希臘教的建築沒有，在中國恐怕就只有哈爾濱有。那建築的特色是中間一個大葫蘆頂，有着色的，藍的多，但大多數是金色，四角上又是四個小葫蘆頂，大小的比稱很不一，有的小得不成樣，有的與中間那個不差什麼。有的花飾繁複，受東羅馬建築的影響，但也有純白石造的，上而一個巨大的金頂，比如那大教堂，別有一種樸素的宏嚴。但最奇巧的是皇城外面那個有名的老教堂，大約是十六世紀完功的，那樣子奇極了，你看了永遠忘不了，像是做了最古怪的夢。基子並不大，那是俄國皇家做禮拜的地方，所以那面供奉與祈禱的位置也是逼仄的，頂一共有十個，排列的程序我不會看清楚，各個的式樣與着色都不同；有的像我們南邊的十楞瓜，有的像岳岳傳裏嚴成方手裏拿的銅錘，有的活像一隻波羅蜜，豎在那裏，有的像一圈火蛇，一個光頭探在上面，有的像隋唐傳裏單二哥的兵器，叫什麼棗方槩是不是？總之那一堆光怪的顏色，那一堆離奇的式樣，我不但從沒有見過，簡直連夢裏都不會見過——誰想得到波羅蜜，棗方槩都會跑到禮拜堂頂上去的！

莫斯科像一個蜂窩，大小的教堂是他的蜂房，全城共有六百多（有說八百）的教堂，說來你也不信，紐約城裏一個街角上至少有一家冰其林沙達店，莫斯科的冰其林沙達店是教堂，有的真神氣戴着真金的頂子在半空裏賣弄，有的真寒儉，一兩間小屋子，一個爛芋頭似的尖頂，擠在兩間壁幾層屋子的中間，氣都喘不過來。據說革命以來，俄國的宗教大喫虧，這幾年不但新的沒法造，舊的都沒法修，那波羅蜜做頂那教堂裏的教士，隱約的講些給我們聽，神情怪悽慘的。這情形中國人看來真想不到，宗教會得那樣有銷路，彷彿禱告比喫飯還起勁，做禮拜比做麵包還重要；到我們紹興去看看——『五家三酒店，十步勁，九茅坑，』廟也有的，在市稍頭，在山頂上，到初一月半再去不遲——那是何等的近人情，生活何等的有分稱，東西的人生觀這一比可差得太遠了！

再回到那天早上，初次觀光莫斯科，不會開凍的莫斯科河上面蓋着雪一條玉帶似的橫在我的腳下，河面上有不少的烏鴉在那裏尋食喫。莫斯科的烏鴉背上，是灰色的，嘴與頭頸也不像平常的那樣貧相，我先看



竟當是班鳩！皇城在我的左邊，默沉沉的包圍着不少雄偉的工程，角上塔形的瞭台上隱隱有重裹的衛兵巡哨的影子，塔不高，但有一種凌視的威嚴，顏色更是蒼老，像是深赭色的火磚，他彷彿告訴你：『我們是不怕光陰，更不怕人事變遷的，拿破崙早去了，羅曼諾夫家完了，可崙斯基跑了，列寧死了，時間的流波裏多添一層血影，我的牆上加深一層老蒼，我是不怕老的，你們人類抵拼再流幾次熱血！』我的右手就是那大金頂的教寺，隔河望去竟像是一只盛開的荷花池，葫蘆頂是蓮花，高梗的，低梗的，濃艷的，澹素的，軒昂的，葳蕤的——就可惜陽光不肯出來，否則那滿池的金蓮更加亮一重光輝，多放一重異彩，恐怕西王母見了都會羨慕哩！

五月二十六斐倫翠山中

——（自剖新月版）——

##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也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爲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闊。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向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

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斲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推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鬪，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西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本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墮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

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爲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坎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爲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幅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爲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狀！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

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尙喫洋砲，沙彌戮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想不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尙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五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

力搖船拉繹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視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牠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

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寶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爲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像。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看，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滻，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灞、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王、姜妙香扮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避免看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

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為先世宦遊西安，還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

——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攤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託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不溼，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却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



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沈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西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借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制限，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鬪。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出來答應的有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牠，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掉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

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書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業過一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有惟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為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為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為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一切。我一方不願為學者，一方亦不甘為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為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翽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

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爲改良灌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啻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爲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爲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尙有較爲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

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未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凶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爲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爲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爲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罈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醕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醕酒所致。但我想醕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蜜勳』，蓋醕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鋪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尙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巧。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下者，宜乎汽水變爲『汽費』，讀書變爲『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鋪，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

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審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者也許是「×」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國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T」音都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嶼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卽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驛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驛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係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及不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

可以有三，卽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為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游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忽忽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棗紅、寧綢、紅裏子的夾袍，翩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語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褂，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裹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想怎樣，我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為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載伏園遊記北新版。

(一九二四年七月。)

## 太湖游記

鍾敬文

在蘇州盤桓兩天，踏遍了虎邱、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藍碧如黛的吳中第一泉，也是欣然嘗到了。於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奮着餘勇，轉赴無錫，觀賞汪洋萬頃的太湖去——這原是預定了的游程，並非偶起的意思，或游興的殘餘。

我們是乘着滬寧路的夜車到無錫的。抵目的地時，已九句鐘了。那剛到時的印象，我永遠不能忘記，是森黑的夜晚，羣燈燦爛着，我們冒着霏微的春雨，茫然投沒在她的懷中。

雖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為身體過於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陳設並不十分惡劣之故，我終於舒適地甜眠了一個春宵。醒來時，已是七句餘鐘的早晨了。天雖然是陰陰的，可是牛毛雨却沒有了，我們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帶着一本從旅館賬房處措油來的無錫游覽大全，坐上黃包車，我們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進發了。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樣經驗到的吧，當你坐着車子或轎子，將往名勝境地游玩的時候，（自然說你是個生客）你總免不了要高興地嘮絮着向車夫或轎夫打探那些，打探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詢問，自己儘先把他胸裏所曉得的，詳盡地向你縷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並非無私地想盡些義務教師之責。）我們這時便輪到這樣的情形了。儘着惟恐遺漏地發問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問不可的以外，是不願過於煩屑的。在他們不絕地問答着時，我只默默地翻閱着我手上的游覽大全。那些記載是充滿着宣傳性質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錄的那些名人的詩，在素有韻文癖的我，諷誦着，却不免暫時陷於一種『沒入』的狀態中了。

我們終於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剛進山門，兩旁有許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們見了它，好像得到



了一個這山是怎樣『不斷人迹』的報告。車夫導我們進惠山寺，在那裏買了十來張風景片，登起雲樓，樓雖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頗佳，不但可以縱目遠眺，小坐其中，左右顧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呢。昔人題此樓詩，有『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樓靜坐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磬遠寺深』之句。現在正是『四照花開』的春，（樓上楹聯落句云：『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真是佳句！）而非『紅樹迎霜』的秋暮。所以這山樓儘容我『靜坐散幽襟』而無須作『空山悲客心』之嘆息了。

天下第二泉，這是一個多末會聳動人聽聞的名詞！我們現在雖沒有『獨攜天上小圓月』也總算『來試人間第二泉』了。泉旁環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二泉』署額。另外有乾隆御製詩碑一方，矗立泉邊。我不禁想起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滿洲皇帝，他巡游江南，到處題詩製額，平添了許多古蹟名勝，給予後代好事的遊客以賞玩憑吊之資，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呢！我又想到皮日休『時借僧廬拾寒葉，自來松下煮潺湲』的詩句，覺得那種時代是離去我們太遙遠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揚起一些淒傷之感於心底。

因為時間太匆促了，不但對於惠山有和文徵明『空瞻紫翠負躋攀』一例的抱恨，便是環山的許多園臺祠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籬呢。最使我歉然的，是沒有踏過五里街朋友，你試聽：

惠山街，五里長。

踏花歸，蹊店香。

你再聽：

一枝楊柳隔枝桃，

紅綠相映五里遙。

在這些民衆的詩作裏，把那五里街是說得多麼有吸引人的魅力呵！正是柳絲初碧，天桃吐花的豔陽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間事的使人拂意的，即此亦足見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真的『踏花歸』時，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足以熨平我缺然不滿足之感了。麼？那未免太把感情

凡物化了。

爲了路徑的順便，我們又逛了一下錫山。山頂有龍光寺，寺後有塔，但我們因怕趕不及時刻回蘇州，卻沒有走到山的頂點便折回了。這樣的匆匆，不知山靈笑我們否？辯解雖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它也許能原諒我們這無可奈何的過客之心呢。

梅園是無錫一個有力的名勝，這是我們從朋友的談述和游覽大全的記載可以覺得的。當我們剛到園門時，我們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滿着希望與喜悅了。循名責實，我們可以曉得這個園裏應該有着大規模的梅樹的吧。可惜來得太遲了，『萬八千株芳不孤』的繁華，已變成了『綠葉成陰子滿枝』。然而又何須斤斤然徒與動其失時之感嘆呢？園裏的桃梨及其它未識名的花卉，正紛繁地開展着紅、白、藍、紫諸色的花朵，在繼續着梅花裝點春光的工作呵。我們走上招鶴亭，腦裏即刻聯想到孤山的放鶴亭。李君說，在西湖放了鶴，到這裏招了回來。我立時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憑欄眺望，可以見到明波晃樣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嶺。我至此，緊張煩擾的心，益發豁然開朗了。口裏非意識地念着昔年讀過的『放鶴亭中一杯酒，楚山靈鑿水鱗鱗』的詩句，與其說是清醒了悟，還不如說是沉醉忘形，更來得恰當些吧。

出了梅園，又逛了一個羣花如火的桃園，更經歷了兩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徑，管社山南麓的萬頃堂是暫時絆住我們的足步了。堂在湖濱，憑欄南望，湖波渺茫，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來出沒其間，是臨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項王廟，這位天亡的英雄，大概是給司馬遷美妙的筆尖醇化了的緣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樣的喜愛他，同情他，爲他寫過了翻案的文章，又爲他寫過了頌揚的詩歌。文章雖然是一語都記不起來了，詩歌却還存在舊稿本裏，年來雖然再不抱着那樣好奇喜偏的幼稚心情了，可是對他的觀念，至少却不見比對於他的敵人（那位幸運的亭長）來得壞。我的走進了他那簡陋的廟宇，在心理上的根據並不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腦裏，以爲他的神像，至少是應該和平常所見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樣，是神勇赫然，有動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實上所見的，竟是『白面，黑鬚，衰冕，有儒者氣象』，不似拔山蓋世之壯士呢！我想三吳的人民，是

太把英雄的氣態剝去，而予以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們離去管社山麓，乘着小火船渡登龜頭渚了。渚在充山麓，以地形像龜頭得名的。上面除建築莊嚴的花神廟外，尚有樓亭數座。這時桃花方盛開，遠近數百步，紅麗如鋪霞綴錦，春意中人欲醉。廟邊松林甚盛，蔥綠若碧海，風過時，樹聲汹涌如怒濤澎湃。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態千般。我們在那裏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與天隣，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數隻，風帆飽力，疾馳如飛。有山峯幾點，若濁世獨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顯出它的深宏壯觀了。

我默然深思，憶起故鄉中汕埠一帶的海岸，正與此相似。昔年在彼間教書，每當風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往個人徒步海涯，聽着腳下波浪的呼嘯，凝神遙眺，意興茫然，又復肅然直等到遠峯雲濤幾變，或月影已漸漸傾斜，才離別了那兒，回到人聲擾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幾年前的了，但印象却還是這樣強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圖畫的話，那末，這總不能不算是很有意義的幾幅呢。

聽朋友們說，在太湖上，最好的景致是看落日。是的，在這樣萬頃柔波之上，遠見血紅的太陽，徐徐從天際落下，那雄奇詭麗的光彩是值得贊美的。惜我是道不及待了！

我想湖上，不但日落時姿態迷人，月景更當可愛。記得舒立人月夜出西太湖詩云：『瑤娥明鏡澹磨空，龍女煙箱熨貼工。倒卷銀潢東注海，廣寒宮對水晶宮。』這樣透澈玲瓏的世界，怪不得他要作『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著我一扁舟』的感嘆，及『不知偷載西施去，可有今宵月子無』的疑問了。

接着，在廟裏品了一回清茗，興致雖仍然纏綿着，但時間却不容假借了。當我們從管社山麓坐上車子，將與湖光作別的時候，我的離懷是怎樣比湖上的波瀾還要泛濫呵。

——錄自語絲

## 善鐘里的生活

沈從文

八月二十七日

穿夾衣，天冷。

決計不發牢騷了。預備穩定，落實，刻苦作人。

到近來，人是真也進步不少了，得着辛平先生的感化，彷彿一切磨難全能泰然坦然。

一個人，坐在桌前作工，預備把阿麗絲遊記第二卷繼續寫完，來了一個裁縫。裁縫是來拏工錢的。第一件衣剛縫好，工錢不會送，就給六弟穿去了，爲了免除了別人家中怕我扒東西起見，所以縫第二件衣。衣縫就，又無送工錢的餘錢了，告他過幾天來拏。過幾天，到如今真又已過四天了。這寧波人并不失約，是好人。那樣子還這麼和氣，雖然是討賬也缺少討賬人的應有的兇相蠻相，我不好說話了。

拉開了桌子的小抽屜，五個筆尖與一張朋友的名片而已。望到這些又去望那漢子的瘦臉，我好笑。

『沒有吧！』

『他們不送來，真無法！』抱了歉，說着這樣的話，記起不准發牢騷的預約，我是全無一點對送錢方面的人加以不快意思的。

『是呵，應當送來了吧。』

『是呵，好像也應當送一點錢來了，但不送。』

成衣師傅眉繃了，望到這漢子真好笑。

『甚麼時候送來呢！』

『這卻不知道了。』

『不過今天我們鋪子捐，到日子了，爲難之至。』

這大概應當是真話吧。看那漢子受窘的樣子，我想起應當作的事了。我要他拏這新衣去當。這樣一件新衣，至少當三元是辦得到的事了。

『這怎麼行……那不必不必……過兩天總可以得吧。』

我怎麼知道過兩天就會得錢。用着類乎恩惠一般送來的錢，這至少也應當儘別人興趣行事罷。雖然不妨告恩人說，這時窮得很，法非設不可，不然挨餓了。但這是可笑的話。就是真話，也可笑。天下不正是有許多挨餓漢子麼？說是我挨餓，就得幫忙，那這恐怕說不去吧。我們在另一時，不是常常聽人說過，養鷹的應當讓牠空肚子，才能嚇餓鷹作事麼？把書鋪老板雜誌編者當成主人，靠文章爲活的恰恰是合當居於鷹之類的地位的。挨一點餓文章就作出來了，大致是自然的吧。另一說，挨了餓的文章，會好點，尤其是會賤一點，這於買主方面是有利的事，聰明的主人，當然不會不到了。

說到錢是過幾天可來，我却茫然了。我怎麼能把這日子定下，卽或是一本書一出版，便全數銷盡，錢呢，仍然不能得，爲了顧全另一次交易起見，我敢翻臉麼？業已被人看透了弱點的我，到這時，也找不出勇氣說一定在某一天可以得錢的話了。

我勸他還是把衣拏去當好了。

他不行，說這個近於對不住人。這是客氣，甚實并無一點對不住人處。

一個裁縫還如此客氣，我只有笑了。我把衣遞在他手上，推他出了門，確的把門關上了。

這客氣多禮貌的漢子，似乎還逗留在門邊多久，不能決心照我所說的去作。到後大約是一面記起了今天的捐，才蹣跚的走下樓去。

下午連同一張小當票送來的是四塊蓋有水印的現洋錢，把三塊給他，我留下一塊新中國的國幣，留到

晚，這一塊錢又把來換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銅子了。

晚上也平夫婦就在此吃晚飯，菜是那一個罐牛肉，若不是他們來此，大致這一塊錢還可以留到明天。到晚上，是天氣更冷，彷彿已經深秋了，我的夾衣真非常適宜。穿了夾衣到晒台上去看月，淒清的風帶來了秋的味道，是非常合式有趣的。

(節自不死日記)

## 書生的一週間

趙景深

蟄存來訪，以夏之一週間這個題目來徵之於喜歡寫寫文章的人之中的一個我。我想，平時糊裏糊塗的過着刻板忙碌，空虛的生活，現在要我記下來，可真有些感到慚愧了。一週間，李白、金斯基以這個題目寫了奪回縣城的大舉。我在這一週間能够做些什麼事呢？說老實話，大約也只有到了時候就辦公，有了閒暇就譯書了。轉來轉去，總脫不出書齋。聖陶也常嘆息。文學有什麼用呢？這些問題且不去想牠，書生總歸是書生，且在這談話會中插幾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氣還是很熱，與前兩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投在火爐裏似的，雖是有一點風，這風也很熱。上午只譯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盜的故事，這是兒童的詩園裏的一篇，我預備在最近把這本書用韻文譯完，供給中國的孩子們閱覽。

午後我正在校閱冰心的姑姑（黃皮小叢書之一，內收冰心最近的小說姑姑第一次宴會、三年和分、這四篇）蟄存就來了。他一來，我的精神就振作起來，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揚着濃眉，大聲的說着，隨時都像演說似的——你可以說他寫過追，決，想，不到，他，會，寫，上，元，燈。他那說話的爽快，所含有飽滿的生命力，常使我羨慕不置，不看別的，只看他所編的現代排列的新穎，真是一點也不含糊！畫圖印到邊端，每面旁邊的粗黑綫，都是別致而又美觀的地方。他要我寫這正在寫着的文章。我說：「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過了一週，我就從今天起，每天記一點，到時候再奉上吧。」

他走後我再校冰心姑姑的樣稿。姑姑寫兒童的初戀，柔和而又嫵媚，在這一集中我最愛這一篇。分的含

意，頗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ce」以初生的小兒（大約就是最近良友上所登的）爲主人公，假設他所看見的醫院裏的不平等。以寫實主義的尺來量，這篇是不合理的，沒有真實性的，若說冰心作風的改變，大約這一篇算是最明顯了；粗一點說，可以說是『從寫實的到象徵的』第一次宴會，雖被人認爲是風格的轉變，我則以爲寫戀愛並不怎樣濃重，基調仍是母親的愛，大約可以算作南歸的姊妹篇吧！

看大公報上文學副刊內馮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即梁遇春。在我所主編的現代文學（一九三〇）上常寫文章，可惜我至今還不曾與他通信，留下一個寶貴的筆跡和友誼，我結婚時他送我的照片銀架，倒仍放在我的妻子的梳妝台上，裏面插了我們倆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歲的年紀羅猩紅熱死了。

夜間又譯了一首史梯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間譯完格林的三條細綠枝和貓鼠同居。

午後看穆時英的油布，備編青年界二卷四號之用。這篇寫的是搪瓷的工人，極爲逼真，文字亦極流利。大約寫工人至少有兩種型：一種是沈鬱的，宛轉於自己的命運而不能自己，終至於快快而死；一種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奮鬥，轟轟烈烈的而死。穆先生的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再者這篇若給舒月先生看見，也許要說作者是受了水滸中楊志押解生辰綱這一段的影響了。在我看來，只就這篇油布而言，則作者也許受了一點柴霍甫的影響。

七月十六日

譯格林的剪邊蘿，並寫後記一篇，完成格林童話全集第七集鵝女，全部共約二十集。

晚間與妻子以及小峯夫婦等遊兆豐公園，兆豐公園我曾去過幾次，但夜遊卻還是第一次，因爲今晚的



月亮將圓，又是星期六，所以纔動了我們的遊興。我們在一個池邊的樓上坐了許久，又在草地的椅上坐了一會。草地對面的兩株黑越越的大樹好像兩個人的側面剪影，正在那裏鼻子對鼻子的談天。月亮底下的雲好像一個穿山甲，可惜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旁的一排樹作傾斜勢，這也許是由於 *Perspective View* 之故了。月亮旁的雲稀疏如扯鬆的棉，星也很疏。林蘭說：『明天要更加熱了，星這樣的少！』

七月十七日

與小峯應大杰約去看他。書狀子見了書就愛，我觀覽了他的一櫥精裝的英文和日文書，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譯如屠格涅甫、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劉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要籍爲近代劇，大系。

大杰、小峯、周憲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雀。午餐時大杰殺雞以饗，大快朵頤。午後雖熱不可當，但大杰夫婦的勤勤招待是極可感的。大杰的大兒子五歲，我的長生六歲，看起來他的兒子卻比長生要結實壯健些，也有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氣熱極了，頭昏腦漲除了規定時間的辦公以外，只是吃西瓜，談閒天，沒有什麼可記。

七月十九日

陳子展抱了一堆彊邨叢書和宋六十名家詞送來，我知道他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已經寫完宋詞的部分了。

譯格林的一隻眼兩隻眼與三隻眼，只成四頁。我是在憶念着幼時所讀孫毓修的童話三姊妹的心情中譯下來的。

七月二十日

胡雲翼從長沙到上海來。這半年他想在上海從事著述。擬編的有中國文學家評傳和中國詞史大綱。前者擬著錄純文學家七八十人，文章家亦在屏棄之列，惟兼能詩文如韓愈等者則亦錄之。

妻中暑發熱。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閱書局中稿件外，還譯了幾首兒童的詩園。這以前我曾全譯過，後來我拿給徐志摩師看，他覺得沒有韻不大好，現在我就用韻文來重譯，已成三十餘首，可是志摩師已不及見了，我用韻都根據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我的詩集荷花，最後一些詩也有完全根據這本書的韻的。

現代

## 首途記

周全平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晴。

心裏記惦着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晚上的睡覺終不會酣。好比我：昨日南翔、上海、樓上樓下，整整忙碌了一天，人是疲乏極了。照例應該可以睡得很酣了；然而倒在牀上的時候，翻來覆去的老睡不着。一會兒想到明天早晨要買的東西：青菜、白菜、山芋、糖、麵粉、醬油、什麼，什麼……一會兒又想到了宜興怎樣着手調查，應該到什麼地方……最後，纔從上海回到南翔家裏的我的母親，緊緊的把我的心兒揪住了。

「家裏不知收拾乾淨沒有？有用的東西不知可還有些？母親的不快可能自己寬解？一人睡在一宅破敗零落的屋子裏不害怕嗎？什麼東西都給兵毀壞了，不太不方便嗎……剛纔又聽見謠傳上海附近將有戰事，母親一人在家，能不為謠言所恐慌嗎？況且謠言或許成爲事實；假如我就擱在宜興的時候，南翔有了意外，叫她一人怎樣辦呢……」

我想着，不由得便起了過敏的推測，着起急來了。我恨我自己起先爲何想不到這些難點，貿然的便把母親送回南翔而且讓她一人留在家裏——到處令人傷心的家裏！不過住在上海親戚家裏，母親心裏也是不快的。這實在是兩難之事，沒有辦法！

『但願謠言畢竟祇是謠言吧！祇是謠言吧！過了一星期我回來後再有什麼變卦吧！』

我這樣自私自利禱祝了一陣，混亂的心裏覺得好過些。同住在一房的K君的鼾聲把睡魔送到我的頭裏來，我覺得太疲乏了，也就模模糊糊的睡了去；然而不安定的一顆心依舊使我做了大半夜記不清楚的怪夢。

醒來已八點過了。忽忽的把簡單的旅行具齊好，便趕到小菜場買了十斤大青菜，一顆半黃芽白菜，六斤山菜，還有半斤紅棗。叫了黃包車把我拉到環龍路，付車錢的時候，車夫連聲的叫：

『大司務，多給一個。』

嚇！大司務！我要真的是一個大司務時，我可以在上海的人羣中驕傲了。我那時可以用吃洋飯的三字嚇人，我可以用洋涇浜和洋人對話而令人稱贊我是天才，我每個月可以有比小學教員薪水還大的定額收入……啊！我能比得上他嗎？第一，我不會說洋話，這便萬事休了！何況又是一個荒唐漢！一個不通世故的呆子。牢騷是一發而不可收的。車夫叫我幾聲大司務，便要怨到說洋話，荒唐漢與呆子。幸虧沫若已經把門關了，把我招呼了進去，我纔不致再連類而想到碩士、博士、大學教授等等上去。

我又去買了一袋麵粉，一斤肉，四角錢糖，一瓶醬油，回來吃畢飯，沫若把家事叮囑了幾句，便趕上車站來。到北站時是三點十五分。我們買了兩張三等票，緩緩的走到月台上。客車停在月台的左側，右側是一列兵車。我心裏突然一驚。

『啊！上海真的又開到了兵！』

『沒有什麼事吧。』

沫若且走且問的和我擠上了車。

三等車裏已經坐滿了人，找不到位置，我們祇得站在車門旁候補。我把眼向門窗張望，一列兵車又射入我的眼簾。

這一系列兵車有多少輛，我沒有細數，大概有四五十輛吧！一個巨大的車頭遙遙的停在月台綫外，看不清楚是幾號。車頭的後面是一輛三等的客車，再後便是有蓋及無蓋的貨車。有蓋的蓬車與無蓋的敞車是間隔着掛的。蓬車中是徒手的兵士，他們的臉也都向着我們的車。兵士而外還有方桌，籐椅，茶壺等等用品和他們的細軟行李，他們有的高踞在桌上，有的斜臥在籐椅中，有的便蹲在地下；他們的臉上都顯出一種蠢笨的粗

暴和驕傲，他們要算是最自由的浪漫式兵士了。蓬車前後是敵軍，敵軍中如山般盛載了一切傢具牀架，美人椅，籐榻子，碰和桌，八仙桌，太師椅，單靠，紅腳盆，蒸籠，籐椅，竹牀，衣架，衣櫥，浴盆，什麼，什麼……

「奇怪！這些兵士帶了這些傢私做甚？」

「這大概便是他們的戰利品吧！」

「什麼戰利品！人家裏都空了，他們的車上自然要堆起來了。」

「他們是什麼都要的，就是鍋子他也要拿了去。」

「強一強他就要用蠻真混賬打起仗來祇會放空砲，搶劫的本事倒是一等。」立在車門口的旅客對了那列滿載傢具的兵車在連譏帶諷的吐出兩月來所受的怨氣。那些傢具的主人們仍舊定着蠢笨的臉望着我們的車。也許他們也在議論到這些傢具的原主人們而加以侮辱的話吧——這又誰能道。

「唔！這把茶壺倒很像我家裏的呢！」

我忽然看見一個兵士捧着一把精緻的銅茶壺在嘟嘟的呼。他把兩臂撐持在一張紅木半桌上，兩只眼睛好像注視着我。他把茶壺嘴嚙着自己的嘴，喝了幾口茶，又放了出來，他的一種蠢笨的傲慢的樣子，我真是心裏火發；我幾乎想走下車去把茶壺奪下來。

「全平，你的照相機呢？照他一個照吧。」

「不行，太陽剛巧背着，照不清楚的。」

我隨口的答應沫若一句，其實我因為這把茶壺又想到南翔家裏破毀的情形而無心照相了。

隔車爲一等坐。我正呆望着那把茶壺在亂想的時候，月臺上似匆匆的來了一羣人，競向一等坐的門口肅然鞠躬。他們的非常態度引起了我的非常注意力。我和沫若說：

「有人物走了，你看！」

說着，我便走下車去探望。

果然有一位遺老模樣的白髮老者，藹然立在門口。豐腴的三角形臉，臉上皮色紅紅的，足以證明他的營養充足。戴了頂棉瓜皮帽，穿了黑緞子馬褂。我看時，他正用一手批着疏長的鬚，眼望着送他的人羣，態度十分雍容。

我重復上車，倚着窗門子細的看那羣送客的人。

他們一總是五個人，兩個並立在前，三個成弧形屏立於後。後面的三個，一看就顯出一種可憐的神氣。身體既不魁梧，面色也十分憔悴。一式的黑帽紅結子，偷偷的躲在後面。我始終沒有聽見他們講過一句話，好像他們來送客是祇管鞠躬似的。前面的兩個便大不然了，一個是撇着黑八字鬚，面目清癯的老者——他的清癯好像是阿芙蓉替他造成的，兩個小圓的眼睛顯得他十分精明似的，不住閃動，他和車中的老者好像是多年的老友，所以他的態度似乎十分洒脱。他常常走近車門和車上的老者低聲密談，一會兒又退遠兩步十分自得的高聲笑語着。立在他旁邊的是一個面圓身肥的壯年人，穿着大團龍花紋的黑緞馬褂，圓壽字花紋的藍緞袍子，踏着黑緞鞋子，他的豐滿的圓臉上矜持着沒有一些笑容，胖胖的身體也十分端正挺立着，兩臂分乘在左右肩下，一些沒有彎曲，他的態度實在恭敬而莊重，為其餘四人所不及。他的目光是常常垂下，好像佛眼。等到車中的老人和他說話時，纔緩緩的搶上一步，頭微微仰着，眼光也舉了起來，向着車門。車中說了一句話，他的圓頭微微俯了下去，兩手和身體依然不動。車中的話說完了，他又退了一步，目光又下垂，又恢復了原狀，他始終保持着他的恭敬莊重的動作，雖然車中的老者常常要和他要說話而他常常進退。

『你看他的一舉目，一俯首，都有嚴密的章法，真不容易，』沫若看了多時笑着對我說。

『於此可見做官也是很煩難的事。』

『這也是一種藝術呵！』

『是的！就是所謂人生的藝術了。』

人生的藝術，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車漸漸在蠕動了，那羣送客的人都深深鞠躬下去，人生的藝術者的鞠躬竟超過了九十度而幾乎成了一只六十度的銳角。

『怪不得鞠躬要先脫去帽子！』

我呆呆的想。

車漸漸駛出了月台，陽光便漏進車裏來，車中斗然明亮；人生的藝術者不見了，捧着茶壺的兵士也不見了，心頭漸漸爽快起來。

雲野村樹一幕幕的在眼前閃過去，我們已過了閘北，過了麥根路，馳騁於田野的中央了。秋風噓噓的把立在我身旁一位旅客的頭吹得祇顧往裏面縮，我祇好把玻璃窗提起，隔玻璃欣賞窗外的自然。

『齊變元的大本營便是這座大白房子。這一個個都是兵士的灶，有些長的是烘麵的，這種圓的是煮飯的，頗有不同。哪這片草地都給他們踏荒了。』

經過真茹的時候，那位怕風的客人向我們這樣說出他的戰事知識。我們便隨了他的指導，看看暨南的校舍，又看到車站旁泥地上的眼，果然有圓的，有長的，但是長的極少；黑黑的煙煤還附在眼內的泥上。一大片草地上的泥與草都被踐荒了。一看上去就可以想像那時人衆嘈雜的情狀。這還是戰後駐兵的地方，若是相持不下的戰場呢？這幸是叢生雜草的荒地，若是棉綻稻秀的農田呢？啊啊！這次戰爭中相持不下的戰場，不都是棉綻稻秀的農田嗎？可憐的農民！你們今冬的希望全被他們踐荒了！

泥地上有一條狹淺的水溝，溝水極髒積了許多穢物。

『那班兵士真是衆生，吃的水在這條溝裏，排泄也就在這條溝裏。真是野蠻東西。』

那位客人娓娓的講給我們聽，我的心裏在可憐那些兵士的生活的卑下了，忽然又想到他們的殘暴行為來。

『這班東西本來都是壞貨，同禽獸也差不多！』

我憤憤的說。但我的良心使我重又想起：他們若是有了好好的家業，受了好好的教育，也許不致於這樣吧。他們窮得沒有飯吃，他們又沒有讀過餓死事小的聖訓，又沒有大人先生代他介紹職業，他們祇得當兵了。你若說他不該如此作惡，但是他領不到薪，領不到祇幾塊錢，够什麼？紳縉富商們有智識財產和勢力來豐富自己的生活，滿足自己的欲望，兵士祇有武力，那麼他們祇得用武力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了。兵士的搶劫不就是資本階級壓榨勞工血汗的變相嗎？兵士的強姦，不就是大人先生們買妾嫖妓的直接手段嗎？一樣的罪惡，偏偏兵士就被人罵死了。我想到這裏，覺得兵士不應該如此被痛罵。

但真的不應該嗎？家也給毀了！

矛盾衝突的觀念在胸中交戰的時候，車已在南翔站了。大羣的乘客擁下車去，我趕忙和沫若到車廂裏佔了兩個坐位，似是而非的憤世論也無暇想了，先把目前的生活安定了再說。

怕風的旅客恰巧也坐在我們的對面。他是一個商人模樣的青年，大約有二十多歲。身體頗肥腴，但是很矮，要我矮半個頭。圓圓的臉，兩目嫣然，眉細而灣曲。頰上常常帶笑容，似乎很可親的樣子。

我們起先都默默的沒有談什麼。

車又駛走了，野景在窗外輪轉，我很注意的注視着搜尋兵爭的遺跡。沫若看了一會便向我說：『也沒有什麼啊！』

『上一次我到蘇州時在此處曾見幾道戰壕，不知現在可曾被鄉人填沒？』

『有的，還要過去些纔能看見，有幾道很長的據說有里許長哩，安亭那邊還有一尊大砲。』

對坐的旅客回頭向窗外一望，便又和我們談話起來了。

他的戰事知識確是十分豐富，他能把窗外所經過的戰跡一一指示出來。

『這是短的戰壕。前面有一條很長的戰壕，是蘇軍的。這是砲彈打的。這所屋子上有不少槍彈洞……』



我們十分感謝因他的指示而見了長短的戰壕——三四尺深淺的土坑六七尺闊，有的八九尺闊，有的最長的，零零落落的散在田間，這大概是所謂散兵濠的了；有一個狹長的蜿蜒折入低地而不見，大概便是沒有二十四號橋下一道狹隘的淺浜，蘇浙兵便在那裏相持四十日死了三四千人，耗了無數子彈。黃渡、安亭、陸家浜、三車站上的木柵都拔完了，站旁泥地上也留有軍灶的痕跡，與真茹相仿。田裏的棉稭已枯黃了，憔悴的白花還零落地綴在枝上，地上也四處鋪着。本來應該在家裏彈絮紡紗的農婦還瑟縮地穿了破舊的秋服在田裏揀花。

『你們仔細看！大凡田裏的女人十個有七八個戴着孝，不是父親兒子，便是兄弟丈夫。』對坐的旅客——起初是立起來把身體扭轉看着窗外的，現在坐了下來——悽然地說。我們聽了，我心裏也慘然。雖然他的話不是科學的批評，然而農民的慘狀已可想見了。

車停在崑山，久久不見開車，說是前面有兵車要開來。暮色漸漸散佈原野，我心焦得顫顫立起來探頭向窗外張望，結果祇是廢然的坐下來用談話來解除心事。

對坐的青年已和我們和洽起來，我們也因他的熱心的指示而樂意和他談話。我們纔互通了姓氏，我纔曉得他的姓楊。

楊君善談使我十分驚訝。他從車離開南翔時起，一直到蘇州他下了車。中間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將近三小時的話，他的嗓音是如此地好，使我僅略略問答着伴他，我的喉頭已癢癢地十分乾枯。

所謂談話當然不比演講，是沒有一定的範圍的，我們更是漫無目的地。天南地北的說着消閒。楊君又是夢見聞而善談的人，他談話時的態度十分逼真而引人的注意。雖祇是太倉紡織公司的採辦員，然而他有多見解是商人中所僅有的，不過他談的話太多，我的腦子又壞，記不了許多，真辜負了他了。我最佩服他所講的紗廠不振的原因。他舉出許多理由說明華紗終敵不過日紗。他說華紗廠的辦人是祇顧情面的，無技者居

高位，勤職的反碌碌無所得。他說：華紗廠的經濟沒有外國紗廠靈活，祇能借債敷衍，非但不能利用時機，反而坐出利息。他說：華紗的技術也總不求進步，又不講信用，所以較優美的日紗廠乘隙而入。另外他還說了許多總之，他的理由說得又透澈，又着實，我覺得比我從前看見的一本什麼大學的教授所編華紗不振之原因及其改良策要切於實用得多。可惜我記不全了！不然，記下來也可以印成一本小冊子——但是也無用，楊君不是什麼紗廠的經理協理，我也沒有什麼碩士博士教授的頭銜，編了書有誰來睬你！

暮色黑黑的緊壓在玻璃窗上，野裏的景色已被黃昏吞沒而看不出了，黃黃的燈光從車頂上倒射下來，人氣與白霧在燈光中繚繞着，車中朦朧龐朧的完全變了樣式。坐客都紛紛起了攪動，火車已駛入蘇州站的月台了。楊君中止了談話，很殷勤的與我們點首道別，大家說再會。

人生太離奇，無故的遇了，又無故的散了；以後的遇散又誰能預料。啊！再會，已往的一切歡快都是永別的再會了。

蘇州到無錫祇是一小時的旅程，我們繼續着楊君的談話，加上了許多批評的感慨，倒也不覺得寂寞。一會兒已到了無錫站了，攘攘的一同下了車，擠出票門，拒絕了黃包車夫的歡迎，步着崎嶇的石子路，衝着黑暗，直向燦燦着星似的燈光的無錫飯店去。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

乘新裕公司船，上午十時半離錫，下午七時五十分抵宜興縣城，住新旅社二樓六號。

昨夜睡時已是上午的一點鐘了。睡前沫若和我暢談了不少話。沫若向來是不甚喜歡講話的，但有時忽然高興，也會暫時變成一個最最喜歡講話的人。我們談話的開場是走進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的房門的時候；茶房把一盆洗臉水端了走進來時，我們已講得十分熱鬧。是那一句話開場的，現在完全記不起了。我祇記得我們滔滔不止的講了這一樣，又講那一樣。我們的談話本來沒有什麼一定的範圍的，沫若更是興之所至，

觸類旁通的無所不講，越講越有興，越講話越多，越聽越有味。起初兩人說話的分量還差不多是相等的，到後來沫若講到關於他自己的一切故事上去時，我怔怔的聽出了神來，問答式的對話幾乎變爲演講式的獨語了。

沫若講到他自己的故事還是我把他引起的。起初我和沫若說起我從前會有一種怪特的毛病，往往做一件新事情，或者到了一個新地方，總覺得是已經做過或是已經到過的心裏恍恍惚惚的便如有所失，異常的不舒服起來，就如現在，我在這裏講話，好像從前也有過如此一回事的，我想起來，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悶。我記得從前看過一篇譯的小說，題名和著者譯者都忘記了。內容也有些恍惚了，大約是說到一個煩悶的青年，他永遠覺得他是在溫習向來已經做過的事，已經踐過的路，而毫無有新鮮的樂趣。他苦極了，想盡方法去做人所想不到的事，走人所找不着的路，然而到走着或做着的時候，又覺得依舊是從前經歷過的……最後他便去殺人，以爲總是新事了，他可以享着新鮮的樂趣了，但刀刺到人體軀中時，立刻發現這也是已做過的事……最後好像他是自殺了。他的病我很有些與他相像，這不知是什麼緣故？沫若說他有時也有如此的現象，大概是由於神經的錯覺。因之便說到意識與神經的關係上去，又因之而說到夢——沫若說他十八歲時曾重病二月幾死，病中做了一個離奇怪幻的很長很長的怪夢。夢中有許多似乎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的事，但無非是因新觀念注入舊經驗中而生的幻象。接着他很詳細的說到他的病的危險。說到他的母親的焦急與悲痛。說到他在睡眠狀態中能決定要吃那一個醫生的藥，但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又說到他在學校中時的趣劇。他說那時學校中的學生的程度似乎比現在要高一些——當然從國學方面說。他說他們常常對猜謎作消遣，做詩鐘是格外的起勁。因而說起批評文藝是不易，因爲批評家眼中的優劣，會恰與創作者相反的，他說起他做的詩鐘：有一個是痰盂與茶壺，他做的是：

『平生腹滿皆珠粒，寒夜客來當酒瓶。』

又有一個是月中紅與拿破侖式頭，月中紅是成都的一個名目，他做的是：

『小謫蟾宮善歌舞，閒分鴉鬢學英雄。』

這兩個他以為前面一個是更好的，因為他是用了咳嗽九天成珠玉和客來茶當酒的典；他自己以為很巧，後面的一個便是湊起來的了。但是評判的人把前面的一個說得不如第二個。不過有時的眼光也會差不多，就如有一個是暗射地圖與芭蕉，一個姓洪做的是：

『滿壁玲瓏空世界，一窗煙雨綠簷衣。』

做的人自己以為是好的，評判的人也說是不差，但是這種情形是很少的，這因為創作者創作時的意境實在不易推測的緣故。此後他又說及他幼時的許多瑣屑離奇的事。他忽而談諧，忽而莊重的說，我時問時答的聽，有時我也把自己的故事補充上去。後來我在寫日記，他已睡在牀上了，他還不肯休止，依舊戴了眼鏡，滔滔的講起他家庭中的故事。我日記也不想寫了，也睡到牀上去細細的聽他說。

直到夜半一時，大家都覺得地很困倦了，纔收束了這次無休無息的談話而無聲無臭睡熟了去。

四邊還十分靜寂我已醒了過來。窗上現着暗淡的灰白，我以為天已在明了，然而人還十分疲乏，想再睡時又再也睡不着，便在被裏翻來復去的胡想起來。一日來的經過只在頭裏旋轉，覺得又有許多話要說。但不知沫若醒了沒有……

忽然我咳嗽了一聲。

『全平，你已醒了嗎？』

沫若在問我了。

『我已醒了多時了，你纔醒嗎？』

『我也醒了多時了，不知怎的再也睡不熟。』

『好在天也亮快了，窗上不是吐着灰白嗎？』

『不是天亮吧，是月色呢。』

『唔！真的，四點還不到哩，昨夜睡了那麼一些時候！』

我摸出表來湊着燈光看了，不由得詫異起來，然而想起睡時，談話的匣子已打了開來，再也收不住了，而且越講人越清醒起來，索性收起了睡意，一直講到大天明！

走出旅館到麵店裏吃了兩碗湯麵，出來看見一付賣熟豆腐花的擔子停在路旁。

沫若說：『我們吃碗豆腐花吧！』

『好的。』

兩人便立在擔旁連說帶笑地吃豆腐花了，許多走路的人的很詫異的眼光向我們投視着。

豆腐花是一種很嫩的豆腐，從熱的桶裏舀上一瓢來，再加上蝦米，香豆腐干丁，白糖，醬油，麻油，胡椒，辣油等等的調味品，便成了最可口的點心。

『我已十三年沒有吃過這種東西了，還是在鄉下的時候，離了四川就沒有吃過。』

沫若十分慨歎的說，又叫再舀一碗。他已吃過兩碗了！

這樣吃了又吃，在許多的詫異和輕視的眼光中，我們心滿意足地吃了五碗豆腐花，付了一百錢賬，價廉極了！暢快極了！

步行到輪船碼頭，問知船要十時半纔開，現在祇有八點多，離開開船的時候還很久，我們便在河岸上閒

裏。離輪局不遠有一家廠，廠前河中停了一艘裝滿了煤的船，許多苦力正一對對的走上落下地運煤到廠

裏。兩個苦力槓了一筐黑煤，在一塊很狹很峭的長木板來去。我和沫若說：『空身的人走時也許要失足，何況挑了重載，』沫若微笑不語。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有一對最快的，二分鐘多便來回走了一次，但是也有一對很慢，走一次來回差不多

要六分鐘多。

「這個年老的走的最慢了，到現在纔走出來。」

沫若指着最慢的一對中的一個快要六十歲樣子的老人說。

「剛纔他不是同一個小孩子在槓的嗎？怎樣又同了個老人呢？」我指着那個同老人在一起的一個半瘋子——他的頭上祇一半頭髮——說。

果然，他們再從廠裏槓了空筐出來時，半瘋子的對手是一個年纔十五六的很好看的小孩子。

我們恍然了：那老人和小孩因為體力已不够，但又不能不工作，要吃飯便如此輪流地並力合作來做這力不能任的苦工；所以那個半瘋子纔一會兒同了個老人，一會兒又同了個小孩，而令我們起了詫異了。

我們緩緩地走回輪局來，剛纔的詫異便又成了談話的材料。一想起我的朋友有個兒子，十五歲，面貌很像那槓煤的孩子——然而眼睛還不如他的清亮，他的家是很富的。他天天由包車送到一個設備很完備的學校中讀書。他呢？在這裏槓煤，一個自然將來是紳士，上流人，而一個是代替了今天的槓煤老人了。想到這裏，心裏就替那小孩子不平起來；然而這是社會的制度！是注定的！是他前世作的孽！……

船已慢慢在河中浮走了，我們立到艙外來看光景：河岸漸漸斜到兩旁，又緩緩地向後退去。兩岸的參差錯落的市房和河旁的闊狹長短的輪舶，漸漸由繁密而稀疏起來。曾留一宿的無錫飯店，也被船前的引擎的粗魯聲浪驅走到視線外去了。

過了那頂高大的石拱橋，兩側的水面漸漸寬廣，水質漸漸清明，船下的水聲和船上的機聲也漸漸加猛，船首的水浪層層的湧向岸成白花——船行大概已達最大速率了。

現在我們的船已駛出市外，兩岸的市房不見了。憔悴可憐的枯木衰草，時高時低地隨着船身的傾起徐向目前移過，遠近簇生着禿了頭的樹叢，三五村落中的炊煙，裊裊散向高空。寒鴉的啼聲隨着機聲水聲叫破了野地的寂寞……啊啊！粉濃脂豔的江南的陽春天氣，到冬來祇賸了如此的一味荒涼的光景了！

在艙外槍視了一會，野風又催着我們下艙去取暖。因爲艙低，絃高的緣故，僅僅一味荒涼的光景也送不到眼簾中來了。舉目向窗外斜視時，祇有一方青藍色的天低垂空中，淡描着幾朵白雲，隨着船身的傾起，向左右搖動。昌昌的機聲，花花的水聲，合奏着緊喧的單調，好似想把旅客催睡去。啊！無聊的令人倦怠的艙下生活，噯！要到什麼時候纔能終了呢！

「啊！不得了！已經三點鐘快了，過了洛社，運村還未到。運村過去還有和橋。啊！這一百五十里不足的水程，要走到八九點鐘，真要悶死人了！」

「要走八九點鐘！」

「爲什麼不要到宜興，最早要在七點過後！」

「不得了！不得了！那麼長的時候！我的工作又沒有帶來。不然，我倒很可以做一些事。」

「爲什麼不寫小說呢！廢時利用！」

「怕寫不出吧！試試看。」

我們耐不住這無聊的倦怠的侵襲，商議着想把可貴的光陰從垂斃中救醒起來。沫若把紙鋪好，執着筆在構思了，我也依樣畫了一個葫蘆，苦苦的思索起來。

寫還未滿半頁，所謂無聊，固已不見，但是昨夜的倦怠忽又隨着現在的苦思而浸入我的意域，頭裏昏昏的再也寫不出什麼。

「睡一睡吧，據說精神是不宜過乏的。」

我心裏這樣替自己的倦怠辯解。看沫若時已寫滿了一頁稿紙，又在起始第二頁了。

「到底是個創作的人！」

我暗暗稱羨了一會，模糊的靠着艙壁睡去了。

醒來已暮色朦朧，艙角點着一盞油燈，耀出昏黃的弱光，沫若已不寫了，把稿紙收拾了，默坐着在凝想。探

頭向外細看，纔知已過了和橋，離宜興已祇二十里了。精神驟然舒暢起來。昏暗的燈光下兩人重復把談話的匣子打開了。

前面的岸上突然喧鬧起來，電燈放着燦燦的白光！船行速度大減，乘客頓起忙碌……故鄉東門外的輪船埠頭已靠在船的左側了。

（箸船）



## 放生日的東湖

王世穎

這是第三次遊東湖了。我初到越州，第一遭去訪問的山水是東湖，中間又去過一次，那天——東湖放生的那天，我又去了一次。三次中間，這一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象；不過是適逢盛會，冷落的崖壁之下，平空添了一大羣一大羣仕女底足跡，清碧的池水裏，倒映了幾許釵光鬢影以及漁夫俗客底影子罷了。

東湖離城不過十幾里路，舟楫可通。當初湖址都是石山，經石工一番開鑿，幾年以後，巍峨的石山，一落千丈，變成很深的地窖了。後來有人把此石山外的水，放往深窖中去，東湖便這樣造成。前清有一位姓陶的，在那裏經營田舍，從事葺理，居然另是一幅天地了。

石工剝鑿的痕跡，幾十年以後的現在，還是顯露在我們底眼前。幾十丈高的峭壁，石角崢嶸，除了石縫中有這麼一兩珠野花，其餘一片都是黝青的顏色。立在湖底堤岸上，仰頭瞭望，那巖巔盡處，上面覆上一層青黃的小草，大概又是別一世界了。上面祇有一株蒼梧，昂首向青天，睥睨了一切，人工底灌溉，蒼梧是不用的；人又何必夢想去灌溉它呢，祇有它纔會生在那峻嶮的巖頂上呵！巖上大概還有人煙，我們看去，常有侏儒般的女人在那裏耕種。居高臨下，伊們是多麼競爽呀！

我和一般朋友——男的女的都有，在今天來，并不知道是放生的日子，我們滿望着在幽篁深處清談一下，可是今天底東湖隨處都是紅男綠女底足印了。我們懷喪之餘，大家都說着不快，我尤其會不樂意起來，因為南方濕重，我底足疾，發了三個月，老是不好，今天興致特別好，鐵拐李般蹺了腳來，反弄了個滿腔沒趣，對我底腳開玩笑也太利害了。

三十幾個人，三三五五，各自跑向愛跑的地方去。我也撐着手杖和幾位朋友前去。陸女士主張到湖中去盪漾，我們都附議，可是找不到艇。東湖底水面，今天偃依一番，看來是無望的了。

少年人總是這樣：遇到了失望，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伊們到了此地，失望了，下艇流連的觀念，又失望了，但伊們還不斷地向前，要在蘆葦中找出乾靜土來。我底腳雖然有些爛強，却又不肯在伊們面前顯出頹唐的志氣來，它也就祇好跟着我底心走了。

我們終於沒有找出合我們心意的地方來，還是在人叢裏混混罷。

這種放生，真是笑話，漁人網羅了無數的田螺，無數的魚蝦，堆滿了一船，沿路兜售給放生的遊客，被放的田螺魚蝦，這天白白被太陽晒了一天，做了一天任人播弄的玩物，便宜了漁夫，今宵可以陶醉了，受苦的還是田螺魚蝦。

一大筐底千年龜，人們一只只拋向湖心去。龍鍾的軀體，究竟不活靈，我在岸旁，順手到湖中便撩到一只。伊們都說是放生的，不應該捉。其實，我捉的不過一只，漁夫們一筐筐地捉，還有人買了去呢，弄來弄去，總是便宜了漁夫。

我們一早解纜，過午有些饑了，到東湖附近裘女士家裏去吃飯。飯後坐談一回，便回城了，歸途和去途，人物風景都依然，興味却是兩樣的。去的時候，遠山平水，着着入勝，胸襟也就跟着步步開拓，點水的燕子，容與的雙鳧，撲面來迎迓我們；歸途呢，同是一座山，山也會變了灰色，同是一片水，水也會皺得人心兒不安，幾隻燕子，幾對水鳧，似乎『爾爲爾，我爲我』，對我漠不相關了。等不到黃昏，頹廢的城樓已擋在眼前，一股俗氣逼人來。

## 野人山道中

劉明

由土司地方午崖壩的蠻線街到緬甸八募平原的小田壩，其間一共三天的路程，都是在野人山中。就山的名字看來，的確有些嚇人，似乎旅行到那裏去，是含着些冒險性質的，然而當我在山中走着的時候，恐懼的心情，却並沒有怎樣起過，這並不是我的膽子大，也不是在旅途上先明白了一點兒山中的情形。實際上，可以說是沿途的山景太美好了，竟將我的好奇心，統統吸引住，來不及想到其他可怕的事情。——那時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

山帶着雜亂的羣峯，橫躺在緬甸界間，氣候和印度半島的全然一樣。長年都是很熱的，五月到十月，整天落着雨，十月到次年的四月，終日出着太陽。我經過時，恰是乾季，豐盛的樹木，和強烈的陽光，正裝扮出一條又光明又翠綠的紆迴山道。纏在大樹身上的藤子，修長地墜了下來，用牠那柔嫩的葉尖，或是小花朵的瓣子，愛撫着旅人的頭髮。不知名的草木的清香，隨着輕微的山風，替人慇懃地拂拂着夾在峯間的長路。從樹疎處，遠望去，遙峯擁着黛色的樹層，在淡藍的天幕上，繪着各樣娟秀的姿影；近處則偶然可以看見一兩隻微開花衣的孔雀，從絕綠的葉海裏浮了出來，又很迅速地沉落下去。山路是沿着南下的檳榔江的，但因岡巒起伏的緣故，有時雖是看得見在峽中噴着白沫的江水，看得見在水中浴着的野象，却也有時隔得遠遠的，連怒吼着的聲音，亦竟至聽不見一些兒了。在中國領地內的一節路，顯得荒涼些，野草會暗自抓人的褲腳，然而走了半天，到了古爾卡之後，却就完全大大改變，雖是仍舊彎曲，但很弄得平坦，相信緩行的汽車，是可以通過的。倘若細察路旁的草中，啤酒瓶的軟木塞，香煙的頭子，大約是可以發現得出的。這即是說二十世紀文明的風已在此地吹着了。

整天走着望不見一所煙火人家，但有時，却可以聽見鈴聲遠遠地搖曳過來，等到峯折路轉的時候，馱着

洋線子洋油之類的馬隊，便汗流氣喘地一匹匹現出，又帶着鈴聲響到遠山去。這時就會使獨個兒走着的旅人，感到空山的寂寞和旅味的愴涼了。

走到黃昏時候，渴想遇着任何人了，便會在比山路稍爲低下一點兒的小山谷中瞧見幾所雜着芭蕉芒果的灰色草屋頂，而那勾人飢餓的鮮藍炊烟，也在入夜的迷濛天色中縷縷地升了起來，或是隨着急性子的晚風，盤在屋上打旋子。

『呵，可好了！』

我想，不論誰到這裏大概都要這麼歡快地叫一聲吧。走到竹籬笆的門前，也許你會碰見一兩個野人的，那腰上掛着的長刀，那嚼着檳榔的血紅嘴唇，那帶着野性不馴的眸子，準會使你大吃一驚。然而，你馬上就不心跳了，因爲像你一樣面孔的主人，已經立在邊沿不大齊整的茅簷下面，對你打着招呼，現出微笑。如果主人更懂事一點，就會說：『他們是下山來賣柴的。』那便使你更加寧靜，而且高興地掉轉身去細看：野人正現着短衣包帕的矮健姿影，慢慢爬上山坡，沒入夜影森森的林莽裏去。

在木盆子裏洗足時，會有從瓦城或是猛硯回到雲南去的客人，站在旁邊，同你搭白，開口老鄉閉口老鄉地問你米買多少錢一斗，今年收成還好麼一類的話，同時他的一隻手，玩弄着吊在他那皮褲腰帶上的許多鑰匙和口哨子，彷彿在有意無意地表示他的富有。如果他同你還談得上的話，這樣的囑咐，也會有的。

『怎麼？你還帶着長衣來穿麼？人家會笑話你的……』

你由不得再看他一下：上面西裝白汗衣，下面中國式的大腳統褲子，好漂亮的裝束呵！

望到屋後的馬場，漢人馱洋貨的馬，擺夷人馱米的黃牛，都在那裏息夜了，從竹窗外送進搖動尾巴和嚼乾草的聲音，好像夏夜的小雨洒在秧苗上那麼似地輕響着。管牛和遛馬的人，在空地上生起野火，開始煮着晚餐了。夜幕緩緩降着，四山裏的猴子，呼喚的噪音，也在漸漸低微，旁邊檳榔江的江濤，却開始宏大起來。

夜飯後，擺夷人拖長聲音唱着，山谷和茅屋便在悲涼宛轉的歌調中徐徐地睡去。半夜之際，有人動身走

路了，帶着手電筒，一般雪白的光芒，移向山坡去——這是私煙販子趕夜路躲開偵緝人員的。次日一早醒來，猴子在峯上歡叫着，一望的綠叢上，都浮閃着晴美的陽光。山中真好睡呵，你一面揉着眼睛，就會這樣想着的。像這樣的店家，在這野人山中，共有兩處，一叫芭蕉寨，一叫茅草地，如今還使我深深懷念着。尤其是我在那裏做過五個月苦工的茅草地，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牠的。

（自由談）

##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鞘 齋

我們原定辦法，由意輪船公司招待搭客往埃及首都開羅遊覽，願去的每人繳費六鎊半，汽車火車及午晚餐食等在內，三日上午由蘇彝士城出發，可於當晚十點鐘到波賽（Port Said）上原船繼續前行，六鎊半合華幣在百圓左右，爲數不能算小，但同行的好幾位都覺得機會難得，不願錯過，我也覺得在小學時讀歷史，就看到書本上畫着埃及金字塔和人首獅身（Sphinx）的像，雖行囊慳澀，到此也硬着頭皮隨衆報名繳費，滿心以爲四千年的勝蹟即在目前，不料二日下午得到取消的消息，雖省了百圓，却感到無限的失望和惆悵，也許此生就永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因爲我回國時想走陸路。

八月三日下午六點鐘船到蘇彝士城，僅停一小時，不靠岸，有幾隻送客登輪的小火輪和幾隻小船泊在佛爾第號的船旁，十幾個阿拉伯人爬上來兜售報紙畫片及其他雜物，搭客都擁聚在甲板上購買，我也買了兩打關於開羅名勝及蘇彝士河的景物相片，寄給本刊。

記者此次雖很失望地未曾到開羅去遊覽，但三日夜裏經過蘇彝士河的情形，却給我以悠然意遠的印象。此時一輪明月高懸，蔚藍的青天淨潔得沒有絲毫的渣滓，清風吹來，爽人心脾，搭客們多聚在船頭特高的甲板上遠矚縱覽，只見船的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右爲亞洲，左爲非洲，離船大都不過十幾尺或幾尺，船頭前掛着兩盞好像巨眼的大電燈，射出耀目的光線，使前面若干距離內的河身好像一片晶瑩潔白的玉田，在狹隘的運河中特別顯得龐大的船身徐徐地向前進，假如不看前面而僅望左右，又恍若一輛奇大無比汽車在廣闊無垠的沙漠上緩緩前駛似的。這夜記者在甲板上憑欄靜眺，直看到十二點鐘，才進到臥室裏去睡覺，在睡夢中還好像明月清風，隨我左右。

溝通紅海和地中海，縮短歐亞海行路線的這條蘇彝士運河，經法人勒賽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

和無數工人十四年的辛勤勞力，中間戰勝過無數次的破壞和種種困難，才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開幕，距記者於月夜靜寂中通過此河的今日，已六十四年了。這條運河長八十八英里，闊從一百碼至一百七十五碼，原來估價需二萬萬佛郎，後來用到四萬萬佛郎，約等於一千四百萬金鎊，合現價在二萬萬圓以上了。一半資本在法國募得，其他一半幾全為當時埃及總督賽氏（Mohammed Said）所買，後來他把股子賣給英國政府，於是英政府在管理上便握有大權了。（當時賽氏贊助勒賽普斯的計劃甚力，現在蘇彝士河盡頭的波賽，意即『賽氏港』，就是為紀念他而取名的。）

說到起意要建造蘇彝士運河的，頗有趣的是要輪到法國一世之雄的拿破崙。他在一七九八年進攻埃及時，忽想到要造一個運河通紅海，便任命一個工程師名叫勒伯爾（Monsieur Lepere）的視察並報告研究的結果。這個工程師奉命執行了，他的報告雖承認這個計劃有種種的利益，但是宣言紅海和地中海的水面不平等，要在地中海沿岸築海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於是作罷。不料這就隱隱中種了今日蘇彝士河的種子，在此三十七年後（一八三六年）勒賽普斯被任為亞歷山大的代理領事，到該埠時，所乘的船因查疫停頓，搭客不得即行上岸，他於無聊中展開朋友送給他的幾本書，裏面有一本是勒伯爾的筆記，竟引起他對建造這條運河的濃厚興趣，終靠他百折不回的努力，造成在亞歐航路上開闢新紀元的蘇彝士運河。

八月四日晨走完了蘇彝士河而達到波賽，有半天的停泊，雖不靠岸，但意輪公司有小火輪運送搭客上岸及回船，也很便利，記者便和同行的張周、郭李諸君同上岸一遊。道路很平坦廣闊，房屋雖屬洋房式，而且一來就是五六層，但在前面總是用木料造成突出的一部分，好像露台似的，圍滿着各種花樣的窗戶。街上遇着的都是穿着長袍戴着和土耳其人一樣的帽子的男子，婦女除極少數穿西裝的以外，大多數是頭披黑紗，鼻以下部分也用黑紗圍着，額前還掛着一個黃色木製像小塔的裝飾品垂到鼻上。這也可見該處婦女解放還在什麼程度了。

我們參觀了一個回教教堂，裏面地上用草蓆鋪着，正殿用絨毯鋪着地，到門口時須在鞋上套着草包似

的套鞋，才得進去。聽說一般人民每天須到各教堂洗手洗腳禱告五次，該教堂裏有個引導參觀的人，對我們大講教義，引到裏面一個狹窄裏的時候，向我們要錢，給一個先仙，不肯休，加一個，才了事，我們都覺得雖聽他講了一些教義，却被他敲了一個竹槓。在教堂裏最注目的，是那班禱告者跪在地上高舉兩手，用足勁兒向下列拜的那副神氣。我們出門時望望腳上所套着的那雙草包式的套鞋，倒也覺得奇特，便用所帶的攝影機拍了兩張照。

我們五個人共乘着一輛馬車，做了一番馬路巡閱使（波賽滿街馬車，汽車極少），其實波賽沒有什麼名勝可看，原也只有幾條街市供遊客兜幾個圈子。此外還值得一記的有兩件東西：一個是巍然屹立河邊的勒賽普斯的銅像，連座共高五十七尺；一個是一百八十四尺高的石造燈塔，夜裏每十秒鐘顯露強烈白光一次，在海上二十英里距離以內都看得見。

廿二，八，五，上午，佛爾第號船上。

（萍踪寄語生活）



##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韜 奮

記者自英倫起程以來，天天遇着的都是晴朗的氣候，而三月廿六日那天却是在大雨滂沱中，靜悄悄地一人離開了比京布魯塞爾，乘着十二點五十分的火車，往荷京海牙進發。當天下午三點三刻到海牙，到的時候却太陽當空，晴光四射，我因在荷蘭沒有什麼熟友，便提着兩個小衣箱，叫一輛汽車直駛中國使館，一坐入汽車，第一印象便是整潔，向汽車的玻璃窗外面看看，第一印象也是整潔。那輛汽車是街上零租的野鷄汽車，但是汽車外面却油漆一新，揩擦得乾乾淨淨，裏面的絨墊以及車旁的絨墊，都是很新很清潔的，這種汽車，在上海只能在私人自備的汽車中看得見的；再望望前面坐着的汽車夫，穿着黑呢的剪裁合身的制服，戴着黑呢的軍帽，頭髮和鬍子都修得很整齊，儼然好像是個軍官似的。我最初以為我也許是碰巧乘着這樣的汽車，但望望街上別部汽車，都相似。街道上也處處給人以整潔的印象，路旁的花草整齊而美，房屋的窗飾整齊而美，馬路上和兩旁行人道的清潔，簡直好像用刷子刷洗過的。乃至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幼，也個個整潔，在我所經過的幾個國家裏，在整潔上能和荷京相比的，似乎只有瑞士。我一入了這兩國的國境，精神便為之一爽，眼光便為之一亮，這種整潔的印象，是在別處所未會得到的，雖則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處的市政都辦得很好。（意大利比較地最遜）

我國現在駐荷的公使是金問泗君，從前李頓調查團到上海時，顧維鈞氏曾在滄洲飯店開茶話會，招待各報主筆，記者忝陪末座，曾和金君晤面，但未有談話機會，這次在海外晤敘，覺他毫無官僚習氣，好像在學校裏遇着的一位同學，一見如故。他一嘴的松江口音，尤奇的是他的聲音語調乃至笑聲，和老友平海瀾先生（前英文雜誌主筆）沒有絲毫的不同，倘若我在隔壁聽他說話，一定要以為平海瀾怎麼忽然到了荷蘭來了！我和這位變相的『平海瀾』暢談了許久，又承他介紹他的荷籍秘書談了一會，大都是關於荷蘭的情形，

當晚即在使館吃晚飯。這夜住在使館附近的一個旅館，布置的整潔講究，除我在瑞士沮利克湖旁旅館所見的以外，也是在別處所未見的。但是旅客寥寥，也和在瑞士湖旁旅館裏所見的一樣，聽說有個旅館（亦在海牙）名Hotel des Indes，房間比較地昂貴，最廉的每天要在七個半荷幣 Florin（每個約合華幣二圓）以上，就是要在十五圓華幣以上，竟完全沒有人住，個個房間空着，這樣下去，恐非關門大吉不可，這也可作爲經濟上的一種寒暑表。

第二天早晨，我獨自一人依着指南，到荷蘭最著名的海濱 希文寧根（Scheveningen）去跑了半天，所得的印象也是無處不整潔，該處即在北海（North Sea）之濱，由海牙去有電車可乘，十分鐘即達。這海濱是個歐洲著名的浴場，設備周全，空氣清新，廣闊的沙灘沿着海邊差不多近兩英里，有大規模鋼鐵架撐着的廣闊的橋似的建築，由岸上伸入海面四百五十碼之遠，（在英文稱Pier）伸入海面的那一端有很講究的餐館。在這Pier上，可依欄靜觀怒潮如山崩似的一陣一陣地向岸旁洶湧奔馳而來，使人有海闊天空駕潮浮游之想。沙灘後面有廣闊平滑的柏油馬路，馬路的另一邊便是許多布置精美的旅館，菜館，咖啡館等建築，其中最宏偉精美的著名旅館稱 Kurhaus，樓上周圍的露台有三四十尺闊，有一千七百尺長，該旅館的大廳可容三千客人，聽說最熱鬧的時季是在六月至九月之間，我到的時候，不是熱鬧的時季，所以各處都是冷清清的，看不見幾個人影兒。我想這既是特殊權利階級享樂的所在，此後是這個階級逐漸倒臺的時代，在未有法子使這種地方開放給大衆以前，就是時季到了，要像以前那樣熱鬧，可能性大概要漸漸地小了。

依指南說，這浴場的附近有舊的漁村，在這裏面還看得見荷蘭舊式的奇異建築和奇異的男女裝束，但是我在附近跑了不少地方，跑得一身大汗，還尋不到，後來詢問路人，才知道這些地方也『摩登化』了。忽忽遑回海牙，在一個菜館裏胡亂地吃些東西當午餐，在下午又依着指南看了幾處名勝，其中最爲我們所久聞大名的當然是海牙國際法庭，在所謂和平宮（Palace of Peace）裏面，該宮建築很宏麗，由美國大資本家鋼鐵大王 加納奇（Andrew Carnegie）捐助三十萬金鎊而建成的。（等於華幣四五百萬圓了。）這個和平宮

在表面上的目的是要藉仲裁辦法來獲得國際和平的，可是自受世界大戰的大打擊以來，所幹的事，只不過遇有各國商人有關於自己利益的事件，各國政府偏袒自己商人而爭吵不得解決時，才請這個『和平宮』裏的國際法官費着不少唇舌來『仲裁』一下。那樣冠冕堂皇而宏麗的所謂『和平宮』現在所幹的『國際和平』大事業，實際僅此而已。

荷蘭是世界上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海牙便是這位女皇的常駐地。她現年五十四歲了，是荷皇威廉第三的女兒，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在他死後，她十歲時就承繼了皇位，先由她的母親攝政，到十八歲時即實際執政。她的名字全寫出來，有廿八個字母之多，總算是個少見的長名字。（原文為 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a）尤有趣的是做了女皇，為避免政權被奪或被丈夫干政起見，不得不選一個『飯桶』做丈夫；而且做了女皇的丈夫，吃飽飯沒事做，非『飯桶』亦不能勝任。這位女皇登極後，於廿一歲結婚，對手是出身德國皇族，因娶了——毋寧說是嫁了——女皇，得到一個荷蘭親王（Prince）的頭銜，其職務除以異性資格服務於女皇外，便是吃飽飯沒事做，遇有公開宴會或盛會（Public Occasion），總是女皇在前，他跟在後面，各國外交官在交際場中覲見時，總是女皇先拉手，其次才輪到這位『飯桶』丈夫，總之無論何事，他只有跟在她的屁股後面的資格。中國話有所謂『雄媳婦』，有所謂『雌伏』，這個『飯桶』實可稱為『雄妻』，或可說是『雄伏』。

這位『雄妻』『嫁』了八年之後，才替他的『雌夫』『製造』出了一個『小雌』，這就是現在荷女皇的獨一無二的女兒，稱珠麗恩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現在芳齡已廿五歲了，看去荷國下代的統治者——倘若世襲君主制度還存在的話——還是一個女性。這位公主的『飯桶』丈夫，尚在物色中，而且聽說非登極後不能『大婚』，簡直是守着『活寡』，這也是做女皇預備者『說不出』的一樁苦事，並且要物色這種『飯桶』一天一天地難起來，因為除能做十足的『飯桶』外，還有個重要條件，便是須出身皇族的什麼親王，但是時代變了，這類『貨物』——親王——漸漸地少起來了，所以物色更不容易。荷蘭雖採立憲

君主制度，但荷女皇的政權很大，和英王之徒擁虛名，政權全由內閣負責者又不同。荷蘭政府的立法權由女皇和國會連帶負責（國會稱 *States-General*，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的議員是由最富的公民中選出來的。）行政權則絕對歸女皇，在女皇之下雖有一個『參政院』（“*Road von State*” 英譯為 “*State Council*”）遇有關於立法及大部分的行政問題，女皇即開會諮詢，但全體參政員（共十四人）均由女皇委任，而該院主席（*President*）<sup>1</sup> 入由女皇擔任，實際僅屬諮詢（*Consultation*）性質，實權仍操於女皇之手。因此荷蘭最怕女皇的丈夫有野心，由夫權而擅行君權，於是『飯桶』丈夫竟為此種政制中不得不『利用』的『廢物』。

荷蘭的政黨情形，和比利時的大同小異，也是教會黨（尤其是天主教，稱羅馬天主教黨（*Roman Catholic Party*）和守舊黨（當然是資產階級的）聯合的勢力。國會裏雖也有自由黨和共產黨，但是人數極少，沒有實力。尤妙的是守舊黨中有個政黨就老實自稱『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也倒是老老實實的，比自稱革命，而實際是反革命，反以『反革命』罵人的，似乎總較勝一籌罷！荷國現內閣總理（其權甚微，不過做做主席）和內政部長便屬於所謂『反革命黨』。司法、國防和經濟勞動部長，這三閣員都屬於羅馬天主教黨。這也可稱為『反革命』和宗教的聯合戰線。

荷蘭是個偏於農業的國家，他們的重要農產品，除牲畜外，尤以乾牛酪、牛油和雞蛋等為最著。工業的發展，比較地落後，缺乏充分的煤量，是此中一種困難的原因。但是在三百萬有業的人民中，已有一百萬人從事工業的工作，他們的工業規模也就不很小了。（以紡織業為最重要，大部分輸出。）據最近的統計，一九三二年該國失業工人達廿五萬三千，一九三三年，竟增至三十四萬兩千人，劇增的比例數頗可驚；（*Amsterdam* 有鑽金鋼鑽工人五千人，失業者四千。）荷蘭殖民地比本國也大得多，本國面積只有一萬兩千餘英方里，而殖民地的面積却有一百五十餘萬英方里；本國的人口只有八百萬左右，而殖民地的土著人口却有九千四百餘萬人。平均約計，每一個荷人，至少有十個殖民地的人民供奉他！但是殖民地的血究竟也有乾涸的時候，所以還免不掉什麼工人失業劇增的問題。

講到荷蘭的本國面積，有一點頗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伸有縮。牠的縮，並不像我國那樣寬洪大量地容許日帝國主義者今天佔一塊，明天佔一塊，嘴裏還嚷着什麼『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是被海所侵入，而荷人且能和海抵抗，建造大規模的海堤，像該國最西部的一省名海地（Zeeland）便是用三百英里海堤保住的。中國年年鬧水災，荷國國土大部分都在海平線八尺以下，却能利用精善的堤，不但保護着土地，而且使土地因此更腴潤宜於農業，這也在乎努力不努力的區分！不僅此也，中國有『精衛填海』之語，荷人一向就在那裏幹『填海』的把戲！在中世紀的時候，屢次被海侵入，其中有一次竟把一大塊陸地造成現在荷國北方的南海（Zuider Zee），把荷國國土大縮一下！自十六世紀以來，荷人和海爭地，填得的土地已在百萬畝（Acre）以上，在一九一八年，國會通過一個空前的——在全世界上空前的——填海議案，要在南海中填出一省的土地，預定面積五十餘萬畝，經費七萬五千萬金圓，需時三十三年，已於一九二四年開工，現在已填了一部分。荷蘭本國面積不過一萬兩千餘英方里，居然分成十一省，現在又要和海爭地，得土地，覺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聽到中國的東北有德法兩國合起來那樣大，竟於幾天內拱手奉讓給日本，真替我們中國『肉麻』在表面上代我們歎惜不置。（據我國駐荷公使金君談及，他就遇着不少這樣代我們歎惜的荷國友人和政府當局中人），心裏也許不免還要暗暗地驚異中國何以竟是這樣一個大飯桶！

一九三四，五，廿五，倫敦。

（萍踪寄語生活）